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71期

2020.12
【下半月】

巨瓜
少年当家
曹雪芹放风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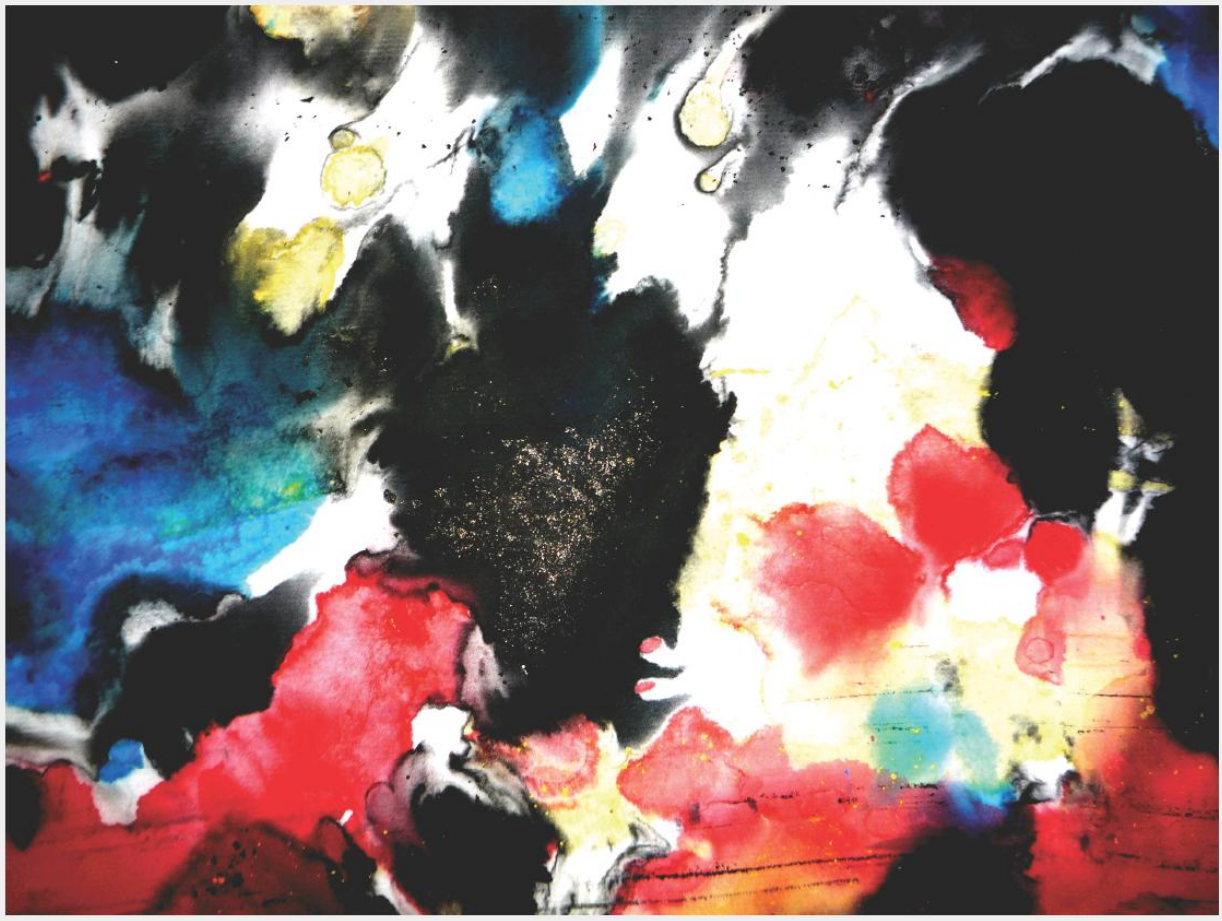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孟广金作品选



孟广金简介

孟广金，高级美术教师，承德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大写意国画，2007 年举办个人画展，绘画作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网刊“师说”栏目展示，作品《和谐图》《和谐盛世》在全国书画作品展中获奖，并多次参加省级、国家级展览，部分作品被收藏。



半边花红半边秋　　孟广金 / 作

找伞不找人

◇文／陈亦权　图／戴清胜



黄蘗禅师是唐代著名高僧，有一天，禅师带着一个小徒弟外出办事，因天上有乌云，禅师就让徒弟带上了两把雨伞。师徒二人经过一个小镇时，觉得肚子有些饿，就走进一家路边馆子，要了两碗葱花豆腐汤。正喝着，禅师不经意听到老板对一个年轻人说：“看这天色，就快下雨了，你出门怎么能不带伞呢？”

年轻人嘿嘿地笑着说：“带雨伞是个累赘，只要别人带着伞，他们都愿意分一半给我遮雨，我哪里还需要带伞。”年轻人说完，轻轻松松地上路了。

黄蘗禅师和徒弟喝完豆腐汤后，也接着赶路。没过多久，下起了雨，黄蘗禅师和徒弟有备无患，撑着雨伞接着赶路。两人经过一个草屋时，看到屋檐下站着一个躲雨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对着黄蘗禅师喊道：“禅师，佛法说普度众生，你能分一半伞帮我遮雨度我一程吗？”

禅师仔细一看，居然是刚才在茶馆里遇到的那个年轻人。禅师的徒弟正想撑着雨伞走过去，禅师却叫住了徒弟，他对那个年轻人说：“我们走在雨里，你躲在屋檐下，外边有雨，檐下无雨，何需我们度你呢？”

年轻人一听，哈哈笑着走出屋檐外说：“现在我也在雨中了，应该可以度我了吧？”

禅师说：“我们还是不能度你，虽然我们都在雨中，但我们没有淋雨是因伞在度我们，你淋雨了是因为你没有伞，你想要有伞可度就不能找人，而要找伞！”

说完，禅师就带着徒弟走开了。走远几步后，小徒弟纳闷地问禅师：“师父，出家人慈悲为怀，可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帮帮他呢？”

“你没看出来？我已经给了他最大的帮助。”禅师笑笑说，“我虽然拒绝了他，但其实教会了他，一切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和利用别人的善良，出家人确实应慈悲为怀，但更应该维护善良的尊严。”小徒弟这才恍然大悟地点起了头。

选自《启迪与智慧》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2（下）【总第571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找伞不找人　陈亦权　1

险境迷踪

身陷野猪群　张铭军　4
边陲擒特　梁柱生　6
藏獒　周国华　9
逃出洛克岛　曲育乐　11



今古传奇

“酒囊”破案　张吉强　14
曹雪芹放风筝　王栋　张嘉鼎　18
捡漏儿　许福元　20
终极考验　贺清华　22

天下奇案

兔王村的童谣　刘津东　25
巨瓜　王德富　30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神奇的手串 陈艳梅 34
少年当家 王义宝 36
黄米白米 最爱君 38

乡野异闻

崔家炮 冯骥才 40
真假龙虎玉 奇异果冻 43
乖聋巴 李尧隆 46
赤脚游医 张新义 48
败家子丁四 汪云飞 52

世情百态

回家 侯发山 54
七块红烧肉 董改正 56
孰真孰假 田雪梅 57
担子面 宋梅花 60
宝贝儿子 魏福春 62



传世传说

大义雀舌尖 夏刚 64
鳇鱼圈传说 张国心 66



秘闻纵横

热血太监寇连材 崔济哲 71
给古代人物画像做模特 王平 73
大雪未曾停歇 房昊曰天 74
匈奴人最后都去哪了 赵越 76
兵马俑背后的大秦密码 章夫 78

沧海拾贝

舍命食河豚 老猫 10
请“美食家”吃饭 张洪雷 17
尚方宝剑出风头 张发财 29
灶婢 祁白水 47
有利有弊 乔凯凯 63

身陷野猪群

◇文／张铭军　图／戴清胜



遭遇偷粮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山野青青、微风轻拂。老王伴着鸟语花香来到离村二里多地的山里。由于他刚病了几天，所以没有进山。但是当老王两脚露水地来到地头，眼前的一切却不禁让他目瞪口呆。只见地里的庄稼一片狼藉，不但高粱、玉米果实皆无，就连地下的土豆和红薯，也被连吃带毁地糟蹋一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这个护秋员一下跌坐在地上。

经过查看，老王断定是许多动物在这儿“会了餐”。因为地里不仅有獾和刺猬的爪印，而且还有野猪的足迹。也正是野猪，才把这片地连吃带拱地给翻了一遍。老王把情况报告了村长，村长听了非常着急。因为村民的口粮都在地里，如果任由野兽去糟蹋破坏，那到不了冬天大家就得喝西北风了。为防止兽害、保卫秋收，村长帮老王请了猎人，教他捕猎和驱赶野兽的办法。为了安全，还给他借来一支双筒猎枪，最后又塞给他一包二踢脚（炮仗），以备应急之需。老王恪尽职守，很快就学会了捕猎技巧，然后就在其他地里设好了埋伏，等候野兽们“光临”。

护秋追猪

由于责任重，老王除了偶尔回村拿些生活用品外，每天吃住都在地头的窝棚里，因心里有事常常休息不好，熬得两眼通红。可尽管如此，一连多日地里却连个野兽的影子也没有。他不禁纳闷，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动物们有灵气，知道他在地里摆了埋伏？要是这样，全村真能踏踏实实搞秋收了。然而几天后的一天夜里，地里忽然骚动起来。老王赶过去用手电一照，原来是一只獾正在钢丝套里挣扎。他乐得快要跳起来，心想这些天的工夫总算没白费，今晚能拿獾去村长那儿请功了。他边想边举起手中的铁叉，想要刺死这只獾，可是铁叉还没落下，这小动物却不知怎的，突然挣脱套子跑了。看着迅速消失在夜幕里的獾影，老王也只得骂了几句。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

快到国庆节了，而这期间地里却又风平浪静。老王躺在窝棚里，听着草虫在脚下鸣叫，望着夜空里银盘似的明月，一边吸着自制的卷烟，一边思忖着今后的事情：等收完庄稼，自己也该回家好好睡几天安生觉了。他高兴地想着，一阵困意袭来，不知不觉合上了眼。

突然，地里又传来阵阵的铃声和动物的嚎叫声，这是有野兽被逮住了。老王猛然惊醒，急忙背起枪，抄上铁叉就冲进地里。只见皎洁的月光下，一只有二十多斤的小野猪被铁夹夹着，正哀嚎着拼命折腾，带着夹子上的铜铃也叮当乱响。他暗想上次跑了獾，这回弄只野猪也不错，回去也让乡亲们尝尝鲜。为节省子弹，他放下猎枪，朝小野猪举起铁叉，然后用力刺去。但是小野猪挺机灵，它来回窜着躲开铁叉，让人总刺不着。老王急得性起，抡起叉子劈头向它砸去。小野猪害怕，往旁边猛一躲，就听“咔嚓”一声，它那被夹着的腿一下断了，它惨叫着挣脱了铁夹，一瘸一拐地往山里逃去。老王顿时红了眼，他想起老村长的嘱托，想起大片被毁的庄稼，还想起连日来自己付出的艰辛，霎时间一股怒火涌上心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到手的野猪再跑了！他一咬牙，不顾身单路难，提叉就追了上去。

小野猪虽然断了一条腿，可逃命的速度并不慢。由于山路坎坷和草木遮掩，使人很难追上它。眼看就要进树林了，老王擒猪心切，他一个猛扑，一叉刺中了小野猪的屁股。只听“吱”的一声，小野猪被刺伤了，但是它只歪了两下，头一低就钻进灌木丛。老王绕过灌木丛，本想在对面把它截住，可过去以后，却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林间草地上，一大群野猪正龇牙咧嘴地盯着他，相距不过十几米，而小野猪却已钻入猪群不见了。

身陷绝地

野猪群围上来，为首的是一头足有五百多斤的大公猪，仅獠牙就有六寸长，它满嘴喷着沫子，凶猛地朝老王扑过来。老王虽是山里人，但此前却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野猪，更没有如此近地遭遇过。此刻，他只得硬着头皮拼死一搏。他挥舞着铁叉猛刺头猪，可猪身上却像穿了铠甲，又厚又硬，锋利的叉尖只是在它身上划了几道印，头猪只哼了两声，用长嘴一拨，“啪”的一下就把铁叉挡开了。见它皮硬不怕扎，老王又立刻抡起铁叉狠砸它的头，但这回不但没砸着，还反被这畜生张口咬住铁叉，獠牙在叉头上发出了可怕的摩擦声。老王用力夺叉，铁叉却纹丝不动，最后头猪将巨头一晃，“哐啷”一下，居然就把铁叉从他手里夺走扔了出去。老王没想到大野猪竟如此厉害，只一个回合就将武器脱了手，吓得转身就跑。可还没跑多远，老王就觉得身后风声不对，因为头猪的呼气直冲后背，阵阵骚气令人作呕。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猛地摘下帽子向后一抛，紧接着一个急转弯抱住了身边的大树，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而头猪一口咬烂了帽子，擦着他后背，像一台大石碾子似的轰隆一声冲了过去，哗啦一下砸断了一棵小树。见没咬到人，头猪又兜回来，带着猪群疯狂地撞树，每撞一下，老王都觉得快要掉下去，双手则更紧地抱住大树。所幸，大树经受住了撞击，野猪们也都累了，见伤不着人，这些凶猛的家伙竟然在下面气哼哼地不走了。

唬猪失败

老王骑在五米多高的大树上，头脑里一片空白，不清楚这么高的树，自己刚才是怎么上来的。他抹了把头上的汗朝下看去，下面有三十多头野猪，除刚才攻击他的头猪外，还有另外的六头也是长着獠牙的公猪，只是个头稍小一点，可能是头猪的“副手”。眼看被野猪围困，老王渐渐后悔和害怕起来。他后悔不该把猎

枪落下，要不然准能打跑野猪，说不定还能干掉一二头野猪，最起码也不至于被困在这儿。让人害怕的是，如果在树上待久了，万一累了摔下去怎么办？现在喊人，天黑夜冷，这么远谁又能听得见？他怎么也想不到，刚才还追捕小野猪的他，转眼却成了被困的猎物。他越想越害怕，越坐越冷，不由得挪了挪发麻的身子。然而他一动身子，后腰却被兜里的什么东西给硌了一下，用手一摸，老王心里不禁一阵狂喜，原来是村长给他的二踢脚，刚才一急竟给忘了。他急忙抽出一支用火柴点着，然后用力地扔向野猪群。只听“砰！”“叭！”两声巨响，野猪群一下就炸了窝，它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吓得叫着往四下乱跑。

老王见野猪乱了阵脚，便接二连三地扔起了炮仗，眼瞅这些刚才还凶狠异常的家伙到处乱窜，他忽然觉得很开心，一时竟然忘了自己的危险。但是那头头猪却没有逃走，它只是跑出一段愣了几下，然后就站在炮仗炸不到的死角向猪群大叫。说也奇怪，没一会儿野猪们就像听见命令，陆陆续续又回来了。待到老王手里最后一支炮竹炸完，它们又重新聚到树下。老王见炮仗吓不走野猪，只得打消了逃走的念头，继续强撑在树上苦熬。他不知道野猪群何时会散去，自己还能否安全回家。

最终获救

时至午夜，阵阵山风冻得老王瑟瑟发抖，久坐大树也累得他筋疲力尽，有一次还失神差点摔下去。为了保险，他不得不用裤带将自己拴在树上。半宿的劳累、惊吓和饥渴，耗尽了他的精力，他累得阵阵眩晕，只觉得周围渐渐模糊起来……

突然，野猪群又乱起来，耳边又响起震耳欲聋的炮仗声，其间还夹杂着锣声和人的吆喝声。老王晕晕乎乎、似梦似幻，他很奇怪，炮仗不是放完了吗，这又是哪来的炮仗声？他吃力地睁开眼，果然见地上的野猪已四散逃走，一大队人正敲锣、点炮、吆喝着来到树林，带队的正是老村长。原来是村长不放心来地里查看，见窝棚里没人，又恰好听见这边响了一阵炮仗声，猜着老王可能是遇到了危险，于是便叫来了人进山搜寻，这才发现了树上的他。

老王终于得救了。这九死一生的经历，直到多年后他还记忆犹新。

选自《仁兽驯鹿》

镇边有一条江。过了江，再翻过两座山，就是国界线了。

江上无桥，过江都得坐水老头的渡船。这几天水老头生病了，孙女水英就替他摇橹摆渡。

别看水英只有十二岁，刚小学毕业，可摇船那是一把好手，因为她从小就在渡船上长大。她父母在县城上班，工作忙，就把她放在老家让老爹帮着照管。

这天黄昏，水英送一个和尚过江后，正要系船回家吃饭，这时镇边码头传来喊声：“嗨，过渡——”

水英隔着淡淡的江雾，看到一名身穿白色制服的公安人员正在一边招手一边喊，知道有急事，就把空船摇了过去。

船一靠岸，公安人员就问道：“小朋友，刚才是不是有个和尚过江了？”水英说：“是呀。”公安说：“哎呀，快送我过江，别让他跑了，他是我跟踪多时的特务！”

水英听后吃了一惊。特务出没一事，她也听爷爷说过，要她提高警惕。没想到特务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公安上了船，水英正要摇桨，这时岸上一前一后跑来两个人，边跑边喊：“等等，我们也要过渡！”

出于职业习惯，公安警

边陲擒特

◇文／梁柱生　图／段明



惕地审视来人。来人一高一矮，农民装束。矮个子提着一个手箩，高个子拿着一只猪笼。两人跑到水边，一跃而起，跳到船上。木船摇晃了几下，稳定后，水英就划桨开船。

公安问矮个子："手箩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矮个子揭开手箩盖说："买了些点心，让老婆孩子尝尝。来，尝一个，这是镇上有名的发糕。"

公安摆手婉谢，又问高个子："你卖猪吗？"高个子点点头："今天猪烂市，现在才卖脱。"他忽然拉过公安的右袖子看，"这儿怎么有摊蓝墨水的痕迹？"水英扭头一看，果然是。公安淡淡说："办案时写记录，不小心碰翻了墨水瓶，染的。白衣服，不容易洗掉。"

说话之间，木船如梭，快到江心了。

公安望了望前方的群山，问："江对面有寺庙吗？"水英说没有。高个子纠正说："以前有。后来被一头发狂的牯牛顶垮了，就没有了。这叫牛顶和尚屋。"

矮个子乐了："牛为啥要顶和尚屋？"

"两头公牛打架，一头打输后跑到庙里。和尚不想它们再打，就关上庙门。外面那头公牛就吼叫着顶墙，居然把屋子顶垮了。泥巴做的墙壁，不结实。水女子，你听爷爷讲过这个故事没有？"高个子忽然问水英。

"没有。咦，你怎么认识我？"水英好奇地问高个子。高个子说："我每次赶圩都坐水大爷的船。你想必就是水大爷的孙女吧。"水英说："是呀。我爷爷病了，我来帮他摇几天船。"矮个子问："你没上学？"水英笑道："现在是暑假呀。"

高个子说：“你爷爷摇船时是要唱船歌的，你为啥不唱？”水英腼腆道：“我唱不来。”高个子说：“那我来吼一首。”便唱道：“夫人一去不复返，只因春假放三日。信誓旦旦如止水，谁知牛顶和尚屋。”

公安笑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别毒害青少年！”高个子说：“我唱的是采茶戏选段。采茶戏嘛，就这些东西。”

“说到采茶戏，我也会唱两句。”水英说完便唱道，“篾竹翻根枝到底，船到江心抛锚迟……”

她只顾唱歌，不料船咚地撞到江心那块礁石上，顿时倾覆，四人落水。公安危难之际显身手，很快把木船扳正。水英爬上船，晚风一吹，冷得她牙齿直打架。公安正欲爬上船，高个子拿着猪笼一下子罩到他的头上，把他往水里摁，并在水中下了他的手枪。矮个子见状，嗖地从手箩底部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朝高个子刺来。

说时迟，那时快，水英把木桨一掷，打落矮个子手中的凶器，之后扑通一声跳下去，潜到水里，抓住矮个子两只脚往江底拖。矮个子连连喝水。等他灌了一肚子水，无招架之力后，水英才松手浮出水面。

此时高个子已把“公安”拖到船上，反铐双手。又把矮个子拖上船，铐上。水英上船后，高个子把那两个俘虏搜了一遍，一无所获。最后，他掀开矮个子的鼻孔，掏出一个黏附在鼻孔壁上的微型胶卷；掰开“公安”的嘴巴，拔下一颗假牙，从假牙里拿出一个微型胶卷，胜利地笑了。

“水女子，好样的，不愧是公安的后代！”高个子赞道，之后叫水英把船划回去。

水英边划船边问：“你是……”

“我是你爸爸的同事。虽然没见过你，但我经常听你爸讲起你，说你特别喜欢猜谜语，对不对？你爸给你猜的很多字谜，其实就是我帮他编的。”

水英高兴道：“哎呀，原来是梁叔叔，我爸说你是公安局的大秀才！梁叔叔，我爸……他没事吧。”

高个子安慰道：“没事，只是被这家伙打昏，剥去了外套。这家伙化装成公安，逃到这儿来了。”

“我一看到他右袖子上那块发蓝的斑块，就怀疑他穿的是我爸爸的衣服，因为那是我爸给我辅导作业时，不小心碰翻蓝墨水瓶染的。虽然用肥皂搓、刷子刷，可还是没怎么洗掉。我叫你坏，狗特务！”水英说着踢了一脚假公安，飞快划动双桨，一会儿就划拢到了码头。

一队公安人员坐着三轮摩托来到江边，把两个特务带走了。

原来，水英的父亲跟踪假牙特务时，矮个子特务悄悄抄到背后，用砖头把水父打昏。假牙特务剥下水父的制服穿上，化装成公安，先行一步，矮个子随后跟上。两人拉开距离是为了相互照应，如果一个被捉，另一个还可以脱逃。直到到了江边，矮个子以为无事了，就跟假牙特务会合到一块儿，哪料化装成农民的梁公安也跟着上了船。

梁叔叔讲牛顶和尚屋的故事，水英开始也只以为是一则趣闻，后来才领悟到那是个谜语：和尚屋为“寺”，加个“牛”，即“特”字。梁叔叔唱的采茶戏，也是谜语：“夫”字的“人”去掉，剩“二”；“春”字放掉“三”“日”，剩“人”；“旦”加“止”为“是”，告诉她船上“二人是特（务）”。

水英领悟后唱“篾竹翻根枝到（知道）底，船到江心抛锚迟”，告诉梁叔叔她知道了，在江心行动。船一到江心，她就故意让船撞到礁石上，再用力在船舷上一踩，把船弄翻，生擒特务……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20.8 上

藏獒

◇文／周国华　图／黄胜



此刻，肖明只听得见胸膛中鼓点般的撞击声。

这家的主人参加篝火狂欢去了，毡房四周没有一丝动静。肖明知道，就在毡房的后面，既潜伏着可怕的对手，又有难以割舍的诱惑。

肖明慢慢移动脚步，轻轻踩着松软的草地，就像行走在太空中。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危险的区域，一不小心就会有性命之忧。

肖明太专注于眼前，竟没有注意到后面有条灰影悄悄向他靠近。

一阵钻心的疼痛从腿上传来，肖明本能地丢下手中的弩机，扭身猛击那畜生。灰影怪叫着后退几步，前腿用力向后蹬地，脊背蜷成弓形，准备发起又一轮的攻击。肖明蒙了，后悔自己太低估对手，本想搞个偷袭，反被对方伏击。他抽出了背后的长刀，准备迎敌。

长刀在月光下闪了几闪，肖明看到了更为可怕的敌人，和两束逼人的幽光。

狼！竟然是头狼！

狼发起攻击，肖明手起刀落。狼躲开，一口叼住他握刀的手。他惨叫着丢下刀。赤手空拳的肖明和狼的肉搏战，本就没有悬念。没过多久，他就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惊恐地看着犀利的狼牙向自己的喉管咬来。

突然，一道黑影横空扑向狼。未等肖明反应过来，那黑影已和狼厮咬在一起。

藏獒！肖明狂喜不已，想不到竟是它来相救。

肖明见过这条藏獒，纯种的“铁包金”，黑背黄腹，跟头小狮子似的。那天，他找这家主人要水喝，这条藏獒就蹲坐在主人身边，目光警觉，一刻不离地盯着他，让肖明浑身发紧。

“铁包金”藏獒果然继承了祖先良好的基因，和能征惯战的狼相斗，丝毫不落下风。它们你撕我咬，渐渐远离你。藏獒不惧

任何动物，只要领地被冒犯，不管是谁，都会遭到它的攻击。今天也活该那头狼倒霉，居然不结伴出来，没伤着人不说，还招来了强悍的对手。

肖明捡起弩机，向毡房走去，没走几步，又折回身。尽管原先的对手和敌人出人意料地交起手来，但现在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他小心翼翼靠近“战场”。

肖明听说过一条藏獒能抵三头狼的传言，但眼前的情景让他大惊失色。藏獒和狼一样满身是血，可它的喘气声越来越急，动作也越来越慢，每个回合下来，身上都会多几道伤痕。很显然，藏獒已经落了下风，而它没有丝毫退却的意思。

肖明猛然想起，这条藏獒生育不久，难怪体力不支。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肖明举着弩机，却帮不上忙。藏獒和狼分开的时间很短，更多时间是厮打在一块儿，他怕误伤了藏獒。

藏獒终于倒下了。狼用尖利的牙齿咬向它喉管的时候，肖明终于找到机会发射毒弩。狼中毒箭，身子抽搐不止，倒了下去。肖明一刀结果了狼的性命。

藏獒的后腿已被狼咬断。它支起前腿，拖着沉重的身躯，艰难地向前爬去。

一道长长的血痕划向毡房。

藏獒爬到毡房边，十几条肉乎乎的身影摇摇晃晃过来。是幼獒！藏獒重重地躺下，幼獒们扑过来，含着母亲的乳房，欢快地吮吸起来。

肖明找来柴火，点起火。他知道，没了藏獒，只有火光能吓阻凶残的敌人。

藏獒前腿扑地，头朝幼獒，缓缓舔着幼獒们的身子。而后，藏獒回头看了肖明一眼，幽深的眼里闪烁着凄凉而哀伤的微光，似乎是想对他说什么。

幼獒们吃饱了，甜甜地倚在母亲身边沉沉睡去。藏獒用前腿拢起它们，这姿势，再没变过。肖明呆呆地望着它们，他见过它们，其中三只银灰色的幼獒，正是藏獒中的极品。它们的父母都是“铁包金”藏獒，只有血统正宗的藏獒，才能生出这种罕见的生灵。相传，二十四万例中才有一例，价值不菲。

如今，幼獒们就毫无防备地躺在肖明面前。有了它们，他将一夜暴富，还清巨额赌债，结束流浪的生活，和分别多年的妻儿团聚。

万籁俱寂。突然间，肖明听见了眼泪滑落的声音。

选自《小说选刊》

舍命食河豚

◇文／老猫

苏东坡的最后一餐盛宴是和好友米芾吃的，结果吃得闹了肚子，吃后没几天，他就因为得了肠胃病，加上内热，离开了人间。

此前，他就是个为了吃可以豁出性命的主。他刚到常州，当地就有人请他去吃饭，吃的是河豚。苏东坡有首诗，是关于河豚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他是吃河豚的老手。



请客者有个上好的做河豚的厨子，想让苏学士看看手艺如何。河豚上桌，众人不便打搅，躲在屏风后，偷听苏东坡说些什么。只见苏东坡埋头大吃，一言不发，等到他吃干净之后，抹了抹嘴，说了一句话：“也值得一死。”

选自《特别文摘》

逃出洛克岛



◇文／曲育乐　图／段明

保罗的秘密

保罗和里维斯是“蓝天”组合的主力唱将，经过多年打拼，他们终于在乐坛闯出了一番自己的天地。成名之后，里维斯继续致力于他们的音乐事业，而保罗却染上了毒品。不久保罗便债台高筑，身体也大不如从前。迫于压力，保罗曾多次想要戒毒，可总是无法摆脱诱惑。

毒瘾像魔鬼，逼着保罗动起了坏脑筋，他想，自己是“蓝天”组合的核心人物，但他和里维斯拿的钱却是一样多，要是他和里维斯分道扬镳，凭他的实力，一样可以在歌坛立足，而且这样一来，他的收入也肯定会翻番。不过，他们已经与唱片公司签订了长期合同，如果自己单方面撕毁合同，就必定要面临巨额赔偿，怎样才能既不用赔偿，又能拆散组合呢？他始终想不出什么办法。

这天，保罗过足了毒瘾，舒服地躺在沙发上，他顺手拿起一本《探险洛克岛》，漫不经心地翻了起来。突然，书中的一个细节吸引了他的眼球：探险家在荒岛上误食了一种毒草，几天之后，就出现了失声的状况！

保罗的脑子转了起来，

只要神不知鬼不觉，让里维斯吃下这种毒草，自己单飞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很快，保罗就说服里维斯，两人驾驶着私人飞机，来到了洛克岛。

洛克岛确实是个度假的好地方，沙滩、草地、灌木丛、树林，从海边到岛心呈阶梯状排开，简直是妙不可言！里维斯兴奋得就像个孩子，连声赞叹："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呀！"

见天色不早，两人很快就搭好了帐篷，开始生火做饭。保罗见里维斯在准备食物，便说："这儿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些干柴！"说罢，他起身朝远处走去。保罗知道，那种能让人失声的毒草喜阴怕晒，一般生长在大树底下。所以，他径直走进岛心的树林中。

此时已近黄昏，但光线还算充足。保罗瞪大眼睛，在树林里仔细搜寻，果然让他找到了一棵书中描述的毒草！保罗抑制着兴奋的心跳，小心翼翼地将毒草的汁液挤入早已备好的瓶子，然后胡乱捡了几根干树枝，就回去了。

里维斯早已做好了晚饭，正等着保罗回来。保罗扔下干树枝，一屁股坐在野餐布上，接过里维斯递来的汤碗，两人便一起大吃起来。正吃着，保罗不小心把汤洒到了身上，他狼狈地拍打着衣服，懊恼地说："真是粗心，老兄你去帮我拿块儿毛巾擦擦好吗？"

里维斯见状，便放下汤碗，起身朝帐篷走去。

见里维斯一进帐篷，保罗马上拿出口袋里的瓶子，将绿色的汁液倒入里维斯的碗里，直到最后一滴液体落入碗中，他才放心地坐回原位，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不一会儿，里维斯拿着毛巾回来了，还拿来了一扎啤酒："咱们今天好好喝几杯！"说着便坐了下来，又端起自己那只碗……

看着里维斯真诚的笑脸，保罗心底竟产生了一丝愧疚：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狠了？

反遭算计

夜渐渐深了，保罗和里维斯却喝上了兴头，他们一边喝着，还一边弹起了吉他，唱起了出道时的老歌。歌声飘荡在荒凉的小岛上，有种说不出的味道……直到唱得舌头打了结，两人才摇摇晃晃相互搀扶着返回各自的帐篷。很快，保罗便听到了里维斯的鼾声，可他自己却怎么也睡不着。想到打拼的这几年，如果没有两人共同的努力，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怎么也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再想象里维斯失声之后，那悲痛欲绝的模样，他竟有些后悔了，心里不安起来，直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清晨，保罗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惊醒了。他揉揉惺忪的睡眼，走出帐篷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里维斯正在发动直升机！不对呀，两人明明说好，要在洛克岛多玩几天的呀！

一种不祥的预感划过保罗的脑海，他一个激灵，清醒过来，马上大步朝直升机的方向跑去，边跑边喊："里维斯，快停下！"

可飞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在加速升空。保罗拼命向前跑，纵身一跳抓住了起落架。他大声吼着："里维斯，你疯了吗？"

里维斯低头看着他，冷笑道："老弟，这里环境幽美，又没人打扰，非常适合创作。你就留在这里写歌好了，我过几天再来接你！"

"里维斯，求求你带我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里！"保罗连声哀求道。说话的工夫，直升机已越飞越高。保罗死死地抓住起落

架，就是不松手。

里维斯见状，恶狠狠地喊道："你再不放手，我就不客气了！"说着，里维斯伸出脚朝保罗的手使劲儿踩下去。

保罗"哎哟"一声终于松开了手，从数米高的空中径直落下，重重地摔到地上，失去了知觉……

保罗醒来时，里维斯和直升机早不见了踪影。他摇晃着站起身来，跌跌撞撞来到里维斯的帐篷，定睛一看，有用的东西已不见了，只有一件遗落的衬衣。保罗捡起衬衣打算包扎伤口，却见一张纸片从衬衣口袋里飘落下来。他拾起纸片一看，不由得又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份保险单的复印件，上面写着：

投保金额：100万
投保人：保罗
受益人：里维斯

顿时，保罗的身子软了，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算来算去算自己！自己处心积虑要甩掉里维斯这个"包袱"，到头来却偏偏中了他的诡计，成了他骗保的牺牲品！

保罗几乎要绝望了，他几次想要自杀，但一想到里维斯，想到这个最亲密的伙伴将他逼上绝路，就恨得咬牙切齿！他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活着走出洛克岛找到里维斯，绝不能让里维斯的阴谋得逞！

岛上有野果野菜，可以用来填饱肚子，生存下来并不是难事；真正的挑战，是毒瘾发作时那种头痛欲裂的折磨……

一晃两年过去了，保罗风餐露宿，几乎成了一个野人。他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在此期间，也多次有飞机从岛上飞过，保罗燃火求救，可都失败了。直到一天，一艘轮船从洛克岛经过，才发现了保罗。

令人意外的答案

重返熟悉的城市，保罗立马开始寻找里维斯。这天，他经过一个闹市区，看到一个乞丐正在向路人乞讨。保罗不由得站住了，他觉得这人的身材举止都分外眼熟。他上前一步，揪住乞丐的衣领，定睛一看：这不就是里维斯吗？

此时，所有的怨恨一齐涌出，保罗二话不说，一拳砸在里维斯的脸上……

奇怪的是，里维斯并没有还手，见保罗的情绪平静下来，便擦了一把嘴角的血，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递给保罗。

保罗喘着粗气，瞪了他一眼，一把抓过那封信，只见上面写着：

亲爱的保罗：

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找我，而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彻底戒毒了吧。几年前，我们的事业好不容易有些起色，你却染上了毒品，为此，我痛心不已。我向医生咨询过，他们说只有让吸毒者远离熟悉的环境，才能成功戒毒。所以，我的计划是将你留在洛克岛上，彻底与毒品隔绝——与其让你这样糟蹋自己，还不如让你戒毒之后，再返回舞台。

考虑到你的人身安全，我为你买了一份保险。我知道，你是个报复心极强的人。所以，我故意将合同复印件遗落在岛上，并将受益人的名字，由你的家人改成了我，目的就是让你恨我。这样，报复的欲望会支撑你活下去！

给你买完保险，我已是一贫如洗。本以为继续唱歌就可以维持生计，哪想，从洛克岛返回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失声了……

选自《谁都有秘密》

“酒囊”破案

◇文／张吉强　图／段明



清朝嘉庆年间，在胶东陆家庄有个人叫陆全。陆全自幼父母双亡，成年后由于家境贫寒讨不上老婆，年近而立还是光棍儿一条。

这天，陆全碰上了一件烦心事，又无处诉说，干脆就来个借酒浇愁。他到村里的杂货铺买来白酒，就着咸菜，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了下去，喝完后不等酒劲儿上来倒头就睡。

陆全一觉睡到日上三竿，醒来后觉得脖子有些不舒服，用手一摸，竟然摸到一个肉球！他大吃一惊，赶紧找来镜子仔细一看，发现那个肉球有鹅蛋大小，趴在喉头的右侧，软塌塌的，看上去如同还没进食的鸡嗉子。

陆全也没在意，心里说，没啥大不了的，脖子上长肉球的人多了去了！

到了晚上，陆全愁上心头，又买来酒喝。喝到一半的时候，他感觉那个肉球有些不对劲儿，赶紧用手一摸，发现那个肉球竟然鼓胀起来，里面还哗啦哗啦作响，像是灌满了水。陆全大惊，难道刚才喝的酒全都进了这个肉球里？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陆全把剩下的酒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下去。他每咽下一口酒，那个肉球就会长大一点儿。等他把二斤酒全部喝完，那个肉球已经有饭碗那么大了。他不禁哑然失笑，敢情自己脖子上的这个肉球是个酒囊！

这下陆全名声大噪。村里好多人为了瞧稀罕，轮番请他喝酒。今天张家请，明天王家请，后天赵家请，一来二去，就把陆全的酒瘾给喝出来了。到后来，只要一天不喝酒，他就浑身难受，尤其是那个酒囊，像是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啮噬一般，痒得要命。

可等大家都稀罕够了，谁还再请他喝酒啊？没人请，陆全只好自己买酒喝。很快，家里的积蓄就被他喝光了。没钱买酒，陆全就去赊。可只赊不还，杂货铺的老板不乐意了，说啥也不肯再赊酒给他，把陆全急得直蹦高。

这天傍晚，陆全的酒瘾又上来了。他一路小跑着去了镇上，打算找一个远房亲戚借点儿钱买酒喝。

谁知，那个远房亲戚根本就不让他进门，更不用说借钱给他了。陆全手足无措，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在大街上乱撞。

快走到镇子西头时，陆全听到路旁有两个人在谈论镇东乱葬岗上恶鬼伤人的事儿。陆全一下来了劲头儿，赶紧凑过去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二人见他是个外地人，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他讲了一遍。

原来，在镇子东面五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乱葬岗，附近村子屈死冤死后进不了祖坟的，全都埋到了那里。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镇上有个叫周利的人去走亲戚，喝醉了，回来时路过乱葬岗，结果不知被什么东西咬断喉咙死了，还被掏空了胃。

第二天，有人发现后报告给了保长赵大发，赵大发又报告给了知县。知县亲自带人下来调查，可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前几天晚上又有两名醉汉路过乱葬岗丢了命，他们的死法和那个周利如出一辙，都是被咬断了喉咙掏空了胃。知县又带人下来查，但还是没能破案。这时坊间议论纷纷，说那三个醉汉都是被乱葬岗上的恶鬼索去了性命。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邪乎，有人甚至连那恶鬼的长相、恶鬼杀人的过程都描绘了出来，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知县急了，以人命案子发生在赵大发管辖的范围内为由，给他下了死命令，限他三天将那个恶鬼捉拿归案，否则就把他抓来抵命。

赵大发这下傻了眼，他在心里大骂知县：你一个堂堂的朝廷命官都破不了这个案，我一个小小的保长能有什么能耐？你这不是存心找我的别扭吗？

但发牢骚归发牢骚，知县大人的脾性赵大发还是知道的，如果三天之内他破不了案，知县真能把他抓去抵罪。一想到这儿，赵大发头都大了。

正当赵大发愁眉苦脸、无计可施时，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既然那三个人是被恶鬼给害死的，不如去请个法师，让法师来收服那个恶鬼。赵大发觉得有道理，眼下正四处寻访会捉鬼的法师呢。

听完那两个人的讲述，陆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问清了赵大发家的住址，然后转回身往镇子东头走去。赵大发在镇子东头开了一家杂货铺。

陆全径直走进了赵大发的杂货铺。赵大发正黑着脸坐在太师椅上发愁。陆全对他说：“赵掌柜，听说你正在寻访法师？”赵大发站起身，借着灯光一看，认出了是陆家庄的陆全，回答道：“是啊，你认识会捉鬼的法师？”

陆全听罢把胸脯一拍：“本人就会捉鬼啊！”

赵大发冷笑一声，没好气地说：“你除了会喝酒，还有这本事？”

见赵大发不信，陆全指着自己脖子上的那个酒囊，急赤白脸地说：“赵掌柜，我说的可是真的，我这个酒囊就是捉鬼的法器！”

“那你跟我讲讲，你那个酒囊如何捉鬼？”赵大发还是不信，乜斜着眼看着陆全说。

“这个嘛，天机不可泄露！”陆全故意摆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赵大发呆愣地看着陆全，过了好一会儿才把脚一跺，说道：“既如此，那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不过我可告诉你，那个鬼非同一般，每天半夜出来作祟，专门咬断人的脖子害人性命，已经要了三个人的命！”

陆全听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脑海里闪现出自己被恶鬼摁在地上咬住脖子的情景。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那个正隐隐作痒的酒囊，心里想，我先骗点儿酒喝，等过足了酒瘾，再想办法开溜，肯定不会让恶鬼伤了性命！这样想着，他装模作样地说道：“赵掌柜请放心，我既然敢登你的门，就说明我有十足的把握！”

赵大发捋了捋下巴上的胡须，说道：“那就好，咱们先吃晚饭，吃过晚饭再商量捉鬼的事！”

陆全却摆摆手说道：“饭就不必吃了，你管我喝顿酒就行！”

赵大发答应了，把陆全领到隔壁的一家酒馆。陆全像饮驴一样一口气喝了十二碗酒，他脖子上的那个酒囊已经撑得比他的头还要大，在烛光的照射下发着亮光，仿佛轻轻一碰就能戳破似的。陆全站起身，把随身携带的酒葫芦递给店小二，让店小二把酒葫

芦灌满。怀里抱着装满酒的酒葫芦，陆全心里乐开了花，今天这酒喝的，真是过瘾！

从酒馆出来，天已经黑透了。赵大发带上三个伙计，点上灯笼，把陆全送到了那个乱葬岗。赵大发说："陆法师，我们几个人留下给你当帮手，有啥本事你就都使出来吧，不要有顾虑。"

陆全听罢却一口回绝了："我捉鬼从来不用帮手，用我脖子上的酒囊就能搞定，你们谁都不用留在这里。再说了，你们留在这里，那鬼见咱们人多势众，说不定吓得不敢出来了呢。"其实，他之所以这样说，心里有着自己的小九九，他是想把赵大发和他的伙计们都打发走，然后好找个机会溜走。

赵大发听他说得在理，嘱咐他几句，就带着伙计们走了。目送赵大发他们走远，陆全生怕他们再杀个回马枪，没敢马上开溜，而是坐在路旁稍作休息。他两眼望着不远处的乱葬岗，乱葬岗上杂乱的坟头影影绰绰，微风一吹，几点鬼火在坟头间蹿来蹦去。

陆全不禁打了个寒战，赶紧闭上眼睛，抱着酒葫芦喝起了酒。

也许是酒喝得太多了，那个酒囊里再也盛不下，陆全感觉一小股涓流从酒囊中溢出来，顺着食道缓缓流进了他的胃里，他开始有些头晕目眩。陆全强迫自己站起来，他踉跄着脚步，想顺着来路往回走，谁知刚走没几步，就一跤跌在地上，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陆全听到路旁的草丛中有响声。他一个激灵清醒过来，往远处一看，发现一个黑影从草丛中钻出来，向着他慢悠悠地走过来。

陆全的脊背顿时冒出了凉气，那个恶鬼现身了！

恶鬼站在不远处，仔细打量着陆全。陆全吓得一动不敢动，大气也不敢喘一口。过了一会儿，恶鬼见陆全没动静，便慢慢地向他走过来，嘴里发出"啊呜啊呜"的叫声。

陆全浑身筛糠般抖个不停，心想完了，这下没命了。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好后悔呀，他当初为过酒瘾耍了个小聪明，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如今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在这时，陆全突然闻到一股酒香，睁眼一瞧，看到自己的那个酒葫芦就在身旁。罢了，罢了，即便是死，也得当个醉死鬼！这样想着，他一把抓过酒葫芦，咕咚咕咚一通狂饮。他脖子上那个已经有点儿瘪下去的酒囊，再次鼓胀起来。

恶鬼走过来，张开嘴往陆全脖子上咬去。陆全把头一扭，让那个酒囊挡在了前面。恶鬼无奈，又张开嘴往陆全脖子的另一侧咬去。陆全又扭动脖子，让恶鬼无从下口。那个恶鬼一连好几次都没能咬到陆全的脖颈，最后恼羞成怒，一口往那个酒囊咬去。酒囊被咬破了，里面的液体汩汩地流出来。恶鬼嗅嗅鼻子，俯下身，贪婪地吮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恶鬼突然躺在地上没了动静。陆全睁开眼睛，嗖的一下爬起身，用手摸了摸脖子上的酒囊，酒囊已经完全干瘪了，里面的酒被恶鬼喝了个精光。他顾不上多想，顺着大路狂奔，跑到赵大发的店铺里搬救兵。

赵大发带着伙计们赶来，用火把一照，不禁惊叫起来。原来那个所谓的恶鬼，竟然是一条狗。

赵大发的一个伙计壮着胆子走过去，用脚碰了碰那条狗的嘴巴，失声说道："这不是我们村钱秋生家的狗吗？"说完，他一拍脑袋，又恍然大悟地说，"我知道为啥这畜生半夜三更出来祸害人，而且还专门祸害醉汉了！"

众人听罢，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个伙计就把事情的经过跟大家讲了起来。

原来，那个钱秋生是钱家庄人，早年跟一个有名的酿酒师学习白酒酿造手艺，学成后就回村开了一家酿酒坊，他酿造的白酒醇厚浓郁、入口绵软，深受周围几个村子人的喜爱。钱秋生养了一条狗，那条狗长得膘肥体壮，而且特别通人性，深得主人的喜爱。

后来，钱秋生的老伴儿去世，他经常一个人喝闷酒，觉着没意思，有一次突发奇想，就给那条狗也倒了半杯。狗哪有喝酒的啊？谁知，那条狗却与众不同，竟然三下五除二把酒喝了个精光。这让钱秋生喜出望外。从那以后，每到饭点儿，他就会炒两个菜，和那条狗一起喝酒。

一来二去，那条狗的酒量竟然越来越大，酒瘾也越来越大，一顿不喝，它就会急得上蹿下跳，用头砰砰地撞墙。好在钱秋生自己开酿酒坊，有的是酒给它喝。前段时间，钱秋生得了一场大病撒手人寰，酿酒坊也关了门。这下可苦了他的那条狗，整天红着眼珠子在村里的杂货铺前转悠。大家谁也不会想到，那个畜生为了过酒瘾，竟然会跑到这荒郊野外来祸害那些醉汉。

听完那个伙计的讲述，大家无不慨叹，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赵大发让伙计把那条狗用绳子捆结实，挨到天亮后，用车拉着去了县衙。知县听后大喜，命衙役把那条连伤三条人命的狗拖到大门外，一通乱棍，打死了事。

至于陆全，虽然破案有功，但他并没要知县老爷的嘉奖。从那以后，他脖子上的酒囊就消失了，酒瘾也没了，他再没喝过一滴酒。

选自《民间文学》2020.7

请“美食家”吃饭

◇文／张洪雷

清朝重臣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时，曾经很赏识一个姓吴的部下，这人是世家子弟，非常有才华。一次，左宗棠打算将一件重要的差事交给吴某完成，却有好几个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都发现吴某有一个怪毛病，那就是他在饮食方面非常挑剔，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对饭菜味道的要求都很苛刻，自称美食家的他，甚至对吃饭使用的餐具也十分讲究，一旦有什么地方不合心意，就会对下属大发雷霆，弄得人心惶惶，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呢？

左宗棠听完，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左宗棠就派人去找吴某，说是要请他吃饭。当时，吴某还没起床，听说左宗棠要请自己吃饭，急忙胡乱穿了一身衣服跑了出来。

吴某来到左宗棠的住处，侍卫将他领到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说：“总督大人让您在这里等他。”吴某从早晨等到中午，连左宗棠的影子也没等到，他饥饿难耐，却又不敢走开，只好硬着头皮继续等。傍晚时分，外面终于传来脚步声，走进来的却是一名侍卫，他拿来一壶水，又放下一个做工非常粗糙的茶碗，然后很快就离开了。吴某已经渴得嗓子冒烟，他顾不得挑剔茶具，一口气喝了两大碗水。



过了一会儿，侍卫又来了，这次他端上来的只有糙米饭和青菜，吴某饥不择食，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当吴某打着饱嗝放下碗时，左宗棠终于走了进来，他用十分抱歉的语气对吴某说：“临时有紧急公务需要处理，让你久等了，真不好意思呀。”说着，左宗棠吩咐侍卫将山珍海味送上来，满满地堆了一桌子，然后很热情地劝吴某吃菜，吴某已经吃饱，再也咽不下一口食物，他只好连连辞谢。这时，左宗棠才笑着说：“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不管多么糟糕的食物也能吃，一旦吃饱了，就算山珍海味也无法品尝出味道了，可见食物的味道并没有特定的好坏呀。”吴某听完，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他不再自称“美食家”，也不再因为食物是否可口而责骂下人了。

选自《幽默与笑话》

曹雪芹放风筝

◇文／王栋　张嘉鼎　图／段明



满洲旗人有个规矩，每六年举行一次考试，考上“生员”或“武举”者，就可以在本旗当差或去京城做官了。可是后来，考试的名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随意，今年考“赛马”，明年考“玩鹰”，后年又考“笔帖”，完全随本旗老爷的高兴来裁夺。

乾隆十九年，正黄旗“旗试”居然是考“放风筝”，因为这年春天，宛平县闹蝗虫，没法治。不知是谁糊了个纸鹞把蝗虫治了，传说非常神效。后来，蝗虫朝京城转移了，旗兵老爷命家家户户糊风筝驱虫，并悬赏说，谁能驱走蝗虫，有重赏。

正黄旗有个孤寡老太太叫万奶奶，跟前只有一个九岁的孙儿叫小顺儿。小顺儿的父亲在他两岁多的时候，被迫去充军，结果死在了外乡，小顺儿娘也含恨自尽，只剩下这祖孙一老一小，相依为命。

万奶奶为孙儿操碎了心，托人教、请人帮。她早年随做官的丈夫在江南时，认识曹雪芹一家，所以一有事，就带孙儿去求教曹雪芹。这回万奶奶听说考试又改成放风筝了，就去托曹雪芹帮忙糊一个。

当时，旗里人为了驱虫，都在为“放风筝”考试做准备，都盼着自己糊的风筝能被选进京里献给皇上观赏。万奶奶带小顺儿来求曹雪芹时，曹雪芹满口答应说：“这个不难，治虫的办法还是从南边学来的，您回去准备线吧，越结实、越长，越好，我教小顺儿糊风筝，滑线车子我已经做好了。到那天治蝗时，我也去

帮小顺儿放！”万奶奶高兴地回家，捻起了线，曹雪芹和小顺儿也开始加紧做风筝。

一天，蝗虫来了，遮天蔽日飞满了天，全旗的人都奔跑出来，敲锣打鼓、焚香磕头，都统老爷也亲自出阵，命大家放风筝，求鹞驱虫。一时间，千奇百怪的风筝，全被拿出来了，有的是“蜈蚣”，有的是“蝴蝶”；有的是“美人儿”，有的是“寿星老”；有的是“双燕儿”，有的是“神鹰”；有的是“钟馗”，有的是“八卦图”。人们列好了阵，手里举着各自的风筝，就等都统下令。

正在这时，万奶奶和曹雪芹带着小顺儿来了，小顺儿高举着一只奇怪的风筝，众人见了，都哈哈大笑。原来，他们做的是一只二尺长、一尺五宽的圆筒，筒口朝下，筒底朝天，在筒底从里边开了一扇小方窗，有一根细线与窗相连，筒口竹骨上拴着结实的拉线，筒外用鲜艳的颜料画着花草、菜蔬，十分惹眼。

待大家都站好，都统下了令，一声铳响之后，无数风筝凌空而起，那真是奇观啊。可是有不少风筝，刚刚升上半空，就打起了筋斗，有的干脆直接栽下来。只有曹雪芹拉线、小顺儿高举的风筝，凌空直射九霄，像一只翠鸟直钻云端，飞在所有风筝之前，第一个钻进了蝗群。

曹雪芹说：“小顺儿，快往上套草圈。”小顺儿把带来的“羊胡子草”在风筝线上拴成圈，曹雪芹一拉一放地动着风筝线，小圈儿就径直往上飞去，不一会儿就钻进了风筝筒里。

这时，围观的人们就看见蝗虫群朝这只风筝集中过来，不一会儿就钻进了风筝。曹雪芹说：“小顺儿，快打开小门天窗收线！”小顺儿牵动细线，天窗打开，风筒迅速下降，曹雪芹飞快地收着拉线，万奶奶也早已将一堆干柴点燃。待风筒一落地，曹雪芹手脚利落地拿起风筝往干柴上抖动，好一个飞蝗扑火，蝗虫烧得噼啪乱响，都死掉了。

这下可吓坏了正在烧香拜神的都统，他气急败坏地奔了过来，大声斥骂着：“曹雪芹！你这是干什么？蝗虫乃是天虫，烧天虫有罪呀！”

曹雪芹哈哈大笑，一边烧一边说：“蝗虫既然是天虫，就不该吃地上的庄稼，既然吃了地上的庄稼，就犯了天条，火烧之刑是玉皇大帝定的刑罚，我替天行道何罪之有？”

都统用手指着他，气得说不出话来。曹雪芹不理都统，只管一次次地放他的风筝。其他人一见曹雪芹这方法还真灵，都凑过来看热闹。就这样，渐渐地，天空中的蝗虫逐渐少了，散了，最后都消失了。

所有的人都鼓起掌来，都统也一改之前的凶样，殷勤地说：“雪芹！快把风筝取下来，我要带进京里去为你请赏！”

曹雪芹哈哈大笑说：“都统老爷，您弄错了，这是万奶奶一家的功绩，您应该给他们祖孙去请赏，我只是给他们帮忙的。”说着，他一抖腕子，不知触动了什么机关，风筒上竟然像开了朵花一样，抛下三条穗子，就在此时，整个风筝脱离了拉线，扶摇直上。曹雪芹微微一笑，向风筝行了一礼。

都统呢，急得上去想要拉线，可风筝早已离开了线。

曹雪芹把线收起来，放在万奶奶手里，转身离开了。

大家只顾望着越飞越高的风筒，回过头才发现曹雪芹早已走远了，纷纷赞他救了一方百姓。

只有都统老爷，因为没得到这只风筝，非常懊恼。

从此，曹雪芹放风筝的故事，也就传了开去。

选自《故事会》

捡漏儿

◇文／许福元　图／周欣欣



彩凤小区。

女友豆豆边往三轮排子车上啪啪扔纸箱子，边嘟着嘴假装生气，对男友亮亮说，“你是不是脑残呀？你卖自家的纸箱子还不行，还要收集别家的，连一壶醋钱也不够，更不够我刷流量的呢，你要收破烂呀！”

亮亮嘻嘻笑了，“我这是节约再生资源。收破烂咋啦？破烂里能捡漏儿！收破烂了！有破烂的卖喽！”

亮亮蹬着三轮车吆喝，豆豆坐在他身后排子车纸板上，用温热的小手掌轻拍他后背。

“收破烂的，这有几个纸箱子要不要？”说这话的是一个像退休职工，又像离休干部，很干净很清爽的老人，拄杖立在一层单元门外，腿边有三个纸箱子。

亮亮捏闸跳下车，问，“多少钱？”

“给三十吧。”老人用拐杖敲了敲纸箱子，听声音很瓷实，“刚才有个收破烂的开个三蹦子，我让他等。等我小孙子从电梯上搬下来时，他又开车突突冒黑烟走了。我这熊孙子呢，回去打游戏机去了。现在的孩子，不气你就不错了。这纸箱子里就是些旧书旧报纸。你收走，我到凉亭坐会儿。”

亮亮把三个纸箱子搬上车，第三个纸箱子还挺沉。亮亮一边继续蹬车一边对豆豆说，“你还真跟小主似的，也不帮个忙，连车都不下。”

“你还真能卖萌，好像你是大款似的，连房贷首付都交不起。也不划个价，这三个破纸箱子，最多值十五块钱。”豆豆又呲他，“拐辅路，走辅路。”

车子一颠一歪，豆豆随着纸箱子就溜了下来。摔疼了刚要发作，见纸箱子里掉出一板东西，金光一闪。豆豆眼光一亮，喊出了声：“钱！”

是钱，还不止是一板。豆豆见前后无人，迅速将掉在地上的钱扔回纸箱子。推着车，到路边一棵树下偏僻地方开始数钱。崭新的人民币，一百元一张。腰封很好，整齐硬邦。一板一百张，一板一万。两人看四周静悄悄，开始紧张地数钱，一板，两板，三板，四板，五板……好啊，整整五十板，五十万，五十万哪！

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这个大馅饼该怎么吃？

亮亮挠着头问，“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豆豆话语带着甜丝丝，“贷款买房交首付当婚房。”

“那不合适吧？这钱来得……”亮亮用手摸脖子。



“是你偷的吗？”豆豆挺直脖子问。

“不是。”

“是你抢的吗？”

“也不是。”

“那不就得了嘛，”豆豆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并巧言相慰，“你当了好几年志愿者，这也是上天对你的回报，却之不恭。”

亮亮一时无言以对。想了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钱要是人家买房的钱呢？”

“你这人可真是，你看这个老头的穿戴，像买两限房的工薪阶层吗？”

“那倒也是，”亮亮又说，“这钱要是老人的养老钱呢？”

“嘁，”豆豆嘁完以后反问，“你看这老头的气质，像乡下老农存钱的土办法吗？”

亮亮听了点点头。突然一激灵，“这个老头要是个贪官，这个楼是工商银行的楼，有人行贿……”

豆豆一下子用小手捂住他的嘴，前后看了看，然后用手抚摸自己的胸口，“吓死我了，”喘息一会儿，才定定地说，“《水浒》上有一句话，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对。亮亮表示赞同，也动了心。

可又一转念，很郑重地对豆豆说，“这钱的来路弄不清楚，咱不能要。钱是老头的，应该还给老头；钱是贪官的，应该交给国家。”

“咱？”豆豆一下子蒙了，“那，那怎么办？”

“这么办，”亮亮一指，“前边就是派出所……”

豆豆有点气，这回又嘟起了小嘴，“你去，我不去。我也不让你去。”

亮亮也气了，眉毛都立了起来，“我去，你也去。咱俩一块儿去。”

“还咱俩？”豆豆顽皮地一笑，“你去咱俩就吹。”

“吹就吹。”

亮亮蹬车在前边飞。

“等等我！”豆豆在后面飞也似的追，也有点委屈，“你想甩我，没门，想得倒美。”

派出所新来的小警员觉得事态严重，报告了所长；所长觉得事件重要，报告了县局；县局觉得案情重大，派一名干练的警察协助调查。

那个卖三个纸箱子的老头被“请”进派出所讯问室，有笔录，有全程录像。

纸箱子打开，齐刷刷露出五十板人民币，金光闪闪。老头见了，眼光那么一亮。

所长审慎地问，“钱，五十万，是您的吗？”

“是，”老头笑说，“这点钱不叫钱。”

“你口气不小哇。”小警员脱口而出。

此时，老头用拐杖点点钞票说，“是钱不假，钱是假钱。这是当年银行为训练职工手点钞票而特别印制的规范假钱，每张钞票都有浅浅印记。当年全行业进行点钞比赛，我得过全市第一名。你网上一搜就知道了。我没想卖，让我这小坏孙子搬错了。”

噢，哇！原来如此。

那干练的警察手指亮亮和豆豆，笑眯眯地对老头说，“这两个年轻人怕是您的买房钱和养老钱，赶紧送到这儿来了，让我们联系您。”

老头很感慨，又用拐杖敲敲那一排钞票，“潘家园的一个古董商看上了，愿出面值百分之三的价格收走。我没卖，想留个念想。现在好了，我送给你们这小两口，算你们的人生中捡个漏儿。”

亮亮说，“谢谢您老人家。这个漏儿，我们不能捡。”

“为什么？”

“人生不是捡漏儿。”

选自《光明日报》



终极考验

◇文／贺清华　图／段明

临终遗愿

埃韦伦是位事业成功的女性，她在莱茵市拥有一座私人医院，但她的性格里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多疑。她经常无故怀疑别人对自己不忠诚，这伤了很多朋友的心。埃韦伦的丈夫逝世以后，埃韦伦的脾气变得更加古怪，动不动就怀疑儿子摩根在打自己财产的主意，为此母子俩经常吵得面红耳赤。在一次激烈的争吵过后，摩根愤愤地宣布，自己不要母亲一分钱，同时和她脱离母子关系，到大洋彼岸的另一座城市谋生去了。如今，埃韦伦老了，还患上了晚期肝癌，医生说她的生命不会超过半个月。想到自己即将离别人世，埃韦伦突然万分想念儿子摩根。

这天，埃韦伦在病榻前把一张字条交给了自己的情人霍夫曼，字条上面写有她儿子摩根的电话号码。她用虚弱的声音对霍夫曼说：“请你跟我儿子通个电话，告诉他，他的母亲就要死了，如果他能回来向我认个错，跟我和解，我就把医院作为遗产留给他；如果他不肯，那么医院就是你的了。你能做到吗？”

霍夫曼郑重地点点头，说：“你放心，我马上就去办这件事，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重要了。”埃韦伦微微点了点头，说：“我相信你对我的忠诚，请不要让我失望。我已经把这事写成遗嘱放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到时候，我的律师会向大家宣布。”

霍夫曼握着字条匆匆地退出了病房，按照字条上的电话号码，他很快拨通了大洋彼岸摩根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只和摩根谈了一分钟，摩根就爽快地答应三天后飞回莱茵市来看自己的母亲。三天以后，霍夫曼开着一辆

小车来到机场，他在出口举着一张报纸，报纸上大大地写着“摩根”两个字。因为他不认识摩根，他是摩根离家出走以后才被埃韦伦从外地聘来医院的，他的医术非常精湛，医院里所有的医务人员都信服他，埃韦伦的肝癌就是他第一个查出来的。同时，他也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他知道埃韦伦是一个人生活，就总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很快赢得了她的芳心，两人过起了同居的日子。

一会儿，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提着行李箱走过来，说：“您好，我就是摩根。”

霍夫曼听出来了，这声音就是三天前自己在电话里听到的，他赶紧说道：“我是霍夫曼，您好！”

两人礼貌地握了握手，霍夫曼领着摩根往机场外走去，摩根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霍夫曼先生，您说我的母亲非常想念我，她真的愿意跟我和解、不计前嫌吗？”

“是这样的。”霍夫曼边走边说，“她的确是这么对我说的。”

摩根又问：“现在我母亲身体怎么样？”

霍夫曼笑着说：“还好，您回来得很及时。”

摩根听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杀人灭口

两人上了霍夫曼的小车，小车很快驶离机场，向医院开去。路上，摩根一边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话。在一个三岔路口，前面亮起了红灯，小车停了下来，霍夫曼从身上掏出一块手帕，突然捂住了正在看风景的摩根的口鼻，摩根圆睁双眼来不及惊叫就昏了过去。从车窗外看进来，摩根就像是累了，正靠在座位上休息一样。

霍夫曼拿开手帕，耸耸肩，说：“对不起，摩根，手帕里放了麻醉剂，你的话太多了，我想让你休息一下。”

红灯灭了，绿灯亮了，霍夫曼一打方向盘，小车朝着与医院相反的方向驰去，一个小时后，小车驰进了一座深山。霍夫曼停下车，从后座上拿过一个医用小皮箱，从里面拿出药水和针管，给昏迷的摩根打了一针。这一针下去，摩根就永远地睡着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接着霍夫曼把尸体丢进一个深涧，连同那个行李箱，最后他开着小车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医院。

此时，埃韦伦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她在病床上最后一次睁开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着霍夫曼，霍夫曼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摩根还没有到。埃韦伦轻叹了口气，流下一行热泪，无奈地闭上了双眼。埃韦伦死了。

埋葬了埃韦伦以后，医院所有员工及埃韦伦仅有的几个亲属朋友聚集到了埃韦伦的办公室，律师和两个公证员打开了她办公室里的保险柜，取出了里面的遗嘱。

律师手拿遗嘱缓缓地念道：“我很难过，我就要离开这个让我万分依恋的世界了，这是自然法则，谁也躲避不了。离开之前，我最想念的是我的儿子——摩根，我不知道这些年他过得怎么样，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跟我和解，不知道他是否会在我死后回到医院。为此，我郑重声明：一、如果我的儿子摩根回来了，并向我认错，那么，摩根将继承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私人医院；二、如果我的儿子不愿意回来，那么，我的情人霍夫曼先生将继承一切，是他对我的忠诚赢得了这一切。立遗嘱人：埃韦伦。”

律师念完后，继而和两位公证员小声地交流了几句，然后高声喊道：“摩根，摩根先生来了吗？”

站在人群最前面的霍夫

曼听了，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像其他人一样，装模作样地往后看去。

人群经过一阵小声喧哗之后，很快安静了下来。

律师再一次叫道：“请摩根先生到前面来。”还是没有人应声。

律师无奈地耸耸肩，转过身又和两位公证员小声交谈起来。

霍夫曼轻舒了口气，满意地低下头，他等着律师叫自己的名字。律师终于转过身来，大声说：“摩根先生既然没有来，按照遗嘱，那么请……”

就在这时，一群警察闯了进来，他们径直走到霍夫曼面前，其中一个胖警察严厉地说道：“霍夫曼先生，你涉嫌谋杀史密斯先生，我们要逮捕你。”

谁更忠诚

霍夫曼一听，大吃一惊，他很恼火警察在这个关键时刻来打搅自己。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叫道：“警察先生，请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诬蔑我，不然我要到法庭去控告你们。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史密斯先生。”

胖警察冷笑道：“你当然不认识史密斯先生，你如果认识就不会谋杀他了。史密斯先生是大洋彼岸的一名私人侦探，一个星期前，他接受了埃韦伦女士的委托，对你的忠诚进行一次严峻考验。那就是，由史密斯先生冒充她的儿子摩根和你通电话，然后从大洋彼岸乘飞机到莱茵市和你见面。可是，和你见面之后，史密斯先生就失踪了，他的助手联系不上他，就到我们警察局报案。当然，他还提供了你们的通话录音。巧的是，有人在市郊深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立刻赶了过去，从尸体的衣兜里找到了身份证明，他正是史密斯先生。经法医检查，在尸体的手臂上发现了针眼。这一切不是你干的，又会是谁呢？”

霍夫曼一听，不由得大惊失色。他万万没料到生性多疑的死鬼埃韦伦会让一个私人侦探冒充她的儿子，以检验自己对她的忠诚度。更悔恨的是，他把那个自称摩根的人抛下深涧之前，为什么就没检查一下这个假摩根的衣兜呢？他浑身哆嗦地被警察戴上了手铐。

这时，一个满眼是泪的中年人踉跄地走进了办公室，有认识他的人当场惊呼道：“摩根——”

摩根悲伤地喊道：“我妈妈怎么了？她还活着吗？我接到妈妈的电话，想了几天几夜，她终究是我的妈妈呀，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呢？所以，我回来了，我回来向她道歉，她还活着吗……”

选自《谁都有秘密》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电话：0311-87065018。

“这兔王爷是我们这一方的守护神，凡是有人作奸犯科，干伤天害理的事，就会惹怒兔王爷。兔王爷就会惩奸除恶，主持公道。”

马洛闻听不禁苦笑起来，心想：如果天底下真有神明主持公道，我们这些吃公家饭的就可以回家种田了。马洛请族长在村子里找间空房来暂放王猎户的尸体，并派人上报当地官府。自己虽说是官差，但毕竟只是路过，也不好乱插手案件。

谁想到，大雨引发了泥石流，竟然封住了出山的路。族长见状，就好心地留马洛在家中暂住，马洛想了想，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早，住村头的胡老汉做好豆腐，发现豆子用完了，就赶着驴子去村西头买豆子。他把驴子拴在一棵大槐树下，转身去付豆子钱。不知怎的，驴子突然受惊，挣脱了绳子，发疯般往山上跑去。胡老汉在后面追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驴子牵回来。可等他回到家中，却发现两间小茅屋被翻得乱七八糟，箱子柜子都被打开，连土炕也被拆了个大洞。胡老汉气得蹲在门口骂不绝口：“哪个挨千刀的贼来偷我胡老汉？兔王爷一定会惩罚你的！”

马洛听到消息，很快赶到胡老汉家。但胡老汉并没有丢什么东西，周围的邻居们早上都下地干活去了，没人看见是谁进了胡老汉家。马洛叮嘱胡老汉，如果有什么发现要立刻报告给自己。

催命歌谣

中午时分，马洛正同族长聊着兔王爷的童谣。族长笑着说：“没人知道童谣是从什么年代传下来的，从我小时候就有了。”

正在这时候，一个村民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族长、马大人……王猎户没死，他回来了。”

族长大惊，看了一眼马洛，马洛说：“我们去会会他。”到了王猎户家中，早有村民在里面问长问短。那王猎户衣不遮体，浑身都是泥土，身上还有几道伤痕和淤青。

马洛问过缘由才得知，原来，昨天王猎户正在山中打猎，猛地从树后跳出一个身着囚服的大汉，一下子把刀架在王猎户脖子上，逼着他把钢叉扔在地上，又逼他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后来，他趁那大汉不注意，把脱下的裤子猛地砸到了对方的脸上，然后转身就跑。没想到大汉在后面紧追不放，王猎户慌不择路失足坠崖，那大汉才转身离去。还好王猎户被树枝挂住，悬在崖边上，又被大雨淋了一夜，今天好不容易才爬上来，回到家中。

马洛问：“那大汉可跟你说过什么吗？”

王猎户想了一下，说：“回大人，我好像听他说过什么他翻山虎可不是吃素的。”

人群里有人发出“啊”的一声惊呼，马洛皱着眉头说：“这翻山虎名叫樊虎，是个强盗，三年前犯案被捉拿归案了。想不到他越狱逃了出来。想来他逼你脱下衣服，是为了换掉囚服。后来，他便去了这兔王庙。可他为何去兔王庙呢？躲雨？又是被谁杀死了？为何偏偏断了他的头颅？”

马洛一肚子疑惑，他叮嘱众人道：“大家还是要谨防生人，有什么陌生人进村，一定要告诉我。”交代完，他往外走，忽然看到不远处，胡老汉从一间柴房探出头来，鬼鬼祟祟地左右张望，然后快步离开。那间柴房正停放着樊虎的尸体。

马洛问身旁的族长：“胡老汉是从小就在兔王村长大的吗？”

族长说：“不是。胡老汉是外乡人，三年前来到本村，靠卖豆腐为生。他还有个女儿叫月娘，半年前嫁给村南头的孙小五了。”

孙小五是个庄稼汉，白天去田里干活，月娘则留在家里洗衣做饭。

这天，月娘去村头挑水，就见打铁的赵

占锤凑了上来，嬉皮笑脸地说：“月娘呀，小五怎么舍得让你干这些粗活累活啊？”

月娘瞪了他一眼，没有说话，挑起装满水的水桶转身就走。

赵占锤一边说“让我来帮你吧”，一边想去抓月娘的手臂。月娘冷冷地说：“快走开！”然后，她挑着水桶快步往家走，一到家就赶紧把院门关上。赵占锤赖在门外不走，疯言疯语地胡说八道。月娘气急了，猛地打开院门，泼了赵占锤一身水，浇得他狼狈不堪，赵占锤这才灰溜溜地走了。

黄昏时分，小五干完农活回来，吃好饭，准备休息。他吹灭了油灯，发现明亮的月光在窗户纸上映出一个人影，那人正扶着院墙往里张望，很像赵占锤。月娘很生气，说出了今天被纠缠的事儿。

小五早听说过风言风语，顿时火冒三丈，他起身推门就冲了出去。月娘见状，也赶紧披上外衣跟了出去。可她刚走到院子里，就听到从大门外传来一声惨叫。

月娘赶紧跑出去一看，只见小五倒在地上，从前胸到小腹被砍了一刀，血流一地。小五没来得及说出一句话，头一歪就死了。

月娘悲痛欲绝，一声哀号，惊醒了四邻。没过多久，人们就把马洛找来了。马洛看到小五的尸体已经盖上了布单，月娘仍在一旁哭泣，胡老汉在旁边不停地劝慰。

马洛掀开布单，看了一眼小五的伤口，脑子里忽然闪过了兔王村的童谣：“兔王爷生气，脑袋被砍去；兔王爷动怒，开膛又破肚；兔王爷发火，利箭无处躲；兔王爷开恩，公道在人心。”这死法怎么跟第二句说的一样？难道……马洛想到这儿，不由陷入了沉思。

螳螂捕蝉

这时赵占锤被带了过来，月娘见到他，愤怒地扑上前，被人拉住了。马洛走到赵占锤面前厉声问：“孙小五是不是你杀的？”

赵占锤吓坏了，浑身不停地发抖，跪在地上说：“大人明鉴，小五真不是我杀的……”

月娘在一边大声说：“你胡说！你扶着院墙往里偷看。我相公出去和你理论，不想……”说到这儿，她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马洛回头问月娘：“月娘，你是亲眼看见赵占锤杀死小五，然后逃走了？”

月娘茫然地摇了摇头，说：“没有。”继而她又咬牙切齿地说：“大人，赵占锤屡次调戏民妇，除了他，没人会杀我相公。”

赵占锤急忙辩解道：“大人，我确实扒着墙往里偷看了，可是房门一开，我就赶紧跑了，之后一直在家里喝闷酒。”

马洛让人把月娘扶回去休息，也让赵占锤先回去，听候发落。他离开月娘家，径直走向安置那具无头尸体的柴房，在里面待了一会儿后，他又去了兔王庙，在庙里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通，才面带微笑地离开了。

胡老汉安慰了月娘一番后，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他进门刚坐下，就听“嗖”的一声，只见一把匕首牢牢地插在了旁边的墙壁上。胡老汉赶紧取下匕首，发现上面还有张字条，展开一看，几个字映入眼帘：“下一个就是你女儿。”字字惊心，胡老汉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想了想，终于下定了决心。

夜深了，胡老汉悄悄打开房门，确认四下无人，才蹑手蹑脚地来到院里的大杨树下。他手脚并用，三下两下就攀到高高的树枝上，从鸟窝里掏出一个方匣，然后又灵活地下了树。胡老汉回到屋内，把方匣包在一个小包袱里，背在身上。做完这些，他悄悄地来到月娘家，轻轻地叫开了房门。月娘见是胡老汉，赶紧把他让进屋内。

胡老汉对月娘说：“女儿啊，自从你娘死后，你跟着爹这些年受苦了。我本以为躲

到这里，给你找个老实本分的人，就可以舒心地过日子了，没承想……”说着，他的眼里流出了两行老泪。

月娘伸手帮胡老汉擦去眼泪，说：“爹，您去天涯海角，女儿也陪着您。不过，我要给小五报仇！”

胡老汉说：“事不宜迟，你赶紧跟爹离开这里，爹答应你，一定会给小五报仇。”

听了胡老汉的话，月娘点点头，赶紧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就跟着胡老汉离开了家。

出山的路不通，父女俩只能往山里走，翻山越岭再逃往外乡。他们在山里走了一个多时辰，山上茂密的树木遮住了月光，四下一片漆黑。忽然，胡老汉脚下一滑，整个人被倒吊到树上。原来他中了圈套。还没等二人反应过来，一个黑巾蒙面的人从斜刺里冲了出来，一把抓住月娘的头发，另一只手握着尖刀抵住月娘的喉咙。

胡老汉吓得连声求饶道：“好汉，只要放了小女，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蒙面人狠狠地说：“快点交出凤翅金冠！”

胡老汉一愣，小声说：“好汉，我没有什么金冠啊！”

蒙面人冷笑一声说：“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说罢，他手上使劲儿，刀尖在月娘的脖子上一滑，鲜血顿时流了下来。

虽然月娘咬着牙一声也不吭，但胡老汉心疼不已，他叹了口气，只好从背上的包袱里掏出一个方匣，丢给了蒙面人。蒙面人一手用刀尖抵住月娘，另一只手接住方匣，用力晃了晃，然后准备单手开匣。

正在这时，马洛从旁边一棵大树上飞身跳了下来，并大喊着：“快住手！别打开！”

蒙面人愣了一下，但方匣已经打开。一支短箭从里面疾射而出，插在了他的咽喉上。蒙面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抽搐了几下就死了。

揭开真相

这时，天已经渐渐放亮，马洛掏出捕快腰牌，对吊在树上的胡老汉说：“在下京城捕快马洛，飞狐狸胡飞，你逃亡在外多年，今天我抓你归案，你可知罪？”

胡老汉说：“马大人，我知罪。”

马洛这才帮胡老汉解开绳索，放他下来。月娘上前扶住胡老汉，然后指着倒在地上的蒙面人问：“爹，他是谁？”

马洛接过话说：“他是王猎户，也是杀害小五的凶手。”说着，他走上去揭开蒙面人的蒙面黑布，果真是王猎户。

见马洛把胡老汉押回了村子，村民们非常不解，问：“马大人，这胡老汉究竟是什么人？”

马洛说：“这胡老汉名叫胡飞，江湖人称飞狐狸，和那翻山虎樊虎是一对江洋大盗。不过他们从来不伤害平民百姓，倒是专门偷那些贪官恶霸，算得上是义贼。”

胡老汉忍不住插话道：“马大人抬举！我妻女本在老家，三年前内人病故，我也厌倦了提心吊胆的日子，就决定洗手不干，接女儿到此，隐居兔王村。之所以选择兔王村，是因为当时我和樊虎正好得手了一个价值连城的金冠，我们把金冠藏在兔王庙，约定待金冠出手后平分赃款。樊虎去找人销赃，不想遇到官差被投进大牢。”

马洛接过话道：“那樊虎越狱之后，赶来兔王村找你，气息奄奄、疲惫不堪地在兔王庙遇到了王猎户，王猎户好心给樊虎吃喝之物。那樊虎喝多了说漏了嘴，将回来找你和金冠之事和盘托出。王猎户便心生歹念，趁樊虎酒醉，杀人断头，偷梁换柱。”

胡老汉点点头，说：“我那兄弟好杯中之物，被抓、被杀皆因喝酒误事啊！我那天

偷偷跑去看他的尸首……但不知马大人是何时怀疑王猎户的？”

马洛说：“王猎户说他从悬崖上捡了一条命回来，但他死里逃生却几乎没怎么受伤，我就开始怀疑了。而你偷看樊虎的尸体，我就推断你和樊虎很熟，没有人头也可以辨别尸体的身份。”

原来，王猎户杀了樊虎后，本想砍了樊虎的头，让人们误以为是自己死了，好拿着宝物远走高飞。没想到他寻遍兔王庙却没有找到金冠，就怀疑早被樊虎的同伙胡老汉私吞了。所以他设计惊吓胡老汉的驴子，引开了胡老汉，他跑到胡家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为了引蛇出洞，他索性根据童谣，嫁祸赵占锤，杀了胡老汉的女婿小五；又写字条逼胡老汉携宝出逃，好半路打劫，没想到反被胡老汉用计射杀。

马洛接着说：“从胡老汉父女出逃，王猎户就一路尾随，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也紧跟其后。但我未料到胡老汉竟有失传的飞狐箭，并用此暗器射杀了王猎户。不过，王猎户当初断樊虎首级，又将小五开膛破肚，最后可能也没想到，自己的死法倒是应了童谣里的那句‘兔王爷发火，利箭无处躲’！”

众人听完，连连叹道：“这王猎户一粗人，心思竟如此缜密！”

马洛摇摇头说：“这人哪里是猎户？大家有所不知，他曾做过山贼啊！多年前山后不是有伙匪徒吗？被剿灭后，有一些漏网之鱼各归乡里，这王猎户便是其中之一。”

胡老汉插话道：“大人厉害，他的右手结茧之处，足以证明是惯用刀剑之人。”

族长不解地问：“那凤翅金冠到底在哪儿呢？”

马洛笑而不语，带着众人来到了兔王庙，指着兔王爷头上那个王帽，说：“那日发现胡老汉形迹可疑，我便察觉出兔王庙绝非简单之地。果然，一番搜索后，我在这帽子里找到了那顶金冠。”

族长赞叹道：“马大人真厉害，简直就是兔王爷派来的高人！”

马洛摆摆手，哈哈大笑道：“您谬赞了，不过，我还真是属兔的。”

选自《故事会》2020.7下

尚方宝剑出风头

◇文／张发财

尚方宝剑最出风头的时刻是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初五。明朝的尚方宝剑不能砍总兵，东北战场的督师袁崇焕不管这个，就在这一天，他用崇祯赐予的尚方宝剑，把自己的同事、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给砍了。

搞笑的是，毛文龙也有一把尚方宝剑，资格比袁崇焕的还老，是天启三年（1623年）明熹宗朱由校给的，算大哥剑。



袁崇焕用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是为数不多的尚方宝剑杀人事例。其后，袁崇焕因滥用尚方宝剑，被崇祯杀了。

韩非子在《二柄》中总结，皇帝权力只有两个，一是赏，一是罚。这“二柄”必须死死抓在皇上手里，绝不能外放。其实尚方宝剑只是皇权部分下放的形式，皇帝绝不可能容忍大臣私下行使这个权力。

选自《特别关注》

巨瓜

◇文／王德富　图／周欣欣



有个瓜农种了一片西瓜，瓜秧长到一尺多长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地边上自己长出来的一棵西瓜秧，一天一个样，瓜秧长得异常粗，头一天开了两朵花，第二天长出两个西瓜，小的像瓢那么大，大的像盆那么大。过了些日子，这两个西瓜长玄了，小的像锅，大的像碾砣。大伙儿都来看这两个西瓜，有的要出大价钱买，瓜农也舍不得卖。

这事儿被县官知道了，带着几个衙役来到瓜地，一看果然如此，便对瓜农说："这两个瓜要多少钱？我买下了。"瓜农说："大老爷看着给吧，什么多少的。"县官说："那好吧，吃完一块儿算。"说完，让衙役先把小瓜切开，结果连一丝红瓤一粒籽也没有，一点儿也不熟。县官又吩咐把大瓜劈开，只见通红的沙瓤，乌黑的籽。衙役先切了一块给县官，县官咬了一口，甘甜甘甜的，他从来也没吃过这么好的西瓜。县官说："你们大伙儿都尝尝。"

众衙役早馋得咽口水，听说让吃，一哄而上，啃了起来。吃完西瓜，县官问瓜农："这个瓜你上的什么粪？"瓜农说："回禀大老爷，这个瓜是自个儿长出来的，我并未上粪。"县官一听，和衙役们说："把根刨出来，看看土里有什么好粪。"衙役们用镐头刨了个坑，还没露出根，衙役们抓住瓜秧使劲儿一拽，拽出一块骨头。

县官吃了一惊，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儿？"瓜农说："我原来有条看瓜的狗，去年死了埋在这儿，可能是狗骨头。"县官说："再往下挖，看看还有没有了。"众衙役又挖了下去，挖出一堆白骨，分明是人的头骨、脚骨，还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儿头骨。县官怒斥瓜农道："这是狗骨头吗？"瓜农吓得说不出话。

县官命令衙役把瓜农带回县衙审问，一到县衙便升堂问案。他把惊堂木一拍："大胆刁民，竟敢欺骗本官，那瓜下埋的分明是一母一子，你却说是狗骨。快快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瓜农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喊冤，"小人实在不知，如有半句假话，情愿一死。"县官火了，命衙役狠狠地打，不一会儿就把瓜农打昏过去。用凉水喷醒过来后，瓜农还是喊冤。县官问："你冤在哪里？"瓜农说："那瓜地是我去年买楚员外的，有文书为证。"

县官立时差人到瓜农的看瓜小房去取文书。到瓜地

一看，小房刚被火烧过，只剩下一堆灰了。一个衙役说："你这个滑头，小房烧了是怎么回事？这上哪儿去找文书？"瓜农说："我被你们押去县衙，哪知道是谁烧的房子呀？"衙役说："吃瓜的时候你说是狗骨，可狗骨到底在哪儿？要是找不出来，那对母子就是你害死的无疑！"瓜农想了一会儿，说："反正就埋在这块儿。"衙役说："你把它挖出来！"镐头正好在瓜地里，没被烧坏，瓜农忍着被打的伤痛，一镐一镐地刨，果然刨出了狗骨头。

衙役们又把瓜农带回大堂，禀报了瓜房起火，刨出狗骨的事儿。县官一听，觉得这案子难办了，问瓜农："你的狗是怎么死的？为何埋掉？"瓜农说："我养狗是为了看瓜，有一天它忽然口吐白沫，不一会儿就死了，像是药死的，我就把它埋了。"县官又问："你真有买瓜地的文书吗？"瓜农说："真有。楚员外也有。"县官命人把瓜农先押下去，又传楚员外到堂。县官一拍惊堂木，问道："你去年可有一块瓜地卖给瓜农？"楚员外回道："是的，大老爷。""你的卖地文书拿来了吗？"楚员外说："卖地文书放在抽屉里，可我来时怎么也没找到。没有拿来。"县官心里疑惑，便问："你为何要卖瓜地呢？"楚员外说："这块瓜地土头好，我哪舍得卖呀？我那儿子佐活非要我卖不可，我拗不过他，就卖了。"县官又命人将楚员外的儿子佐活传来，问他为何要卖地，楚佐活说："我父亲年迈不能亲自管理瓜地，我又不愿意经营种地的事儿，所以就劝说父亲把瓜地卖了。"县官说："你的瓜地没卖时，由谁看瓜？"楚佐活说："有一姓何的老头儿看瓜。""那老头儿现在何处？""在我家当院工看门扫院。"县官又命衙役将老院工传来。何老院工初进大堂，吓得浑身直抖。县官问道："你给楚家看瓜，可知瓜地埋死尸的事吗？""小人不知。"县官又是一拍惊堂木，"打！"打了四十大板，何老院工仍说不知有这事，县官看看天色已晚，只得退堂。

县官回到家后，闷闷不乐。夫人问道："老爷有什么愁事吗？"县官把今天吃西瓜发现人骨头的事儿和审案的经过说了。夫人问："那瓜地埋的女人是谁呀？"县官摇了摇头。夫人说："你审了一天的案子，还不知道那被害人是谁，怎么行呢？"县官说："对，我应该先查清死者是谁。"

县官微服私访了七天，得知宋庄宋进士之女去年夏天失踪。他扮作收购皮张的小商人，来到宋庄，打听到宋进士家，就进去了。见了宋进士，说道："久仰进士大名，小本生意人顺路拜访。"宋进士热情相待，两人谈了一会儿，县官说："听说府上去年发生了不幸，可有此事？"宋进士一怔，叹了口气，含着眼泪道："实不相瞒，我有一女，嫁于东庄，去年夏天回娘家来住，她娘看她有孕九个多月，在娘家不好，打发她回婆家。谁知婆家说没见着她回去，反来我家要人，我这才知道女儿出了事。"县官问："您女儿去婆家可路过一块西瓜地？"宋进士点了点头说："正是。那是楚员外的瓜地。""你与楚员外相识吗？""相识。前年有人来给他儿子提亲，我女儿听说他儿子人品不正，没答应。再就没有什么来往。"县官心里有了底，这死者十有八九是宋进士之女，于是起身告辞了。

县官回到县衙以后，收到楚佐活送来一封信，说是瓜农去年曾留一女子在瓜地小房住过，以后那女子不知去向。县官看罢信，心中琢

磨，只要此事属实，这个案子就指日可破了，于是马上提审瓜农。瓜农回他："去年是有一年轻寡妇，在我看瓜小屋住了几日，可她早就走了。"县官又问："她是何庄人士，叫什么名字？"瓜农答道："人们都叫她曹寡妇，在曹庄住。"县官差人到曹庄去查，可并未有曹寡妇这个人，于是大怒，定了瓜农死罪，待七日后问斩。

待回到家里，县官要夫人多弄酒菜，陪他多喝几杯。夫人问："老爷有何喜事，如此高兴？"县官回说："西瓜地的白骨案破了，我能不高兴吗？"夫人问："凶手是何人？"县官答："就是瓜农那个刁老儿。"夫人说："我看未必是瓜农。"县官一愣："怎么见得？"夫人说："瓜农被抓到县衙，他的看瓜小屋为何被烧？楚员外的卖地文书为何找不到？瓜农的狗谁给毒死的？这些事儿你都弄明白了吗？"这一番话，县官一句也答不上来，只得说："这些与本案关系不大。"夫人问："那你根据什么定瓜农的死罪？"县官说："我这次私访，查明了死者是宋庄一民女，路过瓜地时失踪了。有人看见一年轻女子在瓜屋留宿过几夜，瓜农也承认，可却胡说是什么曹寡妇，住在曹庄。我差衙役到曹庄查访过了，根本没有曹寡妇这个人。你说，不是瓜农又能是谁呢？"夫人说："据我所知咱县有六个曹庄，你的衙役都去查访过了吗？"县官一惊，我的夫人可真不一般呀！第二天升堂，一问衙役，他们只去了最近的一个曹庄。县官怒斥道："我县有六个曹庄，你等只去一个，岂不要误事？快去重查。"

几个衙役把全县所有叫曹庄的地儿都查了，终于查到了叫曹寡妇的女人，一起带到县衙，不用动刑，就承认了她去年确实在瓜屋留宿过。县官这回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回家就瘫坐在椅子上。夫人见夫君那个样子，鼓励他："别泄气，咱一块儿想想办法！"县官说："还有什么办法好想？我已下令定瓜农的死罪，七天问斩，还剩三天。现在看不是他了，你说让我怎么是好？"夫人说："只要抓住真正的凶手，就好办了。我怀疑一个人。"县官急问："谁？""就是楚员外的儿子楚佐活。""你有什么证据？"夫人说："楚佐活为什么非让他爹把瓜地卖掉？为什么想把瓜农置于死地？瓜农的小屋为什么起火？瓜农的狗为什么被人毒死？楚员外的卖地文书为什么找不到了？这都可能与楚佐活有关。"县官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

第二天，县官差人第二次把楚佐活传来，楚佐活立而不跪，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把我抓来？"县官也不答话，命令衙役道："先打一百杀威棍！"衙役把他摁倒在地，打了一顿。这时，县官才问道："好大胆子的刁民，你强奸良家妇女，掩尸灭迹，可知罪吗？"楚佐活道："我从未强奸过妇女，更无掩尸灭迹之事，何罪之有？"县官又命人打了他一顿，他还是不招，县官只好把他先打入死牢。

县官回到家里，和夫人诉苦道："楚佐活这小子死活不承认，真是难办呀！"夫人说："不好办你交给我办吧。"县官冷笑道："就算你聪明，可是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能耐办理此案？"夫人说："你明天把楚佐活的母亲请来，我自有办法。"

天亮以后，县官真就差人把楚佐活的母亲周氏请来。在县大堂的侧室，县官夫人等在那里，一见楚佐活的母亲，就迎上去问候："哎呀，大表姐，多年不见，不是我叫你，你还不能来呀！"周氏怎么也想不起

来有这么个表妹，也不知怎么回好。县官夫人又说："表姐，咱们有三十年没见面了，你可能是把我给忘了。我也是，要不是佐活犯了案，我也记不大清了。我寻思，不管咋的咱是亲戚，我不能不帮忙啊，有什么难处你就讲吧！"周氏还是想不起来这个表妹，可转念一想，管她真假，反正人家是县官老爷的夫人，有这么个亲戚更好，备不住儿子能早点儿放回来呢！所以也就称上表妹了。"好表妹，你看我养了个不肖的儿子，整天不干正事，我怎么才好？"说到这儿，掉起了眼泪。县官夫人说："表姐，你别太难过了。佐活都干了什么坏事儿？就是杀了人，也不要紧，你告诉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周氏说："杀人倒没听说，就是不务正业，谁说他也不听，真拿他没办法。这回抓到县大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夫人心想：我把你请来是套你的话，没套出来，你反倒来问我。知道再也问不出啥了，客套了一阵就把她送了回去。

夫人和周氏的对话，县官在屏风后边听得一清二楚。周氏走了后，县官埋怨夫人："我当你有多大本事哩！白费蜡了吧？"夫人说："你别着急呀，晚上再看。"说到这儿，她附在夫君的耳朵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

晚上，楚佐活正在死牢里待得难受，忽然听见他母亲的声音在叫他："儿呀，娘来看你来啦！"楚佐活立时趴在死牢的小窗户上往外瞅，外面乌黑一片，啥也看不见。这时又传来他娘抽抽嗒嗒的声音："儿啊，娘买通了牢头，好不容易才来看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你今儿个招没招哇？"楚佐活说："娘，你放心吧，我没招。""哎，你可别招，招就死了。儿啊，宋进士的闺女是你害死的吗？"楚佐活打了个哏，小声说："娘，我不瞒你，确实是我呀！那天我上瓜地，看见宋进士的姑娘到瓜地买瓜吃，我就想起来那年提亲她不干的事儿了，心里憋了一口气，我把看瓜的何老头儿打发走了，把她骗到屋里，给了她两块西瓜吃，吃完以后我就把她……我就把她掐死了，埋在了瓜地里。"这时牢头敲门了，楚佐活娘说："儿啊，我得走了，我看不着你的脸，你伸出手来让娘摸摸吧。"楚佐活把右手伸了出来。原来，这个楚佐活娘的声音是县官夫人学的，她和周氏唠了半天嗑，口技也学得差不多了，又是抽抽嗒嗒着说的，所以楚佐活就分不出个真假。县官和几个衙役也悄悄躲在一边，早有人给记录了下来。这时楚佐活把手伸了出来，县官夫人抓住他的手，在供纸上按了手印，楚佐活一点儿也不知道。

第二天升堂，县官胸有成竹，他把惊堂木一拍，说："楚佐活，你是怎么杀害宋进士之女，怎么掩尸灭迹的，从实招来！"楚佐活心里一惊.可还是不认。县官说："把供词让他自己看看！"一个衙役把供纸拿到他的面前，他看了几行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这回，没有打一板一棍，他全部招供。

楚佐活把宋进士的女儿埋在瓜地以后，心里总是不安，硬逼着他爹把地卖了。瓜农买了这块地以后，养了一条狗帮着看瓜，楚佐活怕狗闻着味儿把尸体扒出来，就把狗给药死了。瓜农被抓以后，他听说了，怕官府追查卖地的事，就把自家的卖地文书烧了，又偷偷地把瓜农的房子给放了火。

这回案情终于大白了，楚佐活被判了死罪，瓜农给放了出来，县官亲自向他赔了礼，还有何老院工，也一块儿放了回去。

选自《民间故事》2020.8

神奇的手串

◇文／陈艳梅　图／周欣欣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年，后宫王公公奉大总管李莲英之命，来到南阳知府的官邸，说是为给老佛爷祝寿，点着名要一副独山玉手串。

慈禧太后大权在握，连光绪皇帝都得听她的，南阳知府觉得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肥水不流外人田，他决定把这桩生意交给自家亲戚，并立刻差人把这个从事玉雕行业的亲戚请到官邸。知府千叮咛万嘱咐，珠子一定要用上好的独山玉，串联珠子的线也不能含糊，总之一句话，要不惜成本，配得上慈禧太后的身份！

知府的亲戚回到家里，把老祖宗留下的所有上好的独山玉籽料都拿了出来，精挑细选，好中选好，最终选了一块通透圆润的松石绿。他使出浑身解数，拿出看家本领，雕琢出十八颗精美绝伦的珠子。

慈禧太后戴的手串，当然也不能用一般的丝线串联，知府请南阳最大金店的一位老金匠，专门打造了一条纯金暗龙纹细链。名贵的独山玉珠子，配上金光闪闪的纯金链子，金链上还有精心设计的龙纹，知府觉得老佛爷看了一定会高兴，于是他来到王公公下榻的驿馆，毕恭毕敬地呈上手串：“老佛爷的手串打造完毕，请公公过目。”

谁知王公公接过手串，只看了一眼，立刻脸色大变呵斥道：“这是嘛玩意儿？老佛爷要的是独山玉手串，没要这狗屁不值的金子！”

这位王公公是天津人，不仅说话天津味十足，连脾气也和天津卫码头上的小混混差不多。南阳知府一时没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愣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

这一下，王公公更火了，他把手串狠狠地摔在地上，说：“我说知府大人，你脑袋让驴踢了？听不懂人话是吗？老佛爷要的是独山玉手串，说白了就是这手串只能用独山玉，别的材料嘛也不要！”

南阳知府战战兢兢地说：“王公公，这手串没有金链，怎么能连成串呢？”

“这我不管，反正老佛爷要的是独山玉手串，这手串上要有别的材料，我就没法儿回去交差。”

南阳知府说：“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王公公把眼一瞪，说：“这么说，你是想抗旨？”南阳知府连忙弯腰施礼，说：“卑职不敢，卑职不敢！”

“咱家把丑话说在前头，老佛爷的六十大寿眼看着就要到了，到时候要是拿不出独山玉手串，南阳所有的玉器店铺，全都给我

关门别干了！不过咱家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要是这副手串老佛爷满意了，那赏钱也少不了你的。”

王公公说完，扬长而去。南阳知府吓出一身冷汗，他心里明白，王公公要的那种手串，他那亲戚根本做不出来，回府后，只好差人把南阳玉雕界公认的大师高君宝请来。南阳知府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对这位玉雕大师说了一遍，最后还放下官架子，深施一礼，说：“高师傅，本官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

那个专横跋扈的王公公扬言要关掉全南阳的玉器行，这件事高君宝也听说了，他淡然一笑说：“大人不必担心，为了南阳玉雕界同行的饭碗，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不过南阳知府仍心存疑虑：不用链子怎么能把玉珠穿在一起呢？

几天之后，高君宝带着一副精美的独山玉手串来到南阳知府的官邸。南阳知府一见手串，眼睛都直了，他翻来覆去看着，嘴里不停地说：“巧夺天工，巧夺天工啊！”

这副手串用料也是通透圆润的松石绿，只是雕工和知府亲戚那个半吊子手艺完全不同，高君宝用的是镂空刀法，整个手串用一块完整的独山玉雕刻而成，十八颗精美的玉珠，天衣无缝地串联在一起，浑然天成，刀法之高超，令人叫绝！

南阳知府派了一个心腹衙役，带着这副精致的手串，昼夜兼程地给王公公送去。接下来，他每天就美滋滋地等着衙役带回老佛爷的赏钱，这么好的一副手串，老佛爷看了，还不得美出鼻涕泡来！

谁知十几天后，那个衙役一瘸一拐地回来了，他不但没带回老佛爷的赏钱，还被打断了一条腿！

南阳知府惊讶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精美绝伦的独山玉手串，老佛爷还不满意？”

衙役哭哭啼啼地说：“王公公对这副手串非常满意，他立刻就进宫交差了。老佛爷对这副手串也非常满意，她当时就要戴上……”

南阳知府急切地问：“那你怎么还挨打了呢？”

衙役说，慈禧太后手太胖了，手串有点儿小，她戴手串的时候，一用力就把手串给撑断了！她一怒之下，就让人打了王公公的板子，王公公挨了打，就拿衙役出气……

南阳知府立刻把高君宝找来，责怪道：“你怎么不把手串做大点儿呢？”高君宝解释说，如果手串做大了，从老佛爷的手腕上滑下来，照样也得挨打。一般手串的珠子，都是用丝线或金线穿在一起的，丝线和金线有弹性和韧性，容易戴上。这一副镂空手串全部用独山玉雕刻而成，所以没有弹性，老佛爷在佩戴时，把手串撑断也是难免的。

南阳知府说：“你就别给我讲这些了，还是快想办法让老佛爷戴上手串吧！”

高君宝沉思片刻，说：“大人，这件事你只能找老佛爷最信任的李莲英大总管了。”

南阳知府把高君宝领进书房，两人关上门窗，在里面足足谈了半个时辰。高君宝离开时一再叮嘱：“大人，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否则就是要被杀头的欺君之罪啊！”

几天后，高君宝又重新雕琢了一副精美绝伦的镂空独山玉手串，南阳知府就按照两人商定的办法，亲自带着手串进京了。

这一次，南阳知府不但没挨打，而且还得了足足五千两赏银！据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那天，手上就戴着那副镂空的独山玉手串。

关于这副神奇手串的故事，很快就在南阳传开了，两次送去的都是高君宝亲手雕刻的独山玉镂空手串，结果怎么就这么不同呢？一副手串保住了南阳所有玉器行从业人员的饭碗，人们纷纷登门向高君宝表示感谢，有人问起这副手串有何奥秘，高君宝始

终笑而不答。

一直到后来，军阀孙殿英盗掘了清东陵慈禧太后的陵墓，这件事才水落石出。

孙殿英也是河南人，他对那副神奇手串的故事也有所耳闻。慈禧太后的棺椁被打开的瞬间，孙殿英一眼就看到，慈禧太后手上戴的就是那副传说中的独山玉手串。

慈禧太后所有的陪葬品都被洗劫一空，可她手腕上的那副手串却怎么也取不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姓佟的副官走过来说，他有办法把手串取下来。只见他走上前，托起慈禧太后那只冰凉的手，端详了一会儿，手指在一颗镂空的玉珠上轻轻一推，这条完整的手串，就出人意料地断开了，手串轻而易举地被取下来！

原来，当年高君宝在雕刻这副手串时，就事先做好了这个连接的小机关。南阳知府给大总管李莲英送了三千两银子，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了李莲英。李莲英又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了那个专门伺候慈禧太后梳头、佩戴首饰的宫女翠喜，手串就轻而易举地戴在了慈禧太后的手上。佟副官是翠喜的一个远房侄子，清朝灭亡后，翠喜也流落到民间，临死前向家人说出了这个秘密……

选自《故事会》2020.7 上

少年当家

◇文／王义宝　图／黄胜



陈廷敬是清朝的一名重臣，曾做过康熙的老师。陈廷敬老家在山西皇城村，陈氏庄园深受朝廷庇佑，一连几代，都是紫气缭绕，人丁兴旺。

转眼到了乾隆这一朝。这年八月十六日，乾隆从江南回京，在路上，忽然想起已故的陈廷敬，寻思道：“这陈廷敬是一代名相，但是陈氏庄园到底是什么模样，还未曾见过。”于是，他吩咐随从，转道去山西皇城村。

到了陈氏庄园，乾隆怎么也想不到，带头出来迎接他的竟是一个不满二十的少年，那少年跪伏在地，朗声说道：“陈氏

庄园庄主陈春秋恭候皇帝大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声音中稚气未脱。

乾隆又好奇又纳闷，一下子没回过神来，便问：“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多大了？你真是陈氏庄园的庄主？”

那少年恭恭敬敬地回禀说：“臣姓陈名春秋，今年十七岁，过了腊月二十就满十八了，担任庄主一职已经四年。”

乾隆觉得很有意思，想考考这个少年，便问：“陈氏庄园现有多少口人？”

那少年胸有成竹地回答：“庄园现有男丁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女眷一千一百零九名，合计两千五百九十七人。”

陈春秋一边答话，一边陪着乾隆一行来到庄园内。乾隆只觉得陈氏庄园接驾礼节庄重气派，食宿安排细密周到，不由得暗暗称奇。乾隆猜测：这是不是有人在暗中辅助他呢？为了进一步考察陈春秋的治家才能，乾隆决定临时出个难题，看看陈春秋的应变能力。

乾隆吩咐随从取出两个鸭梨和两个柿子，端到陈春秋跟前，说：“这是江南呈上的贡品，今天赐陈氏庄园御梨、御柿各两枚，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要让陈氏庄园两千五百九十七口男女老幼都能领受朝廷的恩泽。”

陈春秋看看盘里的鸭梨和柿子，想了想，拿起两个鸭梨，交给庄丁，说：“速速找两个大缸抬到庄园门前，把鸭梨捣成梨汁倒进缸里，再把大缸打满水。”下人按照陈春秋的吩咐，有条不紊地办事去了。

陈春秋又吩咐值班庄丁通知每家每户，让他们到庄园门前品尝皇帝赏赐的御梨。不一会儿，庄园门口就排起了两行长长的队伍，男左女右，秩序井然，每人都走到大缸前领取一盅梨水。最后统计结果，来领取梨水的共计两千五百八十九人，没有前来的八人都是卧病在床的老弱病残。陈春秋把缸里剩下的梨水分成八盅，分派人手送到他们家里去。乾隆见陈春秋办事忙而不乱，不偏不倚，不由得连连点头。但他看到盘里还有两个柿子，便不解地问：“这两个柿子你怎么处置？”

陈春秋不慌不忙地拿过柿子，凝视片刻，说：“谢皇恩浩荡！”说完，自己一口一口把柿子慢慢吃进肚里。

乾隆见了，脸上露出不悦之色，问道：“你为什么把鸭梨分给庄园里所有人，这两个柿子却自己独享呢？”

陈春秋不卑不亢地说：“那两个鸭梨是熟透的，我要让陈氏庄园的每一个人都分享到圣上的恩泽。至于这两个柿子，它们是从本地柿子树上刚采摘下来的，还没有经过烘烤，苦涩难当，我不能让庄园里的人尝了苦涩的柿子后对朝廷有一丝丝抱怨。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承受，这叫吃不得涩柿子，当不了庄园主！”

乾隆听后，击掌叫好：“小小年纪，天资聪颖，又知道担当，可喜可敬，不愧是陈廷敬的后人！”

回京后，一晃年关已过。这天夜里，乾隆忽然想起陈春秋，他感慨万千地对皇后说：“山西陈氏庄园庄主陈春秋真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才，偌大一个庄园，四十一位贡生、十九位举人、九人中进士、六人入翰林，人才辈出，却让一个少年管理得头头是道。就是偌大一个皇宫，恐怕也找不出一个像陈春秋这样能齐家治国的人才。”

皇后听后，沉思良久，说道：“小小年纪，就有那么高的才能，要是再长几岁，那还了得？山西历来是出反贼的地界，皇帝要是不早想办法，到时候只怕养虎为患，后果不堪设想。”

一句话提醒了乾隆，他恍然大悟，默想道：“是呀，看他处事决断的本事，让我都大吃一惊，等他长大成人，说不定会超过我。”

皇后察言观色，敲着边鼓说：“皇帝何不找个借口，除掉一患？”

乾隆说：“这个容易，

上次御赐的柿子，他自己吃了，那就是罪证。”

皇帝准备御驾亲临的圣旨很快传到山西。这天，乾隆一行又来到陈氏庄园，老远就望见庄园门前有两排人员接驾。到了庄园门口，只见为首一人跪地接驾：“陈氏庄园庄主陈国栋恭迎皇帝大驾，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大吃一惊：“去年秋天，朕记得庄主不是你……”

陈国栋朗声答道：“回万岁，前庄主陈春秋今年年满十八周岁，已经娶妻，早已退位。我们陈氏一门有祖训相传，凡族中男子，一旦成婚，即一律不得担任庄主一职。”

乾隆饶有兴趣地问：“还有这样的祖训？这是为何？”

陈国栋一字一顿地说：“回万岁，结婚是人生大事，人一结婚，妻子儿女就可能成为他处理公务的羁绊，再理智的人有时候也会听信亲人的谗言。这样对庄园的决策就会产生影响，处理事情就会有失公允。”

一席话惊醒梦中人，乾隆急忙启程回京。从此以后，他吸取教训，家国分明，并且规定后妃不准参与国事，否则一律废黜。也正因如此，乾隆成了一代明君。

选自《中国好小说》

黄米白米

◇文／最爱君　图／周欣欣



选择宽容

朱祐樘知道，自己能来到这个世界已属不易，更别说坐上皇位。

他与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一次见面，发生在朱祐樘六岁的时候。那一年，朱见深年过三十。一天，太监张敏为他梳头，他敏感地看到了自己的白头发，哀叹一把年纪了还没儿子，以后这大好江山怎么传下去呢？

张敏伏地叩头，说：“皇上有子。”然后，一个六岁的毛孩（胎发披地）神奇地出现在朱见深面前。几个月后，这个被赐名朱祐樘的孩子成了皇太子。

几年前，被俘入宫的一个瑶族土官的女儿纪氏偶遇朱见深，遂被临幸。万贵妃知道瑶族女有孕后，千方百计加害。所幸纪氏人缘好，得到层层保护，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生下了朱祐樘。

因为有万贵妃在，朱祐樘虽生在帝王家，却是吃着百家饭长大。他的童年，相当凄惨。

成为太子后，噩运也没放过朱祐樘。不久，他的母亲纪氏，以及保护过他的张敏都离奇地自杀了。

朱祐樘小小年纪，已饱尝宫斗戏的险恶，知道要韬光养晦、低调做人才能健康成长，不会突然早夭。

在他18岁那年，万贵妃挂了，几个月后，他爹跟着升天了。属于朱祐樘的时代到来了。

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将万家满门抄斩。万贵妃的弟弟万喜也早早写好了遗书，等着上路。

然而，他们都错判了形势。

朱祐樘有一千个杀万家人复仇的理由，但只有一个不杀的理由：杀了，不就变成了自己曾经最憎恶的那种人，变成了另一个万贵妃？

做好学生

越是大权在握，越要谨慎权力滥用。朱祐樘的人格修养，得益于他较早地取得了皇太子地位。

朱祐樘学习的课程从孔孟诸儒的论述，到历代帝王治国的善政良策以及明朝各帝的戒饬垂训等。

他学习刻苦，是个懂规矩、守纪律的好学生。

在一日一日的学习中，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心中也肯定有了对标的明君形象，那个人或许是汉文帝，或许是宋仁宗。

朱祐樘的明君形象，在他即位那一年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一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对他们的国王八卦个不停，一会儿说朱祐樘不像他爹任人唯私，而是秉持公道；一会儿说朱祐樘很勤勉啊，刮风下雪都照常上朝；一会儿又说朱祐樘节俭得很，举行国宴都不奏乐。

吊诡的是，老朱家的孩子艺术细胞、发明天赋都很发达。

朱祐樘喜欢写诗，爱好绘画和弹琴。比起他的后辈在宫中公然做木匠或者扮演商人做买卖，朱祐樘确实没那么坦然。他内心深处也不认同这些有悖帝业之事。

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但害怕大臣们知道后议论，就对吴伟说，赶紧拿去，别让那些酸腐的书生们知道。

中途迷失

朱祐樘他爹留给他的大明帝国，在时人看来，是一个著名的烂摊子。他爹在位时，在宫中养了大批僧道，堪称“真人遍地走，国师多如狗”。朱祐樘即位后，光罢遣禅师、国师、真人就有一千余人。

好景不长。

在做了七八年明君之后，朱祐樘慢慢变成了他爹的样子：宠信宦官、偏好佛道……大太监李广捕捉到了朱祐樘内心的细微变化，把那些善于炼丹、斋醮的僧道重新引入宫中。正直的大臣们略有失望，纷纷上疏弹劾李广。

朱祐樘嘴上说好，内心仍对李广宠信不疑。

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广劝朱祐樘在万岁山建一个毓秀亭，说此亭一建成，所有灾异都跑光光。

然而，此亭一建成，成功引来了灾异。先是太康公主突然早夭，接着太皇太后周氏居住的清宁宫遭遇火灾。周氏大怒说，天天李广前李广后的，果真把灾祸招惹来了。

此刻，李广知道自己闯祸了，喝下毒酒就去找阎王报到了。

朱祐樘伤心地派人到李广家中搜查，希望找到“教主真人修炼速成指南”之类的秘籍。

然而，没有秘籍，只发现了李广的收账本，上面记录了文武官员馈送的黄米、白米各千百石的数字。

天真的朱祐樘说，我去过李广家，他的仓库不大，装不了这么多粮食呀！左右告诉朱祐樘，这黄米、白米不是粮食，是金银的隐语。

选自《一看就停不下来的中国史》

崔家炮

◇文／冯骥才　图／段明



一

要说烟花火炮，上栗、萍乡、浏阳、醴陵造的都好。天津卫是南来北往的码头，这些地方的花炮全都见过，但是天津人不玩外地的花炮，只玩自己造的。天津造的烟花，叫你看花眼；天津人造的炮仗，赛过洋人的炸弹。造炮是凶烈的事，不能在人多聚众的老城内，只能在荒郊野外的村子里。其中造炮最好的村子，人人都知道是静海县沿庄镇的崔家庄。

崔家庄全姓崔，是个老村子，可是人很少，一半人造炮时炸死了。活下来的人全是虎性豹胆，个个草莽英雄；这是因为炮仗厉害，造炮的人就得比炮仗还厉害，才压得住。

崔家庄造炮，头一号是崔黑头。他家老祖宗，就知道把荒地里地皮上结成的白花花的火硝抠下来，加些硫黄木炭就是火药。他家造的炮仗能开山炸石。人称崔家炮。

崔黑头有三个儿子，老二十六岁那年，躺在当院一堆麻雷子上睡晌午觉，突然这堆麻雷子无缘无故地炸了，把老二炸散了，没留下整尸首。

崔黑头剩下的两个儿子，是老大和老三。老大三十，一直光棍儿，没人肯嫁到他家来，怕炸死。他家连地上的黄土里都混着火药面子，空气里飘着硝，谁能不怕？他这黑头黑脸，就是给火药炸出来的。他家老三小，只有十三岁，身上有残。小时候，崔黑头修屋顶，一不小心斧头掉了下来，砸到地上石头，迸出火花，引爆了墙根的半袋硫黄，炸去了半间屋子，还炸掉了老三右边的耳朵，伤了一条腿；给老三留下两样残，一是一边耳聋，一是一走一瘸一拐。

造炮的人只两件事：一是造炮，一是卖炮。卖炮更要紧。这是因为，只有自己才知

道自己的炮好在哪儿，自己卖才能卖好。崔黑头年岁大了，造炮的事他盯着，卖炮的事全归了两个儿子。每到腊月，小儿子崔老三到村口的集市上去卖，大儿子崔老大到天津娘娘宫的福神街去卖。

要想知道崔家炮多厉害，人多厉害，还得看他们哥俩怎么卖炮。论模样，这哥俩儿不像一个娘生的。老大像只虎，老三像只猫，可是卖起炮来就难说谁更厉害。

二

静海这边一进腊月，三天一集。赶集这天，崔家庄的人都把造好的鞭炮从家里搬出来，装满一车，上面盖一床辟邪的大红棉被。把车赶到庄子外边的青龙河边，停在高高的岸上，一排老柳树的下边。青龙河通着子牙河，一到秋后水就干了，冻得硬邦邦的河床便是炮市。各家的人拿着自家的鞭炮，从河堤跑下来，到河床上大放特放，相互比试，彼此较劲儿；买炮的人站在河堤上，去看去选去买。各地的鞭炮贩子也挤在人群里，好像看大戏。

静海造炮名气最大的是沿庄镇，造炮的村子至少二三十个，每年一到这时候，全赶着大车到青龙河这边来比炮卖炮。真要比起炮来，谁服谁？那些小子们，把单个的大炮别在腰带上，手执一根杆子，上头拴一挂长长的大红雷子鞭，一丈长短，点着药芯子，从河堤奔下来；一边叫喊，一边挥杆，把拴在杆子上的长鞭挥舞得像火轮，雷子炸，硝烟冒，纸屑飞；跑到河床中央时，仍不停地挥杆舞鞭，吼叫震天，一个比一个英武。他们这么挥杆舞鞭，不单是耍威，更是要显示自家编鞭用的麻精子多结实。鞭炮编得牢，才能不断火。

每当这时候，只要崔家老三一出场，人们全静下来。等着他亮绝活，还不觉都把耳朵眼儿里的棉花塞紧一点，崔家炮震得耳朵疼。来青龙河炮市的人，连拉车的牲口，耳朵眼儿里全得塞着大团的棉花。

崔家老三不像英雄好汉，不足五尺，又瘦又小，身上套一条长棉袍，松松软软，像只猫，而且是病猫；灰灰小脸，眼小无神，头上扣顶毡帽，两耳戴着耳套。耳套皮里，滋出长毛。他出场与别人不同，不喊不叫，只是慢慢腾腾走到河床中央，放一挂鞭或几个炮，完事就走，跟着他家运来的几车鞭炮，顷刻被争抢一空。而只要老三把炮放完，别人家的鞭炮就像老牛放屁了。

去年，老三从河堤上走下来时，手提一挂鞭，奇小无比，看上去像一串豆芽菜。这么小的鞭能有多大的劲儿？可一点着，如同洋枪的炸子儿，声音刚劲清烈，往耳朵里钻。这才是真正的“钢鞭”！

可就在这时，一个结结实实的胖小子，穿一件藏青短袄，光着脑袋，站在他对面，手握一根又长又粗的榆木杆子，挑着一串雷子鞭。没人见过那么大的雷子鞭，像一串黄瓜。胖小子二话没说，点着药芯子，这一挂鞭响完，浓烟散去，老三不见了。有人说老三回村了，有人说老三给炸飞了。

事后，这胖小子的事就传说得愈来愈多，愈来愈神。人说这小子是河北大城那边的人，姓蔡，人称蔡胖儿。世家造炮，运销关外，连老毛子过年都放他家的炮，其实人家老毛子过年根本不放炮。还有人说，他家军队里有人，火药都是做炮弹用的，他家的炮装上铁皮就是炮弹，愈说愈神，快把崔家炮说没了。

今年青龙河的炮市，没见崔家老三。蔡家胖小子却神气十足地来了，当场放一挂鞭，更大更响，正威风时，只见崔老三从河堤上慢慢腾腾走下来，神气悠闲，好赛散步遛弯儿。他左边耳朵聋，不怕响，所以左手提一挂鞭。这鞭特别，一挂只有二尺多，总共才十一头，头儿不算大，好似胡萝卜。嘿

嘿，一串胡萝卜！人家崔老三有备而来，这串胡萝卜肯定非比寻常。

崔老三刚刚下了河堤，一上河床，就把手里的这挂鞭点着，第一声好比炸弹，声如巨雷，惊动了河堤上拉车的牲口，有的牲口拉着车冲下河堤。崔老三人小，手中的鞭离地面近，随着剧烈的爆炸激起一阵黄土。这鞭响得慢，他每走一步，炸一头鞭，发一声巨响，扬一阵黄土；他像从地雷阵里一步步走来。他走了十一步，一直走到蔡家胖小子身前，最后一响炸在蔡胖子跟前，把蔡家胖小子吓得一蹦。大家定神再看，老三身后十一个坑，每个坑里都能蹲一个人。人们都看傻看呆了。

忽然蔡胖子两手捂着耳朵大叫起来，他耳朵听不见了。

以后青龙河这边再没见过蔡胖子。崔老三这挂鞭出了名，叫“十一响”。天津水师营乃至大沽炮台过年时，都买这挂鞭。

三

天津老城这边的炮市在城外宫前大街。

每到过年，城里人家用的香烛、绒花、衣帽、摆饰、神像、供品、年糕、瓜果、盆花、水仙、糕点、零食、美酒、年画、灯笼、对联、耍货、大小福字等等摆满了这条街所有店铺的店里店外。唯有鞭炮，单放在宫北杨家大院旁边一条横街——福神街上。这缘故，一是天津卫买卖人多，买卖人特别在乎辟邪求吉用的鞭炮，用量极大，必须专辟市场；二是炮市怕火，易生意外，单放在一处为宜。

福神街太窄，炮市就极特别，只能一边靠墙摆炮摊，一边走人。说是炮摊，其实就是炮堆。下边是整捆的大炮、两响、烟花盒子等等，码起来，像一座座小山；炮山上边是大大小小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烟花炮仗。江西和湖南的鞭炮贩子也来抢生意，看上去这炮市就像花炮业的一个擂台。炮仗多用大红，一条街全是大红色。可是街口一块最惹眼、最抢先、最宽绰的地界，打乾隆年间就叫崔黑头家占了。依照宫前大街的规矩，一入腊月，老崔家就在这街口的墙上贴一块红纸，写上“年年在此”四个字，还落了“沿儿庄崔”的款儿，谁也不敢再占这块地界。

崔家只卖两样，一鞭一炮，炮是两响，鞭是雷子鞭。他家炮摊两边各立一根胳膊粗的竹竿，竹竿上端拴一挂大雷子鞭，两丈多长，把竹竿压成弓，下边一半垂在地上，中间挂一个大红木条，墨笔写着“足数万头”。天津人都知道鞭炮是静海崔家的最好。筒儿圆，火药足，芯子挺，声音浑厚清亮，从没有一个“哑巴”和臭子儿。

四

当年崔黑头在这儿摆摊卖炮时，炮市不准放炮。哪怕一个火星子落进炮市，就是山崩地裂，起火死人。道光那年一位阔老爷在炮市里来了兴致，非要当场放一个“黄烟带炮”，老爷有钱，财大气粗，结果引着了炮摊，十多个水会死命来救，还是烧毁了半条街；官司打下来，叫这阔老爷赔得倾家荡产，成了穷光蛋。从那时起，没人再敢在福神街上放炮。可是炮不放怎么知道炮好坏？

直到崔黑头岁数大了，崔老大接过他爹的事，他在福神街口上一站，偏要放炮不可。他敢，他也能。他当众给人演了一手放两响的绝活——

两响一个纸筒，上下两截，一截一响。药芯子在下边一截。一般人放两响，先捏着上半截，点着药芯子后，下半截先炸，这是一响。上半截借力飞上去，在很高的空中炸开，又一响。放两响必得用手拿着放，要点胆儿。可是，没人敢在福神街上放，下半截

飞出手后，万一飞偏，落进了炮摊，不全毁了？

崔老大的绝招是把两响全攥在手里放。

他先用左手握住上半截，点着药芯子，叫下半截在左手上炸掉；再把炸开了花的下半截倒给右手，紧紧握住，露出上半截。两响里边上下两截有药芯子连着。倒手之间，药芯子正好烧到上半截，这上半截就在右手上炸开。这样一来，左右两手，一手一响，全都响在手上。决不会飞到任何地方。

谁见过这样放两响？崔老大凭这一招，叫城里人看到了货真价实的崔家炮，也服了崔家炮。

可是人有能耐，就有人忌恨；有人叫好，就有人使坏。崔老大向来把用来演示给人看的两响，放在身后的小桌上，没想到叫人悄悄用针锥扎透了膛，上下两截变成一截，两响变成一响。崔老大哪会知道，待他随手从身后小桌上拿起一个两响，手里握紧上半截，用香头一点药芯子，上下立时一块儿炸了。崔家炮凶，两响一块儿炸更凶，这一下手掌炸烂，大拇指飞上屋顶。

不久，福神街却传出一句话：

“这沿儿庄的两响不能买，两响里边火药连着，弄不好要人命！”

脊梁要是这么给压断，就不叫脊梁。

转年冬天，福神街街口的墙上，竟然又贴出沿儿庄老崔家“年年在此”的帖子。腊月十五那天，崔老大依然笑呵呵摆上了炮摊，两边支起那两根挑着“足数万头”雷子鞭的大竹竿。崔老大嘴巴鼓鼓，印堂发亮，红光满面，倒像是胖了。只是左手少了拇指，演放两响的事怎么干？他居然换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招式！

只见他原先左右两手干的事，现在换成一只手。左手没了大拇指，用它点火。右手还是先握住两响的下半截，点着炸了之后，松手向上一颠，炮儿翻了个儿，手一抓，正好握住炸开的这头，再叫另一头在同一只手上炸开。

他变了一招。变得更险、更奇、更绝，却同样稳稳当当，万无一失，这就叫人更服了崔家炮。

可是他怎样的熊心豹胆，冒多大险，才换上了这一招？

选自《十月》

真假龙虎玉

◇文／奇异果冻　图／段明

一

长石镇有位吴先生，是个收藏爱好者，前不久得了套玉器，品相颇高，消息一时间传遍了整个镇子，到吴先生家观赏玉器的人络绎不绝。

玉器是一套两件，都有拳头大小，一只虎，一条龙，通体晶莹剔透，棱角分明，底盘浑圆。龙虎相向，既气势磅礴，又含蓄中正，人人见了都说是上乘货。

来观赏的人里头也有行家，专收玉件的叶老师傅左瞧瞧右瞧瞧，捋捋长须，叹道：“这玉龙雕刻功法，当是崔勇一派的风格，但是这玉虎……不好判断。”

吴先生见有人看出来了，也不躲躲闪闪，直接说：“老



师傅好眼力，这套龙虎玉器确实出自崔勇徒孙的手，龙爪和虎尾处还有崔家的朱砂印记，至于您说的玉虎，我也不瞒着你们，我淘此宝物之时，出手的老先生说据他所见，这套玉器中有一件为真，一件为假，我反复观之，顿悟。”

众人唏嘘，目光都朝着玉龙投去，那玉虎瞬间没有了虎虎生威的神气。

二

今儿个来了个不速之客。

敲门声震得吴先生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吴先生穿好衣服，慌忙走到门口。

“哪位？”吴先生顺带揉了揉眼。

“我来看玉器。”

吴先生来了气，说道：“你一大早就无理叨扰，我哪还有给你看的道理。”

那人不怒反笑，说着：“我来打假，先生您那套龙虎玉器非一真一假，实则皆是赝品。”

这下捅到吴先生心窝子里去了，吴先生气急败坏，急忙拉开闩锁，门外是个年轻人，吴先生见是个半大小子，想也没想就把人领进了屋，又觉得不妥，连忙叫人请叶老师傅来帮忙说说话。

年轻人进了屋，吴先生从后房柜子里拿出木匣子，匣子上还有道小金锁，开了锁，便见到了龙虎玉器。年轻人端详了半天，没有说话，吴先生嘴角有些颤抖，虽然自知这小屁孩看不出什么，但还是有些紧张。

“如何？”见年轻小生半天没有话，吴先生开了口。

“皆为仿品。”年轻人吐字清晰，字字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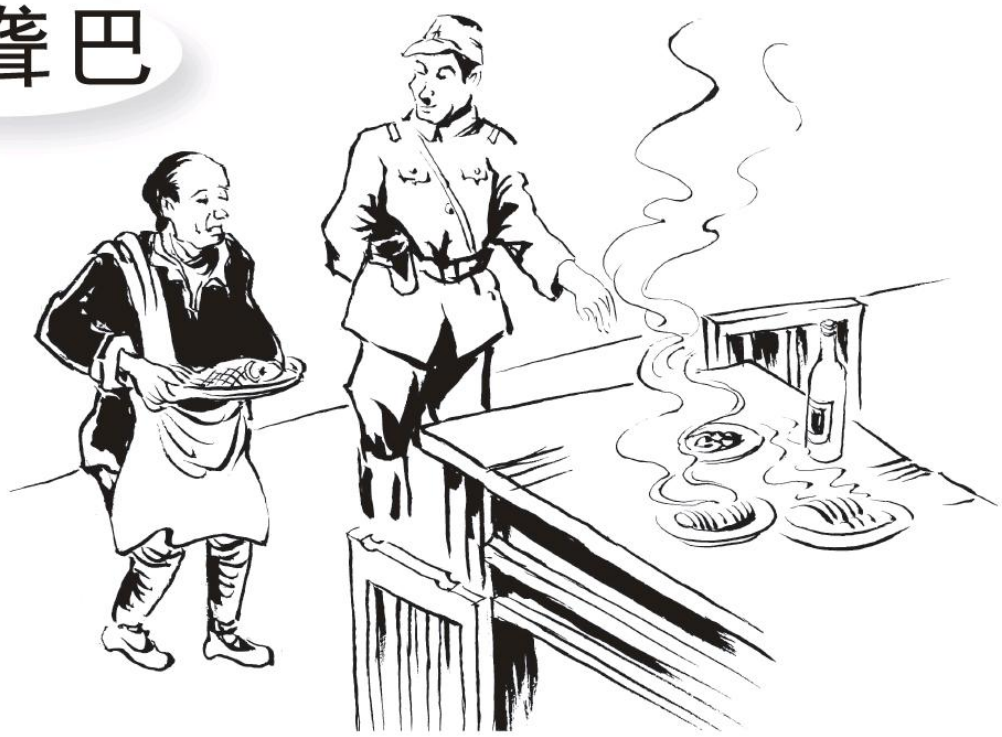
“你……你这小子好不识相。”吴先生手指哆哆嗦嗦地指着年轻人，此时叶老师傅从正门进来了，随行的还有不少邻里乡亲。

年轻人又说了句：“皆为仿品，毫无价值可言。”

周遭邻里炸了锅，都在窃窃私语，还有不少人对着年轻人和玉器指指点点。吴先生觉得丢了面子，便上前搀扶着叶老师傅，对他说：“叶老，您来得正好，您给

乖聋巴

◇文／李尧隆　图／戴清胜



乖聋巴人哑，但擅长烹饪，尤其做得一手好鱼。他能做出百十道色香味俱全的鱼菜来。他烹鱼有一绝，即每条鱼不去鳞，只在鱼肚开一个小孔，用铁钩片在内一搅一托，鱼肚子里的东西被掏得干干净净，待一番翻滚油炸之后，外观焦嫩，金光闪闪，入口一嚼，鱼刺鱼骨鱼鳞全入口即化。

这还不算什么，更绝处是把一条鱼炸到一定的火候，人的嘴巴对着鱼嘴巴深深一吸，尚未凝固的鱼肉，便赶趟子般溜进了人的肚子。这种新奇的吃鱼方式，人亲吻了鱼嘴之后，鱼便只剩下了一具空壳。

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旦没鱼，乖聋巴也没办法了。

这不，天一冷，大雪把整个艾叶滩古镇盖得严严实实，旭水河被冰封住了，鱼便断了货。

乖聋巴搓着手，从木窗缝里看着外面，天灰蒙蒙的，雪下一个月了，还没有停的意思。

街上没有一个人，旭水河白茫茫一片。

乖聋巴拿起旱烟杆，装进一些烟叶子，对着炉火吧嗒吧嗒地抽着。一缕缕烟雾慢慢升腾，弥漫开来。乖聋巴的思绪在烟雾里穿行，仿佛看到了妻儿被日本人杀害的情景，日本人挑破了妻子肚子，用刺刀扎着腹中的胎儿……

一滴滴眼泪从他脸上滑落，乖聋巴恨恨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暗骂了自己一声“孬种！”

这时，一个骑匹高头大马的日本人钻进鱼馆，趾高气扬地指着乖聋巴说：“山田太君说他快半个月没吃鱼了，你晚上送一条过去！”乖聋巴弯着身子，战战兢兢，他想打手势告诉日本人：旭水河冰封快一个月，没人打鱼了，哪还有鱼做呢？可他瞄了一眼日本人腰上长长的佩刀，又胆怯了，只得连连点头。

日本人见乖聋巴答应了，拍了拍乖聋巴的肩膀又跷起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良民！”然后走近储鱼池看了看，转身出

门，跳上了马，踢碎了一地的雪花。

乖聋巴看了看储鱼池，里面只剩十几条小鲫鱼，这是给街东头冯三的老婆准备的。冯三的老婆生了孩子，没奶。这冰天雪地的，冯三想尽法子也弄不来鱼，急得直哭。乖聋巴想到自己苦命的媳妇和孩子，就打着手势说："我送给嫂子几条鱼。"

乖聋巴准备把仅剩的那十几条小鲫鱼送给冯三的老婆，可现在日本人来了，若把鱼给了日本人，自己就失信于冯三了。可若惹恼了日本人，命就没了。

乖聋巴左右为难。

黄昏渐渐降临，艾叶滩一片迷蒙。只有北风打着呼哨卷着雪花漫天飞扬着。

乖聋巴的心如这北风一样冰凉，这时，山寺的钟声一波一波地在云烟似的旭水河上空荡漾。远处，一个黑影飞快地来到乖聋巴面前，乖聋巴一见是冯三，冯三对乖聋巴耳语了几句，乖聋巴倏地站起，披上吐絮的旧棉衣，带上十几条小鲫鱼，翻身上马朝山寺奔去。

这是一座古寺，住持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和尚。老和尚一见乖聋巴，便带他走进寺院的伙房，扒开柴火，露出一个地窖。顺着木梯下到地窖，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一个伤势很重的八路军战士躺在地窖的干草上，旁边坐着游击大队长铁军和六七个游击队员。

乖聋巴提了一包面粉一小包白糖回到鱼馆，在厨房忙活起来。不一会儿，他用面粉及各种配料给山田做成了一条大鲫鱼，两三斤重，有头有尾，有鳃有鳍，鳞片清晰，鱼香四溢……

乖聋巴送去时，山田住在据点里，与人边饮酒边欣赏着日本的歌舞，照例他要乖聋巴先尝，他怕乖聋巴下毒。一群日本人吃着乖聋巴的大鲫鱼赞不绝口，山田吃后狡猾地说："旭水河都冰封一个月了，打鱼的打不到鱼，你的鱼不是鱼，假的！"乖聋巴在旁，哈哈大笑起来，一丝鲜血从嘴角流出。山田抽出长长的佩刀咆哮着："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你那十几条鲫鱼哪儿去了？不说，死啦死啦的。"

山田举起的佩刀还没落下，一股鲜血从他口里涌了出来，他头一歪，倒下了。

此刻，外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选自《特别文摘》2020.8

灶婢

◇文／祁白水



一伙强盗抢劫一家大户，眼看就要攻破大门，为首的强盗一手持火把，一手持刀，威胁一家老小："谁敢喊叫就砍了他。这么大风，喊也没人听见。"

在灶下烧火的一个丫头，大约十五六岁，一个人睡在厨房，见此情形，就偷偷拿了火种，摸黑爬到后院，乘风纵火，点着一个大柴火垛。火趁风势，烟焰烛天，一村惊起，都跑来救火。一时火光照如白昼，众人涌至，群盗不能逃脱，只好束手就擒。

主人非常感激这个丫头，想要把她许给儿子当媳妇。儿子也很乐意："有此胆略，必能持家，即便是烧火丫头又何妨。"

父亲大喜，赶紧置办衣饰，当晚就令他们成了婚。他说："趁热打铁，迟了众人又议论身份地位不般配，恐节外生枝。"

选自《今晚报》

赤脚游医

◇文／张新义　图／段明



救命榜

明朝宣德年间，一天，长安县贴出了一张榜文，引来众人围观。榜文写道：本县首富刘老爷，身染奇病，今出榜求医，凡能妙手回春者，无论三教九流、身份尊卑，一律重赏良田百亩，黄金千两。榜文贴出三月有余，却无人揭榜。原来这刘老爷染的病很怪，几乎是命悬一线，鬼门关前来回打转。他不惜重金聘请了诸多名医，都未能见效，刘老爷一怒之下，大打出手，重伤了好几个名医，如今谁还敢再去揭这榜文？

哪知这天一早，城墙下张贴的榜文却不翼而飞了。看守的管事急忙四下查找，远远见墙角缩着一个赤脚乞丐，衣衫褴褛，脸色蜡黄，手里正拿着那张求医榜文。管事大步上前问道：“赤脚要饭的，是你揭的榜？”乞丐耷拉着脑袋点点头：“啰唆，你只管带我去见你家老爷，到时我自会手到擒来，药到病除。”管事的听他是外地口音，又见他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半信半疑，只得带他上路。

刘老爷一看揭榜的是个乞丐，脸就拉了下来，可是迫于病痛，只得闭上眼，示意乞丐上前诊治。

乞丐也不含糊，围着刘老爷转了几圈，突然伸手一压刘老爷的肚皮，顿时疼得他嗷嗷乱叫，乞丐一摆手，“嘘”了一声，吓得刘老爷再也不敢出声。乞丐伸手一摸他的肚子，发现鼓胀如同气囊，气囊中还有肿瘤；再听刘老爷出气，时有时无，时长时短，气若游丝。一番查看后，乞丐突然问刘府少爷刘胡：府上靠什么发财起家？刘胡一愣，一指内堂挂

的一个金丝藤条编笼，乞丐上前一看说道：“这就对了，果然是因果报应啊！”刘府上下人员听得糊里糊涂。原来编笼里养着只蛐蛐，这玩意可别小瞧，当今皇帝宣宗，喜好蛐蛐，不惜万金求购，人称“蛐蛐皇帝”。刘府依仗终南山天然优势，大肆派人进山，捕捉蛐蛐，就是靠这一啄之物，成就了万贯家财。

乞丐一番了解之后，命人取来笔墨，开好药方交给刘胡，刘胡接过一看，见单子上只是画了一只奇丑无比的癞蛤蟆，并无其他，不由大怒，命人毒打乞丐。

乞丐哈哈笑道：“报应啊，你们刘府杀生无数，害死蛐蛐不说，殊不知饿死了多少没蛐蛐吃的蟾蜍，现在蟾蜍来索命了。刘老爷所患之病，就叫‘蟾蜍结’，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给你画了一只蟾蜍来化解，你不谢我倒也罢了，还要打我，也罢，我这就走，不出三日，刘老爷就会气胀爆肚而亡。”说完就往外走。刘家父子一听大惊，急忙上前好言安抚，乞丐才不再恼怒。刘胡急忙问他如何抓药治病，乞丐倒也爽快，他告诉刘胡，刘老爷这病，需新鲜蛤蟆油一碗，外加两千张新鲜蟾衣，再用一清二红三点肉为药引，分五天煎服即可。刘胡一听急忙命人外出抓药。可直到傍晚，抓药的下人才满头大汗回来报告：长安县、西安府大小药铺都跑遍了，药店老板都说压根就没有这两味药。刘家父子顿时觉得被乞丐戏弄了，容不得乞丐辩解，当下就叫下人将乞丐一顿毒打，扔出了刘府。

第二天，刘府又贴出了求医榜文，晌午时候，榜文突然被人揭下，管事的一看又是昨天那个乞丐，让他吃惊的是，这乞丐明明曾被一顿毒打，遍体鳞伤，可一夜之间，他竟然伤势痊愈。管事的暗想，此人必定是个高人，又带着他二次来到刘府。

管事的、刘氏父子几人一顿耳语后，态度马上来了个大转弯，乞丐也不计前嫌，说他自有妙方，就看刘老爷肯不肯花钱。刘氏父子急忙说肯。乞丐告诉两人：此药不用去药铺采办，就是去了也买不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四处张贴出榜文，收购蟾蜍，而且一只一两金。父子两人一听，眼珠子都瞪大了，直说太贵了。乞丐笑道：“千金换一命，贵是不贵？况且，原本刘府就夺了蟾蜍的口粮蛐蛐，如今抓蟾蜍散财，不过是一报还一报。”刘氏父子听完，只得硬着头皮，照乞丐之意贴出告示，重金求购蟾蜍。

断指约

隆冬时节，就算给钱，可哪里能抓到蟾蜍？一连过了几天，无人敢接招。刘氏父子急出了大汗，急忙求教乞丐再出良策，乞丐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加金一两，一只蟾蜍二两金。刘氏父子一听，心疼得如刀割一般。

这天半夜，乞丐溜出刘府，突然来到林户张老爹家里，教他去终南山南麓，一片向阳的山林中，带领百姓抓蟾蜍。张老爹听完，急忙带上乡邻上山，果然在那里捉到两千只蟾蜍，第二天送到刘府，刘家父子忍痛兑现了酬金。

蟾蜍这回有了，可如何取出新鲜的蛤蟆油来？乞丐却信心十足，他命人取来铜镜，打磨光滑，洗干擦亮，逐一抓来蟾蜍，夹住弄疼，蟾蜍受惊，突然睁开睡眼，正好看见铜镜里的自己，奇丑无比，吓得顿时张开了嘴巴，“呱”一声尖叫，喷出满口的蛤蟆油，蛤蟆油顺着光滑的铜镜流下，积少成多，不一会儿，就积攒了一碗，这场景看得刘府一干人员目瞪口呆。

“神医，有了蛤蟆油如何取蟾衣？听老人说蟾衣从未有人见过。”刘胡在一旁说道。乞丐哈哈一笑说自有妙招，但眼下天机未到，只

能先等着，到时自会取得。

一连几日，乞丐都只是大吃大喝，独自逍遥快活，过了几日，一天夜里突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乞丐一见天气骤变，马上叫人取来事先准备好带有余温的草木灰，放于土炕之上，将两千只蟾蜍埋于草木灰之中，再铺上木板压住，同时加热土炕。只半晌工夫，土炕中的蟾蜍开始“呱呱”鸣叫，乞丐急忙命人取出，刘胡近前一看大惊，原来一只受惊的蟾蜍在受热之后，背部裂开，正在脱皮，可那蟾蜍前肢突然向后反转伸去，撕扯下自己的蟾衣，边脱边吃，脱完吃完。

“原来如此，蟾蜍自己吃掉了自己的蟾衣，难怪少有人见过，都进它自己的肚子去了。”刘胡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想上前去抢蟾蜍口中的蟾衣，却怕中毒胆怯停步。乞丐见状一笑，命人取来几盆清水，将蟾蜍放于清水中，蟾蜍一到水中，只得靠四肢游动防止下沉，哪抽得出前肢去撕扯蜕下的蟾衣，就这样，一张完整的蟾衣就脱了下来，如法炮制，两千张蟾衣不久便悉数取到。

“果然是赤脚神医，如今蛤蟆油、蟾衣已齐备，可这一清、二红、三点肉到底是何物？如何入药做引？”刘胡欣喜若狂地问道。乞丐回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道：“一清乃是无根之雨水，昨夜下雨已经取到；二红和三点肉嘛，恐怕大少爷要出点力，受点委屈了。”刘氏父子一听，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乞丐此话是什么意思，乞丐又笑道：“二红，即两滴鲜血；三点肉嘛，最为关键，若没有它做药引，只怕蛤蟆油和蟾衣的毒性太大，不能化解，喝下不但难有疗效，反而徒增剧毒啊！”

刘老爷一听吓得半死，急忙问那三点肉到底是何物，自己愿意再出重金求购。乞丐摇头说道：“远在千里，近在眼前，只需取刘少爷的三根手指即可。”刘胡一听，吓得瞪大眼睛：“有没有其他替代办法？”“当然有，只不过刘少爷与老爷命脉相连，药效最好。”刘老爷一听，舍不得儿子受痛，刘胡听了，早吓得腿一软就昏了过去。

“刘老爷，少爷金蝉脱壳，也罢，我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就取我多年养的一只仙鸽的三点肉作为药引，不过，我有三个条件，不知刘老爷可否答应？”刘老爷一听乞丐愿意舍鸽，急忙点头答应。

乞丐一笑，从背后的葫芦中取出一只鸽子，喂药让鸽子服下，待准备取鸽子的肉时，转头说道：“第一个条件，要你免去佃户十年租金。”刘老爷一咬牙点头答应。乞丐又说道：“第二，终南山南麓百亩山林归我所有。”刘老爷也点头答应。乞丐提出最后一个条件道：“第三，今日立约之事绝不可反悔。”乞丐说完，不顾鸽子流血突然补充道，“我也不要你立字据，写文书，但凭良心，倘若你敢违反，我自有办法治你，到时后悔晚矣。”说完，又从葫芦里取出一粒黑色木头咬碎让鸽子服下，神奇的是鸽子不再流血了，乞丐随即扬长而去。

果然，刘老爷按方服药，一周后便气消喘止，囊肿消除，宛若新生。

生死沉香

乞丐离开刘府，直奔张老爹家中，告诉他那百亩山林，已经帮他要回。还告知张老爹断指立约之事，叫他传播于众佃户知道，说完便离去。

次年，乞丐又来到长安县，张老爹一见他就哭了起来，说刘府违背断指立约，继续收租，抢回山林，派人上山，砍伐了大半木材，回去大造亭台宗祠不说，还故意砍断了余下的山林，这些都是刘胡因记恨乞丐叫他断指，指使下人干的。乞丐听完急忙和张老爹上山查看，果然，剩下的山林被刘胡刀

劈斧砍，一片凄惨。“张老爹休要烦恼，他砍你一棵树，到时你会得一两金；他不守十年免租之约，且叫他快活十年，十年之后，就是他阳寿终了之时。”

张老爹一听，将信将疑，急忙问他有何妙计，乞丐笑说天机不可泄露，便独自下了山。张老爹以为他单枪匹马去刘府讨要公道，怕他势单力薄，就远远跟在身后，以防不测。果然，乞丐下山直奔刘府，张老爹大惊。哪知乞丐来到刘府，却不曾敲门进去，而是围着刘府大宅转了几圈，突然在刘府新造的正堂外墙停了下来，从背后取来葫芦，拔下塞子，将葫芦嘴朝下，底朝天，不一会儿工夫，便收起葫芦，扬长而去。张老爹上前查看，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倏忽过去了十年。这一天，刘府上下一片欢天喜地。原来是刘老爷七十大寿，一时间刘府门庭若市。刘老爷在新建的正堂摆酒设宴。提起这正堂，正是十年前砍伐的木材所建，雕龙画凤，气势宏大；正堂内松香袅袅，热闹非凡。哪知正在兴头上，正堂的大梁突然断塌，刘氏父子当场被砸身亡。这夜，乞丐来到张老爹家里，叫他去取黄金，张老爹以为要去刘府，哪知乞丐却直奔山林。来到山林，只见乞丐俯下身去，在砍断的树根断口上，慢慢取出一块黑色的油脂木块来，张老爹近前一看，一闻，失声叫道：“沉香！一两沉香一两金啊！这下有好日子过了。”

原来，这乞丐是南方香县人，祖上世代种香行医，他自小就精通医术，善于种香采香，不料那年，父亲给巡抚治病，用药太猛，巡抚病好落下残疾，他家因此被查抄，满门充军。幸得族人打点，他才逃过一劫，从此流浪到了终南山，意外发现在北方地段竟然长有一片白木香林。

恰好这时刘府出榜求医，他就揭榜救人——原来那刘老爷之病，乃是腹中囊肿导致，蟾衣、蛤蟆油能消肿化瘀，理气平喘。可蟾蜍通常在电闪雷鸣的夜间脱皮，且边脱边吃，故而天亮少有人见到蟾衣。乞丐就利用祖传秘方，取蛤蟆油和蟾衣入药，见刘家富庶，就与刘老爷断指立约，叫他散财济民——他早料到刘氏父子虎狼之心，不可信任，又听说刘府准备大兴土木，为刘老爷七十大寿兴建祠堂，便将计就计，故意立约要他这百亩山林。

而刘氏父子表面答应，可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准备砍伐这一片山林建造宅院，他们却不知道这一片山林，乃是白木香林。原来白木香产于南方，北方极其少见，所以北方人大多只知道这白木结实耐用，却极少有人知道它能结沉香，更没有人知道要结香，白木树必须被人为或自然破坏，有了断口伤疤，才能引来蚂蚁传播，慢慢结出香来，而那刘胡刀砍斧劈，正好破坏了白木树，留下了断口，这才有了十年后结出的沉香。

张老爹一听，这才恍然大悟，急忙问他刘府坍塌又是怎么回事。乞丐告诉他，这白木树虽然能结沉香，也容易招惹白蚁。他得知刘府父子不守立约之后，就来到刘府新建造的祠堂墙下，从葫芦里倒出了成群结队的白蚁。白蚁喜食啃咬白木，且繁殖快，食量大，又极其聪明，善于隐藏，极难发现。

十年工夫，刘府大宅梁柱，几乎被它啃噬掏空。白蚁最怕香薰，特别怕油脂含量高的松香等，那天刘府大寿，到处松香缭绕，土烟呛人，白蚁顿时受惊，四下逃命，蚁王一定会下令群蚁不顾一切奋力咬破房梁立柱逃生，这才砸死了刘氏父子。张老爹听完，笑道：“这可真是善恶有报啊！”说完，便下山叫四邻采收沉香去了。

赤脚游医的奇闻，从此在终南山代代相传，至今无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败家子丁四

◇文／汪云飞　图／段明



清咸丰、同治年间，东乡城郊东北角的何家、朗家、丁家分别出了三个人物：一位是清官何向宸，曾在安徽舒城当县令，后因灭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一位是蛮子黄祥清，独自一人跟太平军死拼，结果血洒坪里村附近的相公殿；这第三位就是丁家村的败家子丁四。

丁家地处交通要道，是珀玕铺、小浆铺通往东乡县城的唯一通道。这里地势平坦，土地丰腴。丁四家早在丁四曾祖那辈就积累了不少财富，仅良田就有一百多亩。都说财富人稀，到丁四这辈，四代单传。

除丁四之外，前辈都以节俭、吝啬著称。丁四父亲进城，连一碗清汤也舍不得喝，有泡尿也老是憋着硬要撒在自家尿窖里。一件衣裳穿得露出胳膊和肚脐也舍不得扔了。就这样才保住了祖辈留下来的十来处田庄。秋收的时候，往他家交租纳粮的人川流不息、络绎不绝。

那一刻，丁四的父亲与何家的何向宸的父亲、朗家的黄祥清的父亲一样脸上都有了一时不退的光彩。可有一件事老是让丁四的父亲纳闷和忧虑，那就是正房、二房多年硬是生不出一男半女，让丁父急得抓耳挠腮。

那一年，丁家的三房总算生出了丁四。丁家可谓欢天喜地。丁四一落地便咧嘴给了其父一个微笑。丁父见了立马脸一翻，抡起巴掌就朝丁四脸上刮去。丁四自然号啕大哭。这一哭不要紧，关键是停不下来。即便停了下来，不到一分钟又哭了起来，且半个时辰也不消停。就这样常常哭得喘不过气来。等换过一口气后，紧接着又进入下一轮，让丁父和三姨太急得直跺脚。

这天，用人阿玉刚从集市上买了一筐鸡蛋回来，一进门便看到三姨太抱着丁四在门口筛糠一样地抖着，可丁四不领情，还是杀头一样地哭闹。阿玉见状，赶紧从篮子里抓出一个鸡蛋逗丁四乐。丁四起初没有反应，还是一个劲儿地哭闹。可是，就在这个鸡蛋不小心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时，丁四的哭声戛

回家

◇文／侯发山　图／段明



她发现那个男人还是不远不近地跟着自己。她已经拿起砖头吓唬他几次了，有一次还砸到了他身上，他却固执地跟踪她。他要干什么？她害怕了，这深更半夜的，街上行人和车辆已经很少，他要对自己图谋不轨怎么办？

她快速穿过马路，回转身对马路另一边的他叫道：“我身上没有一分钱，别跟着我。”说着还翻起口袋让他看了看。

“燕子，跟我回家吧。”他大声说，紧走两步，试图穿过马路。可是，红绿灯又让他停下来。

真是神经病！现在是冬天，哪有什么燕子？趁着他等红绿灯的时间，她一转身跑了。

“燕子！燕子！”他在后边扯起嗓子大叫。

自己跑的样子像燕子？这个傻子。她跑进了一条小胡同。

冷不丁，她的前面幽灵般出现三个男人：一个戴着墨镜，一个口罩捂着脸，一个脸上勒着条黑色的围巾，排成一字状挡住她的去路。三个人一个个歪斜着身子，站不稳似的抖动着。

“口罩男人”嘻嘻一笑：“大哥，这个娘儿们还有些姿色。”

“围巾男人”：“干？”

“墨镜男人”甩了下手：“干！”

三个人呈包抄状围过来。她这才明白，原来他跟他们是一伙的！她没有办法，只有停下来，瑟缩着膀子，既寒冷又害怕。

很快，三个男人已经围到跟前，似乎要贴着身体了。她能听到他们的呼吸，浓重的口气中一股酒味。“口罩男人”上前抓住她的胳膊。他的手劲儿很大，她已经感到了疼。“墨镜男人”摘下手套，去抚摸她的脸。她躲避一下，下意识地“啊”了一声。

“住手！”她听到一个怒吼的声音。没等明白过来，身边已经乱成一团，他跟他们搅和在了一起。

真是神经病，你一个人能打得过三个人？她趁机躲在一边，松了口气。

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挥舞着拳脚乱打乱踢。可一拳难敌四脚，何况“围巾男人”手里拿着尖刀。他终于被打倒在地。

远处传来110的声音，三个男人匆匆逃离。他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她不知所措。巡夜的警察赶到。他的胳膊上被划了一刀，先是到医院包扎一下，然后把他们两个带到派出所。

她对他的情况一问三不知。警察以为他是个英雄，当她说到他一直跟踪自己，才明白他是玩“英雄救美”，想获得这个女人的好感。

他大呼冤枉，说她是他的妻子，有病，才一直跟着她，怕她走丢，怕她被人欺负。

她急忙对警察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神经病！警察笑了，不再听他的解释，就先把她放走。把他的身份证等信息登记备案后，也把他放了。一个带伤的神经病，留着也是累赘。

她想回家，家在哪里？正当她努力回忆的时候，她忽地感到身上一暖——一件棉袄披在了她的身上。

是他！他站在她身后。

她心里一软：“你、你为啥要这样对我？我真的不认识你。”

他一脸焦急地说：“燕子，我是大伟啊，你不认得我了？”

她摇摇头。她也相信警察的话，他真的是个神经病。此刻，她有点儿同情他，或者说可怜他了。

她说：“你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家吧。”

“你真的愿意送我回家？”他惊讶地看着她。

她点了点头。

他孩子般咧着嘴笑了。路上，他跟她讲了他妻子的故事：他的妻子叫燕子，遭遇车祸，间歇性失忆，他就一直跟在她后面保护她，怕她回家认不得路。

唉，遇到一个神经病真的没办法。她还是耐心解释道：“我真的不是燕子，如果我见到燕子，我会告诉你的。对了，我还不认识燕子呢。”

他说：“燕子跟你一样，大大的眼睛……”

她明白，他把她当成燕子了。这个男人真可怜！她心里叹了口气。

不知走了几条街道，拐了多少胡同，终于来到他的家。他打开家门，拉亮灯。她却站在门口没有动，瞪大眼睛看着室内的一切，一副吃惊的样子。

他说：“进来啦，外面挺冷的。”

她一下子泪如雨下：“我想起来，想起来了……大伟，这是梦吗？我真的回家了吗？”

“燕子，别哭，这不到家了吗？乖，别哭，别哭。”他把她揽在怀里，一边流着泪一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膀。

选自《小说选刊》

七块红烧肉

◇文／董改正　图／段明



我十三岁那年的正月十三，下着蒙蒙细雨，母亲挑着担子送我去五校读书。那是我第一次离家住校。担子一头是两床被子，一头是衣物和米，还有一罐子咸菜——临走前，母亲又打开了罐子，往里面添了一勺子炼好的冻猪油，白花花的，至今我依然记得它的色泽。

三十年前，大年正月的乡村是热闹的。地上都是红鲜鲜的爆竹纸，空中飘着酒菜的香气。因为细雨，初泛青绿的原野上，只有我和母亲。我的心里充满着少年的忧伤。

担子很重，但路上都是泥泞，母亲不能放下歇肩，她只能以换肩的方式来放松疼痛的肩膀，类似于拆东墙补西墙——只是，西墙的泥水未干，又得拆来补东墙。

“姆妈，我来挑一截。”

“不要的，我行。”

穿过枫河北端的滩涂，再过一个水村，绕着一条溪水转到对面的山梁，顺着山道走下，径直穿过西湾的田野，到枫河入江的狭长小河时，渡船而过，爬上河埂，便可望见五校的校舍了。到达河边时，已是午后一点多了。对面，细雨落水，野渡无人。母亲已经累了，身子随着担子一起摇晃着。

“姆妈，让我来。”我仄到母亲身边。

“我行。”母亲不让。她大声喊：“有人吗？有人吗？”

岸上的红砖房门开了，一个人走下来，是个穿蓑戴笠的女人。她也不用划桨，人站在船上，手抓着粗绳，把船悠到河这边。她紧紧抓着绳子，看着我们，说：“那孩子，你先上来，帮你妈接一下！”

我走上船，晃得站不稳。母亲说：“我行。”她挑着担子走上来，船大幅度晃动起来，差点没翻了。女人夺过

担子，将被子摁在船板上，厉声说：“被子湿了还能晒，人死了就死了！”母亲嗫嚅着，没说话。

女人不是渡船的。她是给挖沙船上的男人们做饭的。她不要钱，只是看着我们一连串地叹息，目送我们走进了五校。

报名很快就搞好了。我住进了宿舍。母亲帮我铺好了被子，一边铺一边流泪。被子湿了半边。她叮嘱我一出太阳就抱出去晒。她跟我同学们请求带我睡几夜，直到我晒干被子，但还是不放心，叮嘱我不要睡湿的这边。时间不早了，她也该走了。她站在走廊上，回头看着我。我拎着那袋米，双腿助夹着。

“我走了，你记得四点去换饭票啊！”

“你一定别忘了。”她穿好了雨衣，走进了细雨之中。远方，山已经苍茫了。

我看见她不停地回望，但终于不见了。

她是在第三天赶来的。来的时候，我快上下午课了，便匆匆去食堂为她打饭。我打了半斤饭两个菜，一个炸酱，一个红烧肉，一共一块五毛五。在五校待过的同学都该知道，那个上海大厨做的炸酱和红烧肉是怎样的美味啊！

“你一定要吃掉，我上课了。”

下课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饭盒里，炸酱没动，十块红烧肉还剩七块，整整齐齐地挨着。为她吃掉的三块红烧肉，我开心得流泪。

那时候，我一周只有五块钱的伙食费。那是我在五校吃的第一次红烧肉，也是最后一次。

有一个黄昏，我到河堤上背课文，遇到了那个女子。她看着我说：“那天你妈妈回去时，胶靴里都是水。我让她坐在船上，帮她使劲拽，半天才拽下来，我收不住势头，一屁股坐在地上，摔得不轻。靴子拽下来，也把她的眼泪和哭声拽出来了。她是哭着走回去的。我站在河堤上一直看着她走，我不放心。”

那个女子深深地看着我，又说：“你妈那天给我带了三块红烧肉，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烧肉。你有一个好妈妈。”

夕阳在天，河水粼粼。我沿着河堤跑起来。我不要她看见我的泪水，我在心里许着愿，那些愿望如粼粼波光一样多，一样闪烁。三十年过去，那些愿望至今我依然记得，很多都没有实现。那个上海大厨的红烧肉做法，我辗转求来了。我要做给她吃，看着她吃完。

选自《羊城晚报》

孰真孰假

◇文／田雪梅　图／黄胜

某年，香港谭姓收藏家举办个人藏品展览，展厅中央的位置挂着一幅名为《马》的国画，是晚清著名国画大师林霄凌的作品。林霄凌多画山水花鸟，60岁时画了这幅《马》赠与友人之后，就宣布不再作画。这幅画既是林老一生为数不多的画马作品，又是他的封笔之作，其价值可见一斑。如今首次对外展出，自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书画界、收藏界的人士齐聚香港，就是要一睹其天颜。

此事见报数天后，河北一位名叫李太平的老人对外声称，那位谭姓收藏家展出的《马》是一幅临摹品，说白了，就是假的。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即各种质疑声也如泛起的浪花不停地往上翻。那位收藏家终于坐不住了，喊话李太平：“你凭什



么说画是假的？”这下有好戏看了，本来这幅画就足够吸引眼球，现在又来了隔空对撕，火药味十足，新闻价值一下子就飞跃了好几个档次，各路媒体的神经都兴奋了起来。

面对每天堵着门口的记者，李太平干脆开了个记者会，他说在拿出证据之前先给大家讲讲自己祖辈的故事。老人说他的太爷爷名叫李爻，在光绪年间做了道台。这天李爻穿着便装上街，看到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正在卖画。李爻懂画，自己也画，见此人的作品颇具神韵，便买了几幅。通过交谈得知，小伙子自幼喜爱画画，无奈家贫，不能拜得名师，只能靠卖画赚些钱再购买笔墨自己练习。李爻觉得小伙子是个好苗子，不投在名师门下可惜了，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找当地的书画大师学习。又过了几年，李爻因得罪了朝廷权贵被罢官，回了河北老家养马。

转眼30载过去了，李爻已年过古稀。这天，县长带了一个人来到李家，此人五六十岁的样子，高高瘦瘦，一袭长袍，目光深邃地凝视着李爻，用近乎颤抖的声音问：“老先生，您可是李爻？”李爻仔细看了看此人，自己并不认识，他简单答了句：“是老夫。”来人一听，拱手深深作揖下拜。李爻蒙了，这是谁呀？他看向县长，县长介绍说这是国画大师林霄凌。林霄凌赶紧纠正：“在李兄面前我可不敢称什么大师，没有当年李兄的推荐信，哪有现在的林霄凌？”李爻终于想起了那个曾经在街头卖画的小伙子。故人久别重逢乃人生一大喜事，林霄凌在李家住了一天，因李爻爱马，他临走前特意画了一幅《马》相赠。

讲到这里，记者们都明白了，既然李爻就是林大师赠画的友人，那么，李家后人对于画的真假当然有绝对的发言权。这时有人问道：“您说谭先生那幅画是假的，请问，真画在您手里吗？”李太平笑了笑：“我正要说那位谭先生呢，要说画的真假，还得先说说在我们李家的画是怎么到的谭家。”

当年，林霄凌离开之后，李爻闲来无事便每日照着画进行临摹。那个时期，军阀间混战，不论是地方武装还是草莽盗匪，手里握着几杆枪就敢自封为司令。这些司令不上战场，专门对百姓下手，行的是土匪行径。这天，李爻叫来两个儿子，他让大儿子在画缸里拿出了一幅画，又让二儿子打开了佛像后的一个机关暗格，里面有一个精美的锦盒，打开锦盒，二儿子小心翼翼地也拿出一幅画。两幅画同时展开，儿子吃惊了，知道父亲每天在临摹，但没想到水平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李爻对儿子说：“几年前林霄凌宣布了封笔，最近又听说他身染重病，只怕命

不久矣。一旦他离世，我们手里的这幅画就该有人惦记了。乱世之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为了保家人平安，我摹了一幅，你们能看出来哪幅真哪幅假吗？”二儿子说：“爹，我手里这幅您藏在了暗格里，肯定是真的。”李爻笑着摇摇头说：“要想迷惑对方，就得把假的当成真的，做戏就要做全套。你手里这幅看似被精心收藏，其实是我临摹的。放在画缸里，跟其他画混迹在一起的才是真的。你们记住，以后如果有真正爱画懂画之人来买，可将那幅真画出售，你们拿着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如果有人来抢，就把假的交出去。”接着李爻告诉了两个儿子如何辨别真假。

两天后的晚上，一个自称为谭司令的人闯入李家，把李爻拖到厅堂，逼他交出林霄凌的那幅画，二儿子刚要抬脚去取，李爻高喊了一声：“我们李家没有什么林大师的画。”两个儿子听爹这么说便没敢妄动。谭司令对李爻拳脚相加，年迈的老人如何招架得住，挨了十几拳之后他满面是血趴在了地上。谭司令将枪抵在大儿子的额头，威胁说再不去拿就要杀人了，此时的李爻已经说不出话，只见他勉强睁开眼，对二儿子点了一下头。

李太平老人含着泪讲述到这里，他对众人说：“现在你们知道那幅画为什么在谭家了吧？我的太爷爷豁出了自己的命，让那姓谭的相信他拿到的画是真的，这才保了我们全家的命。”老人站起身，从身后的画缸中抽出了一幅画说：“这就是那幅太爷爷用命保住的画。”李太平将画慢慢展开：一匹全身黝黑的骏马在低头吃草，那坚实的骨骼，匀称优美的体态，密而长的鬃毛，炯炯有神的大眼，与谭姓收藏家在香港展出的画一模一样。接着，老人指着画卷右侧边缘的一丛草，对着记者的镜头说：“谭先生，你不是想要真凭实据吗？看这里，你手里那幅画这里的草叶是交叉画的，远远看去就像个‘爻’字。”

几天之后，香港那边传来消息，谭姓收藏家提前结束了展览。又过了几天，林霄凌的后人林风找到了李太平，提出想要重金收购这幅《马》的画作，说这是林老最后一幅作品，对于林氏家族来说意义非凡。李太平考虑了很久，后来他把林风叫到一个房间说：“若说林老的封笔之作，实际上这幅画也不算。”

林风以为自己听错了，难道眼前的这幅也是李爻老先生临摹的？只见李太平打开一个锦盒，又拿出了一幅画展开，那也是一匹全身黝黑的骏马在低头吃草，坚实的骨骼，匀称优美的体态，密而长的鬃毛，只是那眼睛——这幅画中马的眼睛是闭着的，那么安详、惬意、宁静。

李太平说，这才是林老先生最后一幅作品。当日林老画完了马，李爻看着画乐了，直言他画了匹瞎马，林霄凌不解，李爻便带着他近身观察了几匹马吃草时的样子。李爻说马吃草时怕被草叶刺伤，都是闭着眼的。林霄凌恍然大悟，然后便面露愧色，他说自己没有进行细致观察就匆匆作画，如此不严谨的态度真是惭愧，说着，铺纸研墨又重新画了一幅。李爻问林霄凌是否将那幅睁眼马的作品毁掉，林霄凌说：“不，错的东西也有它存在的意义。”就这样，两幅画都留在了李家。

不久林霄凌就宣布了封笔，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回忆整理了自己的作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实地观察，确保了每一件作品的严谨性。

李太平将画卷起，双手托着交给了林风。他说，两幅画都是林老的亲笔，这幅真正的收笔之作我回赠给你，而那幅睁眼的《马》因为承载着太多太爷爷的故事，我们李家要世代传承下去。

选自《故事林》2020.7 上

担子面

◇文／宋梅花　图／段明



民国时期，庸城就甚是热闹。各种手艺匠样样精通，各种小吃都称一绝。今天要说的是钱三扣的担子面。担子面也算得上是庸城的一个绝活儿，更是一个纯手工活儿。人坐到很粗的竹杠子上使劲儿压，那叫真功夫，压出来的面精丝好，口感截然不同，十分好吃。

钱三扣家住沿河街，精瘦矮小，挑起面摊担活像个武大郎。每天有很多老人拿着碗沿街等候他。可为什么叫钱三扣？因为他姓钱，有时扣面扣哨子，数量不多，但确实太好吃，哪怕再三扣，大家也争着买他的担子面。钱三扣是个醒闷人，一天到晚笑哈哈，买到他的一碗面是天大个幸运，有时没走出河街就打烊了！

可是有一阵，接连好几天没听到钱三扣那长悠悠的“担子面——！”的叫卖声了。庸城的人，首先是河街的人开始打听了，原来钱三扣把脚扭了，出不得门。没有了钱三扣的担子面，街坊邻居心里少了什么似的。过几天后，钱三扣一瘸一拐挑着面担儿出来了，面照样好吃，却涨价了。钱三扣说，脚没好，压面都压不起，平时只要使两成力，如今要使七八成力才压得出面来，所以涨点价。买面的人一听，在理儿！涨点价就涨点价，只要面依然好吃。那一段时间，钱三扣是瘸着腿做生意的，叫声依然悠长。

钱三扣腿好了后，面摊儿后面便跟了个

人，是他儿子。儿子十六了，不读书，得找个活儿，不能在家歇着，所以，每天成了钱三扣的跟班儿。可是自从钱三扣带儿子出来卖面后，呵呵笑的日子少了，老生气，边卖面边生气。因为儿子笨哪！教他下面煮哨子放哨子啥都不会。不是面下多了就是哨子放多了，钱三扣气得用舀面汤的铁勺敲他的头："老子做生意的讲究，你咋学都学不会？！那么多年面汤白养你啦！"儿子低着头，顺着眉，从来都是在众人同情的眼光中走回家的。街坊邻居们偷偷咬着嘴说："这钱三扣是在培养接班人呢。"

是的，钱三扣是在培养他儿子做面卖面呢，他不想他这手艺不留给后人哪，何况媳妇肚子争气，给他生了个传宗接代的，担子面生意理所当然也得传下去的。钱三扣对街坊说："屋有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得给儿子教会这门手艺。"在家里，钱三扣摸了摸他那扭伤过的脚，看着媳妇："当然，还得教会儿子扣三扣，做生意不扣，怎么赚钱？上回不说扭伤脚，面钱怎么涨得上去？以后哪怕扭着腰，也得再涨上一回价。"

钱三扣儿子出师了。钱三扣走河街南门口，钱三扣儿子就走城墙路北门巷儿。"担子面——！""担子面——！"父子俩的叫声每天在庸城小街上荡悠着。面好吃，面卖得快，卖完面回去，父子俩就在家用杠子压面做面，有儿子打帮手，钱三扣轻松了不少。可是到月底一算账，钱三扣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以前每月多少面卖多少碗，心里都有个谱，可现在儿子一卖面，这谱儿变了些，怎么感觉面卖出去了，赚的钱倒好像没见多？钱三扣不解，他要看看儿子是怎么卖面的？是不是贪了钱？这不争气的东西！

钱三扣开始悄悄跟在儿子后面了。面担儿也不挑，破大檐草帽一戴，身个子就不容易认出来了，钱三扣一连跟了三四天，到第五天早上，拦住了儿子正要挑出的面担儿："你姓啥？"儿子不解："钱啊！"钱三扣"啪"地照着儿子屁股就是一脚："谁让你卖面那样实打实卖的？你不知道边卖边扣啊？边卖边扣！知道不？！不扣哪来钱？扣时还得笑！有句话说的是伸手不打笑脸人！懂吗？懂吗？"儿子被踢蒙了："面要揉得好，有嚼劲，面要有筋，才有咬劲。做人，也要有嚼劲，有咬劲，要嚼得好，咬得好才行啊！做生意，哪能扣？实在点，总是好的！"儿子说完，头也没回，挑着面担儿出门了。

钱三扣气倒了，不让儿子出去卖面，只让儿子在家揉面压面。钱三扣不能让自己的老规矩坏在儿子身上。就这样，钱三扣的生意照样扣三扣，照样好，人们照样拿个碗蹲在门槛儿上守着。钱三扣稍微放心些了："这钱赚得才有味啊！"

可是没多久，河街南门口传遍了一件事："城墙路和北门巷儿都买不着担子面，特意赶到河街买，谁知一碗面只有那么一点点！怎么和那年轻人卖的不一样？可味道却是扎扎实实一样的啊！"大伙顿时明白了为何钱三扣让儿子整天在家揉面压面了，敢情想把这河街人家的几个面钱全扣光啊？街坊邻居们一嘀咕，便再也不买钱三扣的担子面了。

故事说到这儿要结束了，那钱三扣的面还卖不卖呢？卖，当然要卖了。不卖，全家人吃什么？还指望着赚钱存钱了给儿子娶媳妇呢。只是，每天挑面担儿出去的不是钱三扣，是他儿子了。只是钱三扣不再生儿子的气了，因为钱三扣以前一天只卖一担面，而儿子一天却要卖两担面，生意出奇地好。河街人对钱三扣说："你试试，如果你再挑面出来，保证没人买你的。"钱三扣呵呵一笑："刀靠磨，面靠揉。我这面，就让儿子去揉吧，我还乐得轻闲呢。"

选自《天池小小说》



宝贝儿子

◇文／魏福春　图／段明

朋友们叫她宝妈。宝妈姓包，早些年大家称她包总。

宝妈有个性，35岁之际，才和心上人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令包总一干闺蜜意外的是，她把经营了很多年的公司交给了男人打理，做起全职太太。她的心够大，对老公不留丝毫后手。

家人、朋友不解。她笑笑，不作任何解释。

怀孕后不久，她就做起了各种准备，比如唐诗宋词、钢琴、小提琴协奏曲，还有莫扎特、贝多芬交响曲等等高雅书本、唱片，一一请进了家。8个月后，她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抚摸着日益活跃的肚子，或读着唐诗宋词，或放着音乐，她要让孩子在腹中就站在起跑线上。

如愿以偿，儿子。

谁也想不到风风火火、精明干练的包总，突然变成了柔情似水、温柔贤惠的妻子、母亲。

宝妈在儿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儿子两足岁就上了幼儿园，是本地最好的私立幼儿园托班；小学是众多家长梦寐以求的实验小学。

儿子争气，幼儿园小班能熟背唐诗数十首，每次举办亲子活动，总会上台表演诗词朗诵，那奶声奶气一字不差的背诵，引来台下妈妈们的热烈掌声；小学时英语作文达到了同龄孩子望尘莫及的水准，参加国内外各种英语竞赛，从没有空手而归过。儿子学习成绩好，艺术上也有天赋，就说绘画，时有画作刊登在报纸上。

这样的孩子谁不喜欢？每每听到人们的夸赞，宝妈脸上便聚成了一朵花，她为自己用心血浇灌的成果感到自豪。

那天，同为全职妈妈的丽萍，和宝妈在培训机构外的休息室又聊开了。丽萍自然是要取经的。“可没少

操心啊！”宝妈眉开眼笑，“他倔强的时候，我还得顺着他呢！”宝妈说着儿子讨人嫌的一面，同样一脸的笑意。

儿子好动，尤其喜欢玩游戏，有时周末下午什么事都不做，就是打游戏，这通常是测验或竞赛取得好成绩后的自我奖励。这时宝妈心里似着了火，却又无法发作，她和儿子有这样的约定。

一个小时过去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宝妈哪里还坐得住，好言好语，软硬兼施，要儿子默写英语单词去。儿子嘻嘻一笑：老妈又耍赖了？依然兴奋地打着游戏。这时的宝妈，像热锅上的蚂蚁，只会团团转。

好在儿子有分寸，游戏只是玩玩，说放就放下了……儿子乖巧，不会让母亲不开心。

一转眼，儿子要进初中了。初中可是关键，宝妈早早在圈里打探，确定了目标——那所名闻遐迩的民办初中。儿子品学兼优——语数外门门优秀，还是大队长，市内外各种竞赛的金奖获过多次，生活能力也强，每年暑期都参加国外的英语夏令营，那是远离父母的……宝妈胸有成竹。

想不到一直听任妈妈规划的儿子，第一次说出了不！为什么？宝妈一头雾水，儿子竟然要参加摇号，说这样公平。“老妈，你要相信儿子！”口气异常地坚定。宝妈哪里肯听：“我已经联系好了，过几天网上报名。”“你报了我也不会去。”母子俩第一次僵住了。

那些天，宝妈急得茫然失措，一打听，好多妈妈也没了方向，她们的孩子皆不让家长托关系、走后门。

摇号的结果公布了，学校离家不远，是本区一所知名的公办学校。朋友们纷纷祝贺，说到底是宝妈，想什么有什么。大家以为她找了人呢！

以后呢？儿子显然有了自己的主意，宝妈忽然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有利有弊

◇文／乔凯凯

早年，黄家驷留学回国后创建了中国医科大学并一直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在一次讲座中，讲到肺部的健康问题时，黄家驷强调了吸烟对肺部的损害以及对健康带来的严重影响。这时，有学生提出了疑问：“您一直告诉我们要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那么，从辩证主义的角度来讲，难道吸烟就没有任何好处吗？”

“当然有，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嘛。”黄家驷缓缓回答道。黄家驷的话一下引起了所有听众的兴趣，尤其是平常吸烟的人。黄家驷笑了笑，接着说：“其实吸烟的好处医生们早就发现了，只是没有对外公布。吸烟可以为医学和人类作贡献。因为烟民患癌的概率比一般人高很多，而且还会引发其他相关的疾病。这样一来，可以为医学研究增添一个样本。而且，烟草中的尼古丁有强成瘾性，能抑制食欲，烟民可以省下饭钱，还能保持骨瘦如柴的魔鬼身材呢！”



黄家驷的话还没说完，台下众人哄笑起来，忍不住拍手称快。而那些平常吸烟的人早已羞红了脸，偷偷扔掉了口袋里的香烟。

大义雀舌尖

◇文／夏刚　图／黄胜



道光年间，18岁的马翠娥含泪埋葬了染病过世的爹娘，在投奔亲戚的途中，晕倒在自贡自流井的路边。打铁铺的学徒林大福刚好路过，把她救回了家。林母见翠娥长相不俗，两个年轻人又年岁相当，便做主给他们操办了婚事。翠娥感激林大福的救命之恩，而她的一手好厨艺，也让林家母子高兴地合不拢嘴。

那时，很多盐商大量捐钱给官府，导致破产，私盐便有了市场，凿井器具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林大福把攒的钱全都投进了打铁铺，专门锻造挖井的锉头。后来，他选择了自流井米家沱的一处地脉，开始挖凿盐井。林大福自己能制作最好的打井工具，又结交了不少打井工人，挖井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就在快要挖成之时，钱没跟上趟，盐井不得不停工。

翠娥深明大义，她将头上那只金钗换成钱，让工人们继续挖井。林大福很是感动，没想到翠娥会忍痛将她母亲留下的遗物卖掉，当时就发誓，以后绝不辜负翠娥。好在当天，井里就凿出了卤水！这下，林家的私盐迅速打开了市场。

几年间，林大福趁着官盐盐商纷纷倒闭，倾其所有收购废弃的盐井，赚到了不少钱。

后来，他花巨资修建了异常华丽的林宅，花大钱请来顶级大厨。他每天都叮嘱翠娥，要让厨子变着法子给母亲做山珍海味，他要好好孝敬母亲。翠娥一一记在心里，生怕出错。她嫁进林家转眼已经五年，可还没有怀上过一男半女，林母对她的态度早就冷淡了。

顶级大厨做出的菜很是美味，很讨林母喜欢。可翠娥还时不时地找碴，和大厨争论，这让林母很生气。大半年过去了，林母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每当翠娥跟林大福建议换掉厨子时，林大福就嫌她多事。这年春节，大厨请假回家，翠娥给林母炒了一份特别的菜。

林母看见盘里的细丝，夹了一点尝尝，皱眉问道："这是什么菜啊？好像以前没吃过呢。"翠娥大气都不敢出，慢慢说道："婆婆，这是我专门给您炒的雀舌尖——就是麻雀的舌尖，吃了能疏通全身的经脉。"

林母感觉很新鲜，越吃越香，不一会儿就把整盘菜都吃光了。说来也怪，林母吃了"雀舌尖"这道菜之后，身体真的轻松了不少。

不久，厨子带回了美貌伶俐的妹妹玉兰来林家小住，林母很是喜欢，硬要把她留下来。翠娥明白林母的意思，是希望林大福收玉兰为妾。林大福回来了一趟，匆匆看了玉兰一眼，说盐井还有急事马上又走了。林母干脆让玉兰和自己同住一室，这让翠娥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天，正当翠娥在关好门的厨房里为林母炒"雀舌尖"时，房门忽然被大厨一脚踹开了。林母满脸怒气地进来，看见灶台上有很多藤藤菜，顿时大骂起来。翠娥说的"雀舌尖"，其实是用每根藤藤菜上最嫩的那片小叶炒出来的。厨子发现这个秘密后，不忍心林母继续被蒙骗，这才带她来厨房。

林母以不孝为由，将翠娥撵出了家门。翠娥满腹委屈，到盐井找到林大福说："那厨子不地道，每天做出的菜都是想毒害我们的。"哪知林大福根本不信翠娥的说辞，不肯为她主持公道。

翠娥愤然不已，走到林家对门的聚八仙酒楼，就以这道拿手的美味"雀舌尖"，当上了一名女厨。此后，这道昂贵的"雀舌尖"就名声大振，每天到聚八仙来点这道菜的人络绎不绝。大家都说，这道菜虽然是素菜，配料也是很简单，但是翠娥做出来的味道与众不同。吃到嘴里的感觉，很是耐人寻味。

腊月的一天晚上，翠娥正要关大门，就见林家母子在寒风中蜷缩着身子，面露愧色地来找她。

林母哽咽着对翠娥说："翠娥啊，我对不住你！那厨子和玉兰是一对夫妻，当初就是来骗人的！"翠娥这才知道，玉兰跟了林大福一年也没有怀孕，索性偷走了大把银票，和大厨远走高飞了。林大福悔恨不已，大骂自己愚蠢。林家母子把翠娥接回家后，翠娥这才说出知道厨子图谋不轨的原因。

翠娥小时候，父亲就经常教她哪些食物是相生相克的。翠娥发现厨子每天做出的菜都是相克的，经常吃慢慢就会中毒，所以婆婆才会越来越虚弱。但她没有办法赶走大厨，只有想方设法为婆婆去毒。她知道藤藤菜最嫩的小叶有解毒奇效，便煞费心思地摘下那点小叶子为婆婆炒菜。因担心被婆婆嫌弃，不敢说是廉价的藤藤菜，于是编了个"雀舌尖"的菜名。婆婆吃了这道菜，体内的毒果然排出了一些，身体也感觉很舒服。她知道婆婆吃惯了她炒的"雀舌尖"，所以就到林家对门的聚八仙当了女厨。这样，也方便婆婆差人来点菜。

当晚，林大福对翠娥歉疚地说："那时你舍得卖掉你母亲留下的金钗，而我却对不起你！"翠娥嗔怪道："你真是赚钱赚傻了，只要你对我真心，有没有这些首饰又算什么呢？"林大福拥她入怀，说翠娥就像那"雀舌尖"一样，虽然原料朴实，但有意想不到的疗效。林母在门外听到他们夫妇和好如初，这才放心回房去了。

一年后，翠娥终于有了孩子，而这，也少不了"雀舌尖"的功劳。其时，鸦片在自贡开始肆意横行，很多人因此家破人亡。经过深思熟虑，翠娥打算对外公开"雀舌尖"的做法。这天，在林家大院里，翠娥就一边操作一边详细解说制作"雀舌尖"的每一个步骤。那些前来看热闹的人一听，唏嘘不已。原来这道神秘的"雀舌尖"，配料就有十几道，光是所费的各种油，也有五六种之多。

当美味清香的"雀舌尖"出锅后，翠娥请大家品尝。就在他们啧啧称赞的时候，翠娥感叹道："这道菜其实是一味救人的药，

鳇鱼圈传说

◇文／张国心　图／段明



一

大清朝两百多年间，朝廷一直在东北松花江边设有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隶属内务府，专职为皇宫内院采集进贡农副产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不在其中，鳇鱼是其中重要一项。

捕捞鳇鱼是在春夏秋三季，因为天气炎热无法长途运送，捕捞到鳇鱼后就先放进水塘里蓄养，到了寒冬腊月时再捉出来，泼水挂冰，送进京城，进贡给朝廷。水塘是在江边挖成的，靠江一

这么铺张浪费不是我的本意。从今天起，有需要解毒的人，可以到我家来吃。”接着，她又担忧地说：“鸦片战争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林家也捐出了大部分家产去支援战事。可咱们国人如果不自强，就算打赢了仗，始终还是‘病夫’！”短短几句话铿锵有力，大家这才明白翠娥的良苦用心。

此后，果真有不少瘾君子借这“雀舌尖”戒掉了鸦片，翠娥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很多受过她恩惠的人还集资为她修建了一座“娘娘庙”。其中领头的，就是以前偷走林家银票后染上毒瘾、险些丧命的大厨夫妇。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侧有条沟渠，引水入内，沟渠里用粗壮的圆木做成坚固的栅栏，故此名曰“鳇鱼圈”。

鳇鱼也叫大王鱼，体形硕大，味道鲜美，是松花江流域的特产，也是皇宫内院里上至皇上、下至格格喜欢的一道美食。捕捞鳇鱼的渔民叫打牲丁，可这差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松花江险礁连环，恶浪翻滚，不但艰辛还十分凶险，死神如影随形。

鳇鱼还是一种有灵性的生物，传说它会故意设圈套把人引向误区，叫打牲丁们徒劳往返，甚至遭遇不测；还能变化为人形，与人为伍，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来，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令人饱受磨难，有的令人感怀终生……

话说松花江畔有个鳇鱼屯，屯里上百户人家世世代代靠为朝廷捕捞鳇鱼为生，男子出生就是打牲丁，终生不能从事其他行当。鳇鱼屯里有很多寡妇，她们的男人都是在捕捞鳇鱼时丢了性命。屯里小伙子石克里还不记事时，他父亲就死了，他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这年他到了十八岁，已经成年，村子里有个古老的习俗，年轻的打牲丁出江捕捞鳇鱼都要先成亲，留下根苗，以防遭遇不测断子绝孙。

石克里的母亲给儿子张罗了婚事，娶了村里最美丽的塔娜格格，小两口恩恩爱爱，如胶似漆，可打牲丁的命运是注定的，任何人也不能抗争，他即将正式加入打牲队伍，到惊涛骇浪中为朝廷捕捞鳇鱼。

春暖花开，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捕捞鳇鱼的打牲丁们聚集在村头的江水边，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江神仪式，之后就要踏上充满凶险的征程。送行的人拉着亲人的手依依不舍，石克里和塔娜格格更是难舍难分，母亲站在一边则心如刀割一般。

有人大声喊道：“吉时已到，上船！”打牲丁们陆陆续续上了木船，岸边送行人无不泪眼汪汪。

这时，突然有马蹄声由远而近，到了江边大家才看清楚，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里主管捕捞鳇鱼的领催大人，他来到渔船边说：“昨天晚上，看守鳇鱼圈的老打牲丁死了，你们要留下一个人来顶上这个缺。”他四周环顾了一下，用马鞭指着就要登船的石克里说：“就你吧，立刻去鳇鱼圈，先把鳇鱼圈修理好，捕捞到鳇鱼后你要专心看护，不得有误。”

看守鳇鱼圈在陆地上，少了风餐露宿的艰辛，也没有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险境，可以说是一份美差，石克里很愿意接受这份差事，甚至很感激领催大人的恩惠。

没想到母亲并没有丝毫的欣慰，反而面带忧虑，她握着儿子的手欲言又止。石克里不明白母亲的心情，又来不及细问，就匆匆忙忙向鳇鱼圈赶去。

二

由于常年打捞，松花江里的鳇鱼已经越来越少，特别是个头大的鳇鱼更是难得一见，可朝廷有规定，进贡的鳇鱼必须在八尺以上，少于这个尺寸，上至衙门总管下至衙役都要受到责罚，轻则罚禄重则治罪。不管风再大浪再急，领催大人都像催命鬼一样督促打牲丁一刻不停地在大江里捕捞。一个月后，总算捕捞到一条大鳇鱼，但只有七尺三寸，离八尺的标准还差七寸。领催大人把鳇鱼送进了鳇鱼圈，告诉石克里要好好看护，鳇鱼逃圈了就是死罪，还要精心喂养，必须在进贡前把鳇鱼喂长七寸，达到八尺长，否则定罚不饶。

鳇鱼圈离石克里家并不算远，但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家，一时一刻也不离鳇鱼圈，饿了喝口稀粥，累了就到窝棚里眯一会儿，生怕出什么差错。每天都有人给鳇鱼圈送来鲜活的江鱼，他按

时把江鱼投进圈里喂鳇鱼，他担心鳇鱼吃不饱长得慢，隔两个时辰就喂一次，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时间长了，鳇鱼就认识了他，只要他抱着鱼篓往水边一站，波平如镜的鳇鱼圈就会掀起一道长长的水纹，接着就翻起浪花，那是鳇鱼在吃食，每当此时，石克里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他想，只要鳇鱼长到八尺长，到了冬天进贡给朝廷，就完成了一年的差事，就可以拿到饷银了，那时他和塔娜格格的小宝宝也降生了，一家人和和美美在一起。

即使打牲丁们在大江里拼死拼活昼夜不停地捕捞，可再也没有捕捞到一条大鳇鱼，鳇鱼圈里还是那一条。领催大人把它当成了命根子，三天五日跑来查看一番，见石克里如此尽心尽力，十分满意，其实他知道，要想在几个月里把鳇鱼喂长七寸是不可能的事，之所以给石克里下那样的命令，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

领催大人对石克里放心了，也就不常来监督了，只是偶尔派衙役来看一看了事。

转眼到了深秋，江风一天比一天凉爽，大江两岸层林尽染，绚丽多彩，就像画廊一样美丽。这天夜里，天空无云，皓月如盘，石克里坐在鳇鱼圈边，禁不住又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突然，他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声呼唤："儿啊，你在哪里——"

石克里感到很奇怪，深更半夜空旷的江边怎么会有人呼喊？他循声看去，见一个人从月光里蹒跚走来，转眼间来到了跟前，原来是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婆，穿着一身青衣，月光里，他看见老太婆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是一个黑黑的深洞。石克里站起来问："老奶奶，您找谁？"

老奶奶抹着眼泪说："我找我儿，我儿丢了，我已经找了三百里地，一直也没有找到，我眼睛都哭瞎了。小阿哥，你看见我儿没有？"

石克里摇了摇头，很同情地说："老奶奶，您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到我的窝棚里歇一会儿吧。"

石克里把老奶奶扶进了小窝棚，又给她倒了一碗水。老奶奶一边喝水一边说："你真是个好孩子，我儿也和你一样懂事，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老奶奶歇了一会儿走出了窝棚，站在鳇鱼圈边又一声一声地呼唤起来："儿啊，你在哪里——"

凄凉的呼唤声在江湾里回荡着，突然，鳇鱼圈涌动起来，那条大鳇鱼一次一次地跃出水面，翻起一朵朵巨大的浪花，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吼叫。也就在这时，晴朗的夜空飘来一块乌云，刮起了一阵狂风，刮得鳇鱼圈四周树木东倒西歪，接着电闪雷鸣，豆大雨点倾盆而下，霎时间星月无光，天地间一片昏暗。石克里担心那个年迈的老奶奶，怕她有个闪失，想把她再拉到窝棚里来，然而老奶奶已经不见了踪影。

三

雨停了，天地间又恢复了平静，躺在黑暗的窝棚里，石克里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眼前不时出现那位瞎眼老奶奶，老奶奶凄凉的呼唤声总在他耳边回响，久久不去，这一夜他几乎没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和塔娜来鳇鱼圈看望他，婆媳俩见他无精打采、魂不守舍，就问发生了什么事。石克里就把昨天晚上鳇鱼圈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母亲听后大惊失色："是不是鳇鱼成精了？快去看看鳇鱼在不在了！"

虽然石克里不相信那些千奇百怪的鳇鱼传说，也不相信鳇鱼圈会有什么闪失，但还是抱着鱼篓来到鳇

鱼圈边，把一条条鲜活的江鱼投进水里。奇怪的是，鳇鱼圈波平如镜，再也没有了以往那样优美的水纹，他把鱼篓里所有的鱼都投进了水里，仍然无声无息。石克里急忙围着鳇鱼圈查看，当他来到连接江水的渠道前时，见圆木栅栏移动了位置，急忙纵身潜进冰凉的江水里，发现粗壮坚固的栅栏出现了一个大豁口，鳇鱼逃圈了！

石克里钻出水面，扶着圆木栅栏呆呆发愣。母亲走了过来，已猜出发生了什么事，颤抖着说："儿啊，大祸临头了！你知道你爹是怎么死的吗？你爹就死在这鳇鱼圈！"

母亲现在才告诉石克里："你爹原来也是看护鳇鱼圈的打牲丁。那年鳇鱼圈里圈了五条大鳇鱼，是有打牲衙门以来捕捞鳇鱼最多的一年，衙门总管和领催大人心里都像吃了蜂蜜一样甜，都等着去领朝廷的奖赏。可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暴雨，江水暴涨，漫过了鳇鱼圈，圆木栅栏被冲出了一个大豁口，你爹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用身体死死护住栅栏，怎奈护圈的只有他自己，人单力薄，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最后五条鳇鱼都跑了。这本是天灾，可你爹还是被治了罪，被关进了大牢，后来就死在了牢里……其实看护鳇鱼圈本是两个人的缺，可衙门里为了吃一个人的空饷，只派一个人来当差。如果当年看护鳇鱼圈是两个人的话，鳇鱼不至于逃圈，你爹死得冤啊。春天时领催大人委派你来看护鳇鱼圈，我就担心害怕，可怕啥来啥，你又要走你爹的老路了！"

一家人无力无助，悲愤交加，抱在一起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老母亲止住哭声说："每年打牲衙门向朝廷进贡鳇鱼的时节都在腊月，这事如果能隐瞒到大江封冻时，你那住在山里的老舅赶马爬犁会去城里送货，你就带着塔娜坐爬犁跑吧，能跑多远跑多远，保住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石家的根苗，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就看你的造化了。"

石克里重新潜进水里，把木栅栏修理好，恢复了原样，之后，他仍像以往一样往鳇鱼圈里不停地投鱼食，装出平安无事的样子，鳇鱼逃走的事一直没有被发现。

这天夜里，石克里又坐在江边呆呆发愣，他想到自己不幸的身世，想到眼前凶险的处境，又想到生死难卜的未来，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伤心，禁不住抱着膝盖痛哭起来，哭得浪花息音、江风动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江面上飘来一团团雾气，石克里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话："小阿哥，你怎么了？"他抬起了头，见是那个身穿青衣的老奶奶站在身边，又慈祥又和善，他就说了实话："我是看护鳇鱼圈的打牲丁，鳇鱼逃圈了，我犯了死罪……"

老奶奶抚摸着石克里的脑袋，叹着气说："真是可怜的孩子啊！"

石克里抹了一把眼泪问："老奶奶，你找到儿子了吗？"

"找到了，找到了。"

"那你还要往哪里去？"

老奶奶没有回答，径直向前走去，又接连叹息了几声，消失在了浓浓的雾里。

四

这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刚到小雪节气就封江了，波涛汹涌的松花江变成了苍白的"冰河"。石克里每天在鳇鱼圈里凿出几个冰窟窿，把新鲜的江鱼投到里面，他一边装作"喂"鳇鱼，一边做着逃离准备。眼看着松花江上来往的牛爬犁、马爬犁多了起来，他的心也越来越紧张。

这天早晨，母亲偷偷来告诉他，老舅晚间就赶马爬犁过来，塔娜已经准备好了，三更天就启程，这是最

后一条活路，不能错过。

石克里心里就像揣着小兔一样怦怦乱跳，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快快过去。可是，不到中午，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向鳇鱼圈走来，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前头的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总管和领催大人。石克里急忙迎了上去，打千问候。领催大人说："朝廷有令，今年进贡鳇鱼的时间提前了，今天就把鳇鱼捕捞出来挂冰。"

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石克里吓傻了。一群人把整个鳇鱼圈的冰全都凿开，下了一张大网，徐徐向前拉去，很快拉到了边沿，却不见鳇鱼的影子，又拉一遍，还是一无所有。总管大人急着问："怎么回事？"

领催大人问石克里："鳇鱼呢？鳇鱼呢？"

石克里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进贡鳇鱼的时间比往年整整提前了一个月，斩断了他最后生存的希望，留给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完了，什么都完了，他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双腿发软，语无伦次，"鳇鱼，我，我不知道……"

"你要是把鳇鱼看跑了，就是满门抄斩的罪！"

衙役又在鳇鱼圈里拉了一遍网，仍然空空如也。衙门总管和领催大人就像发了疯一样，气急败坏地叫道："好你个石克里，真把鳇鱼看跑了。来人，把他绑起来，再去人把他家里的人全都抓起来！"

石克里闭上眼睛，乖乖地等着被捆绑，等着去砍头……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鳇鱼在水道里呢，好大的家伙！"

一群人同时向那条连接江水的沟渠跑去。不一会儿，竟然真的捞出一条硕大的青黑色鳇鱼。他们七手八脚把鳇鱼抬过来，放在一面宽大的案板上。鳇鱼在不住地翻动，几个人用力按着才把鳇鱼放直了。领催大人眉开眼笑地喊道："快，把鱼头鱼尾都拴上绳子，准备抻！"

鳇鱼放养时只有七尺三寸，和朝廷规定的长度还差七寸，领催大人给石克里下令必须喂养到八尺长，这其实就是为了找理由克扣石克里的饷银，他另有办法让鳇鱼"长"长，那就是人工前后抻拉，抻拉到骨节脱离，再泼水挂冰，一条鳇鱼"长"出个七八寸不成问题，而且毫无破绽。可还没等抻拉，有人说："大人，我看这条鳇鱼足有九尺了。"

"哦，真的？"领催大人找来木尺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量了一遍，果真九尺有余！他和总管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进贡的鳇鱼比朝廷的标准整整多出一尺多，他们都会受到奖赏的。

"挂冰！"随着喊声，一篓篓凉水"哗啦啦"地泼在鳇鱼身上。江边寒风凛冽，滴水成冰，鳇鱼身上很快就结了一层冰，接着又泼凉水，又是一层冰，鳇鱼渐渐地不动了，成了"冰坨"。

眼前发生的一切让石克里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逃走的鳇鱼怎么又回来了？更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长了一尺七寸！

总管拉过石克里说："好样的，你喂鳇鱼有功，赏银十两！"

石克里呆若木鸡，领催大人踢了他一脚说："还不谢恩？"

石克里"扑通"跪在地上，正好面对着鳇鱼头，他猛然发现，鳇鱼有一只眼睛是个黑黑的深洞，一串串眼泪滚涌而出，很快就冻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在冬天的阳光里闪烁出美丽的光泽，而一个独眼的老太婆在彩虹里，越走越远。

从此，松花江边就有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条百年鳇鱼变化成一个老太婆，救走了儿子后又代替儿子进贡给朝廷，换回了一个年轻打牲丁的命。

选自《民间文学》2020.8



热血太监 寇连材

◇文／崔济哲　图／段明

在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光绪末年，甲午海战失败，失地赔款，国日弱，官益腐，处处可见亡国之败象。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被斩首在菜市口。那时候，寇连材已是不大不小的“红太监”了，担任梳头房太监、奏事处太监、会计房太监，因其心灵手巧，聪明机敏，仪表不俗，谈吐得当，深得慈禧太后的喜爱，每年竟有二三千金的收入。慈禧为二十四小时监督光绪，就派寇连材去做光绪身边的太监，这也使寇连材有更多机会了解当时朝廷的腐败，官吏的无能，后宫的黑暗，慈禧的专横，国家的衰败。这位二十多岁的小太监正义在胸，决心以身报国。

他先是哭谏。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十的早晨，慈禧刚刚起床，尚未下地。这时候，没有人敢惊扰老佛爷。寇连材却突然跪在老佛爷床前，痛哭流涕。寇连材发自内心地痛哭，他是哭国家，哭朝纲，哭皇帝。他说：“皇帝虽为天子，曾不及一孤儿。”

慈禧听到哭声呵斥道：“为何大清早一睁眼就闻哭声？”老佛爷讲究吉利。寇连材把头磕得山响，应声答道：“国家危难到如此地步，老佛爷您为何不图国强？即使您不为祖宗天下着想，难道也不为自己打算吗？”没等寇连材说完，慈禧就不高兴了，但她并未深想，一个在自己身边多年，深受自己重用的太监胡言乱语，当时她只认为他

患上了一种狂疾，未等寇连材说完，就将其骂了出去。

哭谏不成，寇连材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谏。

他先向内务府请了五天假，回到家乡与父母诀别，又把自己在宫中的一本记事册交给兄弟保存，之后回宫，将自己的积蓄分给周围的小太监，然后关上房门，伏案疾书，向慈禧上了“条陈”，一共十条，条条都是犯大忌的、捅在老佛爷心口上的，条条也都是陈述国之大难、大灾的。梁启超先生在其所著的《烈宦寇连材传》中说：“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是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诸不甚能详之，大率人人不敢开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

寇连材忠烈之心可鉴。

慈禧阅奏，仅读至一半，勃然大怒，认为寇连材不过是一个小小太监，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折？其后必有人！便厉声喝道：“你上的折子是自己写的，还是背后有人主使？赶快从实招来，饶你不死！”慈禧谬甚！这种直言，清末王朝岂有一臣敢呼？岂有一人敢言？

寇连材一字一句，斩钉截铁地说：“是奴才自己写的！”慈禧不信，让寇连材当场将奏文背诵一遍。寇连材义正辞严，毫不含糊，将奏文从头到尾背诵一遍，连条陈中的许多错别字也依错而背。令老佛爷刮目相看，方知此太监不可小觑。

慈禧威逼道：“本朝成例，内监不得预政，预政者斩，你可知道？”

寇连材朗声答道：“奴才知道。奴才绝不怕死，怕死也不敢上条陈。该给老佛爷说的都说了，虽千刀万剐在所不辞！”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人潮如涌，戒备森严，一辆木笼囚车内站着一位年轻人。这位神情镇静、不慌不乱的死刑犯就是太监寇连材。那天菜市口之所以人山人海，人们要看的就是太监挨斩。

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什么人都杀过，砍宫里太监的头，还是头一次。

寇连材“出红差”把整个北京城都搅动了。宫内的太监们能溜号的，能请假的，都悄悄地拐到宣武门外为寇连材送行。

寇连材披着红彩的木囚车出宣武门一路南行。他既没大骂，也没高唱，一路上默默无语，只是睁大双眼看着前方，连商铺摆在门口的断魂酒、送行酒都没看一眼，更不用说喝一碗。

到了菜市口十字街头刑场当中，寇连材面不改色，腿未软，声未颤，腰未弯，头未低。他整好衣冠，朝紫禁城方向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行了叩头大礼，然后坦然上路。

他从手指上脱下一只碧玉指环，赠予刽子手，说了四个字：“费心从速。”又解下身上的一块玉佩、一块金表赠予来为他送行的太监。

刽子手以酒喷刀，雪亮的鬼头刀闪过，寇连材人头落地。谁都没想到，寇连材一腔热血喷薄而出，直喷到数尺之远，吓得围在刑场边上的兵勇一个个抱头鼠窜，把行刑的刽子手也吓呆了——他们砍下的人头可以堆成丘，但从没见过人头落地后热血直喷的情景。等到放倒尸体，竟然再也不流一滴血，一腔热血全部喷尽。旁观者无不为他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许多人泣不成声，更多人被惊得目瞪口呆。此事在北京城传得沸沸扬扬。

选自《中年读者》

给古代人物画像做模特

◇文／王平　图／段明

在中小学语文和历史等课本上，你一定见过秦始皇、汉武帝、屈原、李白、杜甫等人物的画像。这些古人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受当时条件所限，有的不可能留下画像，即便留下画像，也很难流传到今天，所以我们课本中的古人画像都是后人画的。你有没有想过，后人如何给古人画像呢？

唐代大画家、书法家、中书令阎立本有“丹青神化”“冠绝古今”的美誉，他流传下来的画作有一帧《历代帝王图》。画卷共包含了西汉昭帝刘弗陵、东汉光武帝刘秀，直到隋炀帝杨广、陈宣帝陈顼等十三个帝王及一些侍从的肖像。这些人物，阎立本一个也没有见过，画像是他根据各帝王生活时代、个人品行业绩，加上想象创作出来的。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语文和历史课本中的很多古人都长得大同小异，就跟双胞胎似的。其实，这些画像也是大有来头，它们一般来自明朝一对父子之手：王圻、王思义。这对父子耗费几十年编了一部书——《三才图会》，书里包括了天文、地理、人物（古人称“天”“地”“人”为“三才”），所以取名“三才”。

故宫南熏殿中储藏有五百八十多帧古代名人画像。其中，宋、元、明三代画像多为当朝的宫廷画师所作，宋代以前的画像多是宋人摹绘唐人所作。语文、历史课本中的不少图像也是从这里采摘而来。

1952年，莫斯科大学致函周恩来总理，称准备在学校大礼堂张贴一批世界各国科学家的拼贴像，希望中方提供相关素材。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郭沫若立马报了李时珍和祖冲之两个人的名字。但问题来了：这两人在南熏殿和《三才图会》里都没有画像，怎么办？

周总理大笔一挥：“找蒋兆和！”

蒋兆和是谁？蒋兆和原名万绥，为了养家糊口，蒋兆和画人像、画广告，做商业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并自学素描、油画和雕塑

等西洋技法。在徐悲鸿的教导下，他集中国传统水墨技法与西方造型手段于一体，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是徐悲鸿写实主义绘画体系的重要人物。他的代表作《流民图》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艺坛上确立了光荣的地位，所以他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

可是，蒋兆和没有见过李时珍和祖冲之长什么样，他该如何画呢?他翻遍了历史资料，关于李时珍长相的描述，也只是找到了只言片语，如“晬然貌也，癯然身也”“幼多羸疾，质成钝椎”。这些话用白话文说出来就是李时珍很瘦，而且体质很弱，个子不高大。这也太抽象了，怎么画？他绞尽脑汁，灵机一动，想起了萧龙友。萧龙友是一名老中医，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蒋兆和就让他当起了模特，后来就有了课本上李时珍的画像，而祖冲之的画像则是以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为模特画出来的。

两帧画像取得了空前成功，自此蒋兆和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接下一系列古人画像任务：曹操、刘徽、张衡、张仲景、僧一行、孙思邈、郭守敬、李白、杜甫、苏东坡、李清照……

2012年3月，适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中的杜甫成为“网红”。课本中正在仰天沉思的杜甫被加了几笔涂鸦，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形象：端着狙击枪凝视远方的，开着坦克向前冲的，戴着墨镜骑电动车出门的，骑着自行车去买菜的，吃上洋快餐的……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课本中的这幅杜甫画像是蒋兆和以自己为模特画出来的。

杜甫45度仰望天空，忧郁的眼神，怀才不遇的心思，被蒋兆和刻画得非常到位。他用传统的线描，再搭配西方绘画技术，让杜甫那孤寂与傲骨的气质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课本上。

蒋先生以深厚的艺术素养完成的这批画像几乎成为“官方标准像”。自此以后，所有的李时珍都戴着四方巾，所有的祖冲之都露着大脑门，所有的僧一行都仰望天空……

选自《知识窗》

那是寻常的一个夜晚，大唐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正发生着再寻常不过的罪恶。

这种罪恶伴随着女子的哭喊、男子的怒骂，还有永远停歇不了的拳脚和无处求援的困局。

打骂妻子很久之后，丈夫终于停下来，他喘着粗气还踹了妻子一脚，说滚起来，把衣服洗了。

妻子动也不动。

丈夫怒说，还没被打够是吧?

妻子还是动也不动。

这位丈夫是大唐的秀才，见识好歹也算不凡，这会儿终于发现事情不对。

他的妻子被他活活打死了。

秀才呸了口痰，说真晦气。

只是秀才丝毫不带怕的，还把妻子的尸体拖去报案，说自己失手打死了她。朋友们面面相觑，说你不怕吃牢饭吗?

秀才说放屁，我打我自己媳妇吃什么牢饭，打那么多次屁事没有，她被打死也就是斗殴失手杀人，丈夫打死妻子，罪再减二等，交点儿罚金就得了。秀才扬扬得意，说本人什么书没读过，大唐律说不准比县令还熟，凭什么定我的罪?

初审很快就有了结果，

大雪未曾停歇

◇文 / 房昊曰天　图 / 戴清胜



果然像秀才判断的那样，定下了斗殴失手杀人的罪名。只是不再减罪，坐牢还是有可能的。

秀才撇撇嘴，该吃吃该喝喝，浑不在意。了不起坐几年牢，出来还是人人抢着要的秀才。

京城，大理寺。

大理寺司直崔元式在处理公文的时候，发现了秀才失手殴杀妻子一案。崔元式眉头皱起来，他想这也叫斗杀？为啥不给他判故意杀人？

崔元式往后翻，发现判文写着：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

崔元式觉得不对，非因斗争，名为故杀。那什么才叫斗争，单方面的殴打能叫斗争吗？

同僚见他看了许久，侧目过来，说这种案子啊，天天都有，显然是失手殴杀，你还想改判？

崔元式想了想，点点头。

同僚吓了一跳，说你不想升官了，你这么一改，要得罪多少之前判过此类案的人？

崔元式沉默半晌，叹了口气，说之前的我没见过，如今见到了，不能不还死者公道。

崔元式写下判文：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妻子）被打狼藉，以至于死，姚文秀（秀才）检验身上，一无损伤，则不得名为相击……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

这案子有了另一种声音，就成了刑部和大理寺的疑案，影响业绩，也就影响升迁，来往的人都望向崔元式，神色不善得很。

崔元式在京城坐立难安，秀才姚文秀在江湖中逍遥快活。

京城大，居之不易啊。

好在京城也大，有本事居易的人也多。比如白居易。

那会儿白居易还在朝，了解此案始末后，给朝廷上了一份折子。

白居易说，律法所言“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

这里的“事”，只不过是代指争斗而已，不是指二人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白居易说：此非故杀，孰为故杀？文末还提到大理寺刑部官员，引用此前类似案子作例，证明此案并非故意杀人。

白居易半点情面不留，直接说：此案情形与前案或有不同，即便情形相类，那也是你们之前误判，有什么脸还拿来作凭证？

如果都按这样判，死者从此蒙冤，故意杀人者就可以得计，日后先成婚，再杀人，万无一失了。

白居易洋洋洒洒一篇奏状上去，终于改判了此案。

还在畅想未来美好生活的姚文秀没有等来轻判，而是等来了死亡。

京城里还是一如既往，大雪飘落，不知掩盖了多少无人问津的罪恶。崔元式望着窗外雪，屋内是刚刚登门的白居易，正围着红泥小火炉饮酒。崔元式说，可惜死者再不能复生了。白居易喝了口酒，说只希望很多很多年以后，像姚文秀这种人，在第一次动手殴打妻子的时候，就能受到严惩吧。

崔元式还是望着漫天的大雪，他长叹口气，说希望那一天能够来临。

选自《故事会文摘版》

匈奴人最后都去哪了

◇文／赵越 图／戴清胜

匈奴在秦汉时期曾一度为中国北方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甚至逼迫汉朝纳贡和亲。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便开始对匈奴发起进攻。

东汉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人投降汉朝，入居内地，后来逐渐和汉民族融合。北匈奴则叛服不定，后来东汉派遣大将窦固、窦宪进攻北匈奴，北匈奴向西遁逃，不知所踪。匈奴人究竟逃往了哪里？后来怎么样了？这一直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

大约过了300年，欧洲东部突然出现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自称匈人。这些匈人在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上帝之鞭”阿提拉的率领下，跨过顿河，占领整个匈牙利草原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把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赶进了罗马帝国的疆域。我们深知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摧毁，匈奴人更是以摧枯拉朽的力量，给衰落的罗马帝国致命一击。

这个匈人部落与匈奴到底是不是一个部落，还有很多的疑问，在史学界也没有定论。欧洲人对他们的描述虽然和《史记》《汉书》等典籍中对匈奴人的长相描述几乎一致：头大，身壮，手长，腿短，深陷眼窝的双眼，扁平的鼻子和肮脏的卷发，形态近乎畸形。但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震惊西方的匈人部落就是西逃的匈奴人残余势力。

如果阿提拉率领的匈人部落就是匈奴人的后裔，那么他们的西逃路线基本上就可以推定出来：向西到威海至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一直放牧，然后在罗马帝国衰落



时，驱赶和追随大量的蛮族进入罗马帝国。匈人之王阿提拉曾希望在西方建立一个大帝国，然而他突然暴毙，匈人部落则陷入了内战，很快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很多学者认为欧洲的匈人就是西逃的匈奴残余势力的后裔，而匈牙利人就是匈人的后代。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法国学者德搂尼。后来，英国历史学家吉本、学者伯克以及德国学者夏德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这一观点。中国许多著名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章太炎认为，“今之匈牙利即匈奴音转”；学者何震亚认为，匈牙利的“匈”为种族名，“牙利”为地名，匈牙利即“匈人住地”。

后来的人们还从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发现欧洲匈人在祭祖天地鬼神、崇拜日月、歃血为盟、脱帽致谢等方面与匈奴人非常相似。

1907年，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以东50公里处发现了一处古墓群。匈牙利的考古学家在重新分析研究这处古墓群的墓内陪葬品时，意外地发现这些陪葬品与9世纪至10世纪的匈牙利国内墓群的陪葬品十分相似。

《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与中国陕北地区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虽然这一观点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史学界仍然未有定论。

选自《历史不忍细看：世界史》

兵马俑背后的大秦密码

◇文／章夫 图／黄胜



“二十等军功爵制”垒起一个庞大的帝国

秦帝国拥有同时期最优秀的军事最高统帅和战神（比如蒙恬、王翦），同时也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纪律最严明的虎狼之师。

秦始皇的目标十分明确，“凡大秦大军所到之处皆为我大秦国土，其子民也皆为我大秦子民，毫不例外。”在灭六国、战匈奴、平百越后半程，秦军甚至达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无敌状态。

秦人自西起势始，即深染夷风，所治之民又多属夷狄，因而民风彪悍。战国时人朱己曾对魏王说：“秦与戎狄风俗相同，有虎狼之心，贪婪、暴戾，好利而无信，不知道礼仪德行。”《淮南子》也认为秦国的风俗是“贪婪凶狠、刚强有力，热衷于利欲而缺少仁义道德”。

原本秦人就有尚武的传统。战国中期，商鞅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传统。

商鞅变法，军事上设立了二十级爵位，每级都有不同的名称，其顺序从下到上依次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

爵位几乎是用军功来体现。比如，士兵斩得敌首级一个，即赏爵一级。军吏所率军队若能完成规定任务，军吏则被赐爵一级。按规定，军队攻城能斩获敌首8000以上，野战能得到敌首2000以上，就算达到了规定的数目，各级将吏人等均可赐爵一级……凡此等等，规

定之具体，操作性之强，尽人皆知。

这种用敌人头颅来邀功请赏的激励机制，会让所有秦军上下热衷于战争。这样的“目标考核”很明确也很实用，所以每一个上战场的秦兵，都会睁大血红的双眼，嗜血般扑向每一个敌人。每个战场上的士兵都有机会从第一级的公士起，积功直至第二十级的彻侯。

在耕战为本的大秦帝国，爵位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重要表征，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想要优渥的生活，每增加一级爵位，就可以从国家那里得田地一顷、宅地九亩。如果想要光宗耀祖，也可以根据级别换来相应的官职，比如爵位是第一级的公士，可以为5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二级的上造，可为100石之官，若爵位是第五级的大夫，可为县尉，并得到6个奴隶的赏赐等等。有爵位者还拥有使无爵位者作为其“庶子”来为其服役的权利，每级爵位可以向国家申请一个庶子……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更吸引人欲望的刺激。比如，如果你犯了罪，同样可以提供庇护。若同犯一种罪，公士以下要判四年，而上造只判三年。上造以上爵位的人犯罪，只受降级处分，而一级以下爵位的人犯罪就要被夺爵……那些立了战功的人即使死了，也能享受世人的崇敬。于秦帝国芸芸众生而言，这样的“折算”很有市场。

有了“二十等军功爵制”作后盾，整个帝国的一切功名利禄都有了具体的量化。从一个小兵晋爵到将军、后被封为武安君的秦将战神白起，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他的崛起成为所有秦兵在战场上最大的动力源泉。

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功名利禄都可以在战场上收获到，那为什么不拼死一搏呢？对于秦帝国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战争动员令，每一个人都渴望着战争，岂有不赢之理？

军令如山，誓死前行，将行令止，鼓鸣兵进。

“二十等爵”规定十分直接和明确，是否被授予爵位，完全取决于一次战斗下来，你能够从敌人的脖子上取回几颗脑袋，这就叫作“首功”。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战场上，秦军看到敌人就像饿狼看到猎物一样，会两眼放绿光，号叫着奔突过去。

《史记》甚至记载，战场上还出现过为了争夺敌人首级，秦军自相残杀的情况。

大秦帝国就是一辆体型巨大的战车，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被绑上了这驾高速开启的战车。战争，某种程度上讲已经成为秦帝国的全部。

闻之色变的“秦律”

秦以法治国，法律严酷空前绝后。

正如贾谊在《过秦论》中所总结的：“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以至于到最后，“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秦朝法网严密，名目繁杂，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1975年冬天，荆楚大地一个叫“睡虎地”的地方，出土了上千枚秦竹简，其内答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秦律》。关于秦帝国的一些文史记载，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直接的答案。

《史记·陈涉列传》记载的陈胜吴广起义缘由，就是因为严酷的刑法，“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说”得更为具体，地方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耽搁，不加征发，应罚两副军甲。迟到三天至五天，应受斥责，六天至十天，罚一盾牌，超过十天罚

一军甲。如役夫误期六天至十天，管理役夫的官员将被罚一个盾牌，如误十天以上将罚一副盔甲。

户籍管理的宽与严，最能反映出一个朝代的治理状况。商鞅变法最有效的经验之一，便是建立了“什伍连坐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同时严格规定，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不准擅自迁居，相互监督，相互检举，若不揭发，十家连坐。

这种严苛的法律，把所有人都牢牢地“钉”在一个个“小格子”里，让你动弹不得。

秦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秦国就建立了以“告奸”为目的的“户籍相伍”制度。后来商鞅规定，不论男女，出生后都要列名户籍，死后除名；还“令民为什伍”，有罪连坐。秦律载明迁徙者当谒吏转移户籍，叫作“更籍”。

秦王政统治时期，户籍制度趋于完备。秦王政十六年（前231）令男子申报年龄，叫作“书年”。据云梦秦简推定，秦制男年十五（另一推算是十七）载明户籍，以给公家徭役，叫作“傅籍”。

书年、傅籍，也成了国家征发力役的依据。

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自己申报土地。土地载于户籍，使国家征发租税有了主要依据。户籍中有年纪、土地等项内容，户籍制度也就远远超过“告奸”的需要，成为国家统治人民的一项根本制度。

及至上述所说的爵级，就载入户籍，户籍构成了每一个秦人的身份凭证。

秦律的直接操盘手商鞅，在秦国大施酷刑，比如“弃灰之法”，即有弃灰于道者，要受到黥刑（脸上刻黑字）的惩罚。“连坐之法”，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藏奸，什伍连坐。“镬亨”之刑，即用烹煮食物的无足鼎镬来煮人致死；“凿颠”之刑，即开凿头颅致死；“抽肋”之刑，即抽去肋骨致死……后人刘向论及商鞅，称其是“内刻刀锯之刑，外深斧钺之诛”。商鞅还在其作品集《商君书·说民》中，用短短16字将法家施政的逻辑阐释得十分清楚：“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即，明君之所以能得到百姓的拥戴，是因为美善的德行，德行即来自刑罚。刑罚可以产生力量，力量可以产生强大，强大可以产生威严，威严又可以产生德行，广而言之，德行来自刑罚。

这一制度逻辑与“二十等军功爵制”一脉相承，或许正是这样的施政逻辑，让大秦走上了不归之路。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执，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鰌之以刑罚。”公元前3世纪，有一本名叫《荀子》的儒家著作，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强国齐国、魏国和秦国，认为秦国恶劣的地形造就了粗犷、坚韧的人民，只有强有力的奖惩才可以控制他们。

商鞅之法可谓“酷”矣。就是这种严刑苛法，虽然在秦国行之10余年，便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局面，但却突然“猝死”，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现象。大秦帝国的覆亡，或许也正与此有关。

选自《看历史》

2020年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



生命之源

珍惜点滴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宣

国内统一刊号：CN13-1297/I
定价：5元　年价：120元　全年：24册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编：050000
电话：0311—87828762　0311—87065018

小小说月刊

2021

欢迎订阅　邮发代号：18-189

文学意境　青春意趣
悦读　感动　成长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24